

第一卷 靈主体從 子之卷

序

「靈界物語」乃敘述開天闢地之初，天上的石洞開啓後，神素盞鳴命斬碎了在地球上猖獗跋扈的八岐大蛇，終於得到叢雲寶劍獻給天祖，表明對天地的至誠，成就彌勒神政，建立松之世，使國祖成爲地上靈界的主宰神，種種的太古神話時代的故事以及靈界探險的概況。闡述苦、集、滅、道，開示道、法、禮、節，乃針對現界的現象而提出，決非偶然編纂的而已。然而神界及幽界的狀況，古今中外並無區別，並且對於在現界顯現出來的事也未必是難以理解的事實，故不要忽略了以爲這單純只是在說明神幽兩界之事而已。更希望以此來洗滌心靈改善言行，並實踐靈主体從的宗旨。

聽說在讀者諸君家中，針對各神明的活動，當自己的名字與神的名字有一字或二字相似時，立即就會傾向於認定是自己過去的靈性活動。這其實是非常大的錯誤，殷切懇請注意這樣的情況。

大正十年十月廿日 午後一時

於松雲閣 瑞月 出口王仁三郎誌

## 基本宣傳歌

不管是旭日映照或有雲影 不管月亮的陰晴圓缺

就算是大地沉沒了 曲津之神也荒蕪了

仍是要竭誠盡力來拯救人世

三千世界的梅花 因神明的教誨而一度綻放

花開了綻放了且結實了 瞭解了日月天地的恩惠

拯救這個世間的聖人 聚集在高天原的神界

以神明的表象顯現 將善與惡分開來

神創造了這個世界 人的心性與靈魂要寬闊

然而人世所有的事情 就在直日這天修正所看見及聽見的

並宣示修正自身的過犯。

## 開端

我在明治三十一年舊曆二月九日，由神使伴隨，在丹波穴太的靈山高熊山，進行一星期的靈修，完成後，大略習得了天眼通、天耳通、自他神通、天言通以及宿命通以來，貫徹神明的教義一直到今天，歷經了千變萬化的波瀾，以及錯綜複雜的曲折。撇開現實中一些口株筆伐之事，如舊幹部的反抗、信徒的叛離、道理的誤解、宗教家的迫害、親朋好友的攻擊、還有新聞雜誌及刊物的冷嘲熱諷……等等情事。本人僅就這開教二十四年以來的經過，喚起最簡單的記憶，以這方面來開導。

在龍宮館，變性男子(註)的神系與變性女子(註)的神系，這兩大系統有著明顯的區別。變性男子是預言神政的出現，發出警告，千辛萬苦地傳達神的指示，並以水來施行身體靈魂的洗禮，等待著救世主的重生與再臨。使徒約翰在第一次見到耶穌基督之前，約有七年的時間，持續在野地裡叫喚著。變性男子的肉宮(註)乃女體男靈，五十七歲開始參加嚴之御魂的神業，從明治二十五年正月元旦，到明治四十五年正月元旦為止，經過了前後滿二十年的水洗禮，施予

污濁現世的靈體兩系洗禮，並彰顯世界改造的神策。歐洲大戰之時，就發動嚴之御魂的神業這一方面而言，我認爲這是三千世界的一大警告。

變性女子的肉宮乃參與效力瑞之御魂的神業，以火來施行對世界萬民洗禮的神務。明治三十一年舊曆二月九日致力於神業，到大正七年二月九日前後屆滿二十年大致完成了靈的神業。就算是物質主義、無神論，甚至使人紙醉金迷的體主靈從的現代，也漸漸地到了覺醒的階段，理解到神靈的實際存在的人，每天每月都在增加，這乃是神靈偉大的神機發動所產生的結果，決非人的智慧及力量可以做到的。

變性男子的肉宮開始了神政開祖的神業，二十七年來發揚神的旨意，並促進靈體兩界的大改造，如今雖已進入靈界，仍會繼續爲神業效命。另外，變性女子效力於神業的三十年間，等待著成就五六七神政(註)，指引世界走向善道，並浸淫在神的德澤及其神業之中。效命神業以來，至今年滿二十三年，剩下的七年是貫徹更重大任務的難關。神啓示說：

「以三十年來達到身心靈魂的更新改造。」

變性男子三十年的神業成就，是在大正十一年正月元旦。變性女子三十年的神業成就，是在大正十七年二月九日。神啓示說：

### 「身心靈魂的更新改造」

根據此來詳加思考的話，以水洗禮爲主的靈體兩系的改造爲三十年，此爲致力於奉仕ヨハネ(註)的神業，神指示說體靈洗禮的靈魂改造前後共需要三十年的時間。然而神所指示的三十年，是一個大約的時間，並非固定不變。時間的長短快慢終究是難免的。也就是說，神界的方針是一定不變的，但從事遵循天地經綸的奉仕者，依據其身心靈魂是否經過琢磨的結果而有所不同也是不得已的事。

### 神啓示說：

「倘若多少有些人能徹底了解真正的天地之初先祖之神的心，也就達成卓越的更新改造，但是，因爲沒有人理解神界的真實，神終究無法在這個世界出現，請盡快悔改吧。一個人能夠了解的話就會使其他人也可以了解，然而針對最重要的事情不能了解，這其中應該是有什麼原因的吧。若等待自然的機緣到來，神業的進行將漸漸

變慢，如果不從內心深處發願悔改的話，就算身心靈魂領會到神的教導，終究還是沒有用。云云。」

無法瞭解實際上真正的經綸的人，就無法完全效力於空前絕後的大神業。在神的啓示當中有身心靈魂的更新改造。對於身心靈魂，似乎有許多人想成是靈魂方面的事。身是身體，指的是物質界，魂指的是靈魂、心性及神界等方面的。宇宙的一切是以靈魂爲本，以肉體爲終。在肉體方面，斷然實行現界物質改造的是國祖大國常立神，而實行精神界與神靈界改造的是屬於豐國主神的神權。因此宇宙的一切是以靈界爲主，現界爲輔，故稱之爲靈主體從。

以靈爲本的身魂稱爲靈主體從，而以個人愛欲爲主的身魂稱爲體主靈從。靈主體從的身魂是，願意實踐依據所有天地律法的適當行爲，總是爲了天下公共之事而奉獻心力，秉持犧牲的行爲而無個人宿願，發揮至真、至美、至善、至直的大精神，致力於救世的神業，這樣的神及人的身魂。而體主靈從的身魂是被私利私慾所蒙蔽，不畏天地神明，注重肉體慾望，只爲衣食住而煩心，有利可圖則聚，無利可圖則散，這種人的行爲通常沒有目標，除了強調利己

主義之外，一點義務都不盡，也沒有慈悲心，內心宛如豺狼般的不善之神與人。

天之大神最初創造天足彥及胞場姬，成爲人體的開祖，在靈主體從的神木上結著體主靈從的果實，天之大神嚴命道：

「不能吃這個果實」

以測試其秉性如何。這兩人終究因肉體私慾而觸犯了神的嚴命，並觸怒了神明。

因此世界上就產生了體主靈從的妖氣，在神人界就開始見到有邪惡份子的徵兆。

因爲這樣，故有人說：

「神是全智全能乃至於智德圓滿的。應如何剷除體主靈從的徵兆，而重新改造爲靈主體從的人類先祖。爲何放任其變成體主靈從的先祖，進而產生邪惡的世界，神本身對於這樣的狀況也很困擾。正因此如此而不得不令人懷疑神的存在及神的力量。」

如此這般，事實上可說是最巧妙的評論也有。

然而，神是絲毫沒有偏差，不會違背神業的。曾經施行的神業

就像今天難以回到昨天，以及像是離開弓的箭無法中途返回一樣，再度更改是違背天地自然的經綸。故在神的那個時代，因有著嚴格的神的權威而無法將此改正過來。就算是一度施行的神令，也不應該將其更改。以神的立場而言，若屢屢更改其神令的話，那麼宇宙的秩序將完全混亂，繼而開啓自由放肆的禍端。古諺有云：「武士不說二話」。所以做爲宇宙大主宰的神明會如此也無可厚非。神有啓示道：

「時機是連神都無法如願以償的。等待的話就會有炒豆發芽的意外時機到來，降臨人間的神，也是等待時機到來才在世間開始活動。所謂時機雖令人惶恐卻也並非是不好的。云云。」  
以此來指示說，就算是天地的神明，只有對於「時機」的能力是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做些什麼的。

自開天闢地以來，歷經了五十六億七千萬年的歲月，終於有了彌勒出現的曙光，彌勒之神降臨成就三界的大革新，爲了要顯現松之世（註），神在此降世，闡述苦、集、滅、道，開示道、法、禮、節，宣揚勸善懲惡、至仁至愛的教誨，啓示治世泰平的天則，以天



意爲主的善政擴大到天地間的時期已近。

我們歷經了千萬億年的歲月，未經試煉就出生在聖世的過渡時代，若得以致力於神業的奉仕，這是何其有幸之事。神啓示說：

「神是普天萬物的聖靈，而人則是天地經綸的實踐者。」

啊！我們正處於這個可以致力於奉仕神業的時機，這是任何世代都不及的。

啊！言靈(註)的幸福之國，言靈的天照之國，言靈的生存之國，言靈的幫助之國，神創造之國，生於充滿神德之國並成爲神國之人。神恩浩瀚，深切感謝，爲報答國祖的大慈悲心，必須要經過奉伺。

## 第一篇 幽界探險

### 第一章 靈山修業

高熊山在太古時代稱爲高御座山，之後又稱爲高座，然後又寫成高倉，最後終究轉化爲高熊山這個名稱。丹波穴太深山裡的高台上，上古時代祭祀著開化天皇也就是延喜式內小幡神社所在的地方。同時也是一個古老傳說所遺留的靈山，說道，武烈天皇在未決定繼承人之時，穴太的皇子藏身於此山中，在高倉山度過他的一生。天皇因爲無法得知皇子的行蹤，不得已只好由皇族的後代中找尋繼位人選，於是將皇位讓給了繼位天皇。因此高熊山自古以來仍遺留著一個謎。

「高倉的朝日映照，夕日光輝，三葉躑躅（註）之樹下，黃金之雞降生於紅塵俗世。」

村里之人說，自古以來就經常有不知名的鳥啼叫著，我自己登上此山，找尋是否有三葉躑躅之樹，卻總是找不到。大正九年的春天，當我再次登上山正在休息時，就在我腳下發現長著三葉躑躅之樹，初次解開了那首歌的謎底。

「朝日映照」的意思是，天津日之神的光有著旭日衝天之氣勢，其光耀跨越普天下，而夕日光輝是指，其他各國也將被此神德之光所覆蓋的黃金時代到來了，被隱藏在此靈山中的神威靈德乃是神界之謎。

【三葉躑躅】是指三個靈魂(註)，也就是瑞靈(註)。躑躅的言靈是萬古不變的意思。「降生於紅塵俗世」大判(註)是指上層社會，小判(註)是指下層社會，解釋為屹立不搖的權力。此外，小判也指小幡這個神教顯現的地方。除了有穴太的產土神社坐鎮外，另也得以覺察到開化天皇在此供奉神明乃是一種意義深遠的神策。如此想來，我在明治三十一年陰曆二月九日，由富士淺間神社所供的神木花咲耶姬命天使與松岡芙蓉仙人所引領，受命於此山中一星期的修業決非偶然之事。

隨著神所指示的高熊山修行，自身的靈力程度極迅速地成長。在靈性研究上我覺得像是比火車、飛機、甚至閃電更快速地進步了。這樣的進步就好比幼稚園的學生瞬間大學畢業並且取得了博士的資格一般。不僅透徹過去現在未來，同時得以瞭解神界的奧秘，

還知道現界到目前為止及數百年數千年後的事。然而，這一切畢竟都是屬於神秘的範疇，很遺憾現今無法將此詳細公開發表。

## 第二章 業的意義

所謂靈界的業，就世上一般的想法，應該有很多人以為是在深山幽谷中進行出世的苦難修行，這種單純的思考吧。赤足或裸身將自己關在山裡的神社進行斷食，也不洗澡也不開伙，專心一意向神佛祈求，勉強做一些奇怪的動作與行為，並且自豪地認為這樣就完成了徹底的修行，這種人也很多。

一切的業乃以行做為起點，根據顯幽一致、身魂一體的真理，在現界舉行急迫性的盛大活動，並且以致力奉仕天地的經綸為行的第一要務。比方說將現界的事業荒廢一個月，卻隱入山林熱中於一些怪行異業，這就是社會上一個月的損失，也是所謂神界的殆業者或甚至是罷業者。所謂一切神界的業都是由現界生成化育而來的，故致力於進取發展的事業乃是必須的第一要件。

大本教的部份人士，不論任何事總是唸著「唯有神唯有神」來避免

災難，如果探究神界是這麼容易成就的話，那麼被說成是極端不切實際的人也是沒辦法的事。沒有一點所謂的責任觀念，也未盡力於該致力的道，換言之一邊盡是妨害神業，一邊奉仕著神界，這是一種欠缺。這也就是所謂的黃泉醜人。神啓示說：

「因這世間的失勢者都出來了，所以需更加的用心才行。」

好好思考一下這個指示的涵義比較好。所謂神界的業，並非那麼輕易簡單的事。然而我本身批評進入山林修行之事的同時，自己的實體卻有一星期的時間在高熊山修業，這不是非常自我矛盾的事嗎：雖也出現如此的反問，但我自身在那之前的二十七年當中已完成了現界的悲苦修行。那應該可以說是一個畢業典禮，在一生當中是僅有一次的空前絕後的實質修行。

這個世上：不是有釋迦牟尼在檀特山苦練修行多年，而開創了佛教之事嗎，而那僅僅一星期的修業，就得以縱觀三界是否言過其實呢：抱此疑問之人應該也有吧，但釋迦牟尼生為印度淨飯王的太子，是個未經歷過世間磨難波折的少爺，因此需要幾年的時間嚐盡種種的苦難。我本身則是相反的情況，因為自幼出生在極貧困的家

庭，嚐盡世間各種各樣的辛酸，所以上高熊山修業之前，現界的修行已經完成了，此外也略通幾分關於幽界的訊息。

### 第三章 現界的苦行

在高熊山一個小時受命於神界的修行，修行的時間比例等於是現界的兩個小時。然而比起現界兩小時的修行，神界的一小時修行多了數十倍的苦。以現界修行而言，就是天寒地凍中只穿著一件汗衫，整整一星期一杯水都沒喝，連一餐飯也沒吃，僅僅是在岩石上不發一語地靜坐。那段期間也有下雨，也有寒風吹襲，夜半時聽不到狐狸的聲音，也沒有蟲鳴，時常會有像是整個山要崩坍的怪聲，那種難以形容感覺很討厭且使人汗毛直豎的怪聲侵襲著耳朵。又寂寞又恐懼，那景象簡直無法形容……。就算是狐狸或虎狼都沒關係，只想聽到活生生的動物的聲音。渴望著只要看一眼活生生的生物也好。啊？生物並非人的力量可以創造……正這樣想的時候，身邊的竹葉叢中有沙沙的腳步聲，黑影般的動物，從我靜坐的前方約一尺之處走過來。夜間所見無法很確定地知道，但應該是一隻非常巨大的

熊。

自古以來常聽說這座山的主宰是巨熊這件事。據說半夜被這隻熊所發現的人，最後都被四分五裂並懸掛在松樹枝上。我自己可能在今晚也要被這隻巨熊給撕裂了吧，在那瞬間心臟的血液像是沸騰了一樣。

罷了，任何事也惟有交給神而已了：這樣想時，心就在肚臍下的丹田處鎖定了下來。如何一來，我所想像的恐怖巨熊的樣子，那巨大無比的力量及其吼叫聲竟變成一種戀慕的感覺，因為當時我已適切地領悟到，這世間一切的生物都是神的靈魂所寄託的地方。

就連猛獸都有寂寞及需要幫助的時候，更何況是生為萬物之靈的人呢。啊！厭惡著、憎恨著、輕視著、懊惱著這世上的人們，卻未想過人到底是什麼，這樣一天過一天的我，這是一種虛擲生命所應得的處罰吧，就算是仇敵惡人，也都是神的靈魂寄託的所在。人就是神的化身，不，不只是人而已，所有的動物也好植物也是，都有著爲了眾人而擁有的必要的力量及仰賴的能力，全都是神的一份。

無論如何，人是無法獨自生存在這個世上的。忘記四恩(註)的人無法在世上立足。人應該是相互扶持相互幫助的生物。做爲一個人，就算是他的心像鬼蛇一般也無所謂，仍應好好地對待他。然而人因爲一些私人情感及利害關係，而互相憎恨、嫉妒、紛爭，這是多麼的矛盾且不真誠啊。人是神的化身，做爲一個人能得到許多助力不正表示神確實存在於某處嗎。

在神界，神就是第一助力與最能夠仰賴的，那麼在現界的人們，對於幫助我們真誠地生活的崇高之神，打內心深處這樣去想的話，人就變得擁有高尚的感激之心，而大致上能做的事是，秉持著惶恐並堅定了悟之心奉仕天地神明。

這是我自身對於萬物所萌生的慈悲心，心存感激地奉仕大神業的基本實踐。啊！唯有成爲神靈希望的人，靈魂才會走向善道。

#### 第四章 現實的苦行

然後，第一讓我覺得心懷感激的就是水。在那一星期的期間，一滴水也不能喝，時時刻刻感到口乾舌燥，那是種怎麼樣都無法形



容的痛苦。就算是泥水也好，渴望著有水氣的東西。如果嚼樹葉的話，應該多少可以攝取到含水份的東西，但是，因為這也是一星期當中神界所要求的禁止一切飲食，所以就算手邊有一片樹葉，也決不能將它放進嘴裡。另外還有時時刻刻感覺到的饑餓，體力正漸漸衰弱。然而沒有神的允許，就算是一口土都不能吃。雙膝跪坐在崎嶇不平的岩石上，這點痛苦還不算什麼。寒風刺骨像刀割著肌膚一般。

正當我仰望著天空時，雨後的風撲撲地搖曳著松樹上的露水，然後落在我的唇邊。無意間嚐了一口露水。雖只是一滴松樹葉上的露水，而那滋味卻是比甘露或任何東西都無法形容的美味。

如此想來，將這麼美好的水溫熱或煮沸，卻還有人會發嘮騷說太溫或太熱，這豈不是過於奢侈的事嗎。

就算只是一草一木，若沒有神的賜予，是無法得到的，不管有多少衣裳，若沒有神的賜予是無法穿的，這就宛如是在餓鬼道的修行。藉由此德澤而瞭解到水的恩惠，並領悟到衣食住的大恩澤，做夢也不去想奢侈之事，不管遭遇怎樣的苦難都不覺得害怕或悲傷，

也不管外界如何地反對及冷嘲熱諷，都只不過是暴殄天物罷了，能夠秉持著心懷感激且心平氣和的心態，在社會上泰然自如地、只有感謝地、愉快地生活，這全都是修行所得到的益處。

此外，對於人而言，還有另一個比衣食住更珍貴更要感謝的是空氣。十天二十天不喝水不吃東西的話，會死掉的只是少數，但是空氣的話，若兩三分鐘不能呼吸，只有立即死亡一途。我在修行當中只獲得空氣可以呼吸這樣的恩賜，而我已覺得這是神無邊的仁慈了。

人在感謝衣食住的大恩惠的同時，也必須要感謝空氣的恩澤。但是以上所描述的狀況，是我在高熊山上針對現界也就是肉體上神所指示的修行。而靈界方面神所指示的修行，終究不像前述一般那麼簡單容易之事。那是幾十倍幾百倍甚至更多更艱巨的苦難的修煉。

## 第五章 靈界的修業

靈界有天界、地獄界及中有界三大領域，天界是正神及好人安

住的國度，地獄界則是邪神聚集與罪惡之人所墮落的國度。且天界乃至善、至美、至明、至樂的神境，又分爲天之神界與地之神界，  
天之神界與地之神界各自劃分爲三段，這上中下共三段的靈魂，各  
自有著安定的樂園。地獄界也分爲根之國和底之國，並各自劃分爲  
三段，根據罪的輕重與大小，而個別墜落到至惡、至醜、至寒、至  
苦的刑域。現在我因得到靈界的允許，而在此試著說明天界、地獄  
界等等的概況。

#### 天之神界三段

天界……。

又稱神界

#### 地之神界三段

靈界： 中有界……。 淨罪界

又稱精靈界

#### 根之國三段

地獄界……。

又稱幽界

#### 底之國三段

靈界的概況如前述，我本身是由芙蓉仙人所引領，而得以登上靈界探險之途。當然身體是端坐在高熊山上，只有靈魂前往而已。

以比飛機飛行更快的速度，走了幾百幾千里，腳並沒有著地，

我正想著這幾乎是全速持續前進的狀態，芙蓉仙人突然停下來站在原處看著我說：

「這已經是快到靈界的關口了。」

這時我們正站在一條非常大的河流旁邊。乍看之下以為很深的樣子，試著涉水而過才知道並不深。不可思議的是我所穿的藍色衣服，經過水的洗滌突然變成純白的顏色。雖未刻意將衣服的一端浸在水裡，卻直到肩頭處已完全變得清白。與芙蓉仙人一同橫越這條不知名的大河往對岸去，遠眺著急湍，不可思議地原以為是水流的東西其實並不是，我驚訝於那是幾百萬條以上的大蛇聚集在一起，各自抬著頭，吐著像火焰一樣的舌頭。接著有一個又一個為數眾多看起來像是旅人的渡河者，大家都以為看起來像是條大河，為了渡河，每個人都捲起了褲管。然後不可思議的是每個人的衣服都變成了各種不同的顏色。有的是黑色，有的是黃色或褐色，另外還有突

然變成雜色的，有五六個神情恐怖的男人一一叫喊著不知道是哪裡來的名字，並在每一個人的衣服上貼上像郵票一樣的東西。然後催促著趕快走。旅人們各自向前方一步步前進，往前走了大約一里的地方，有個看起來像衙門一樣的建築物。從裡面出來了四五個士兵，將那些郵票撕掉，根據衣服變色的狀況，將有些人的上衣脫掉一件，或有些脫掉兩件，被脫到一絲不掛的也有。另外還有未被脫掉上衣，而是從其他人身上取得的衣服一件或兩件或三件將其蓋在身上，這當中有被蓋了七八件的顯現出痛苦的样子。我看到士兵將這些人一個個分派，送往各自規定好的地方去。

## 第六章 八衢的光景

這裡是稱爲黃泉之八衢(註)的地方，有像米字形的交叉路口。正中央有個靈界的官庁，牛頭馬面恐怖的士兵們，有的身上披著猛獸的皮衣，有的赤身露體繫著獸皮做的兜襠，還有很多拿著突棒(註)或短矛或鋸子、斧頭、鐵棒、長火箸等等的都出來了。我由芙蓉仙人帶領，直往裡面走，那當中有個看起來小頭銳面的男人，拄著長

劍出來迎接。以跟他那張恐怖的臉不甚搭調的殷勤問候，向著芙蓉仙人說：

「遠道而來辛苦了，今日來此有何貴事我被此意外的狀況所震懾，僅僅聽著他們二者的問答。芙蓉仙人邊行了一個禮邊說：

「奉大神之命，接待重要的修行者前來。就是這一位，這次帶著現神幽三界的使命，首先來到幽界視察並兼修行。這一位是自古以來被隱藏在丹州高倉山，三葉躑躅的靈魂。無論如何請向大王傳達此意」芙蓉仙人以鏗鏘有力的言詞請求道。小頭銳面向仙人淺行一禮之後，匆匆地往裡面走去。稍候些時，聽得到裡面發生什麼事似的有一些東西的聲音。我試著向芙蓉仙人詢問說：

「那些是什麼東西的聲音」仙人立即回答說：

「是爲了修行者來此所做的準備我覺得奇怪，又問：

「誰是修行者」仙人回答說：

「就是你啊。擁有肉體的人，來到幽界時，有規定厅內的人的模樣要暫時改變。今天比較特殊的是，因爲沒有預先來自於神界的指示，所以幽厅內的人顯現出狼狽的樣子。」

沉靜了一會兒，隔門打開了，小頭銳面率先站在前方，與數名像是守衛的士兵一同走出來，對我們二人淺行注目禮，然後簇擁著我們向更裡面走去。在上段的房間裡有一位奇異的白髮老神，端坐在桌子前面。有種說不出的威嚴與優雅。而且還有非常美麗的容貌。

芙蓉仙人稍微彎著腰，一邊在其右前側坐了下來似乎在稟報什麼事的樣子。中段的房間有判官們星羅棋佈地排列著。老神以充滿著美麗慈光的笑容看著我，一邊說：

「遠道而來的修行者，您辛苦了。趕快這邊請。」

並讓我坐在老神的左前側。老神與芙蓉仙人與我於是形成了一個三角陣。我面對著老神低頭俯身而坐以表示敬意。老神也同樣表示敬意地磕頭，說：

「我受命於天神管理根之國底之國(註)，在此序主事已三千多年，是這裡的大王。現今正值天運循環，再一年多就即將要結束任務了。我跟你一起在靈界及現界相互提攜，並且加入宇宙的大神業。然而既然我已經長年主宰著幽界，如今也沒有必要再去探究幽界。而你是現在才開始來到幽界，爲了現幽兩界，有必要實地探究。若非如

此的話，今後應該就無法拯救三界並成爲有大慈悲的神人了吧。務必一定要探究完根之國底之國再回現界啊。將你的產土之神（註）叫來。」

說著，吹起了天之石笛響起清朗的笛音，突然間，白衣之神乘雲而降，出現在我們三人面前，態度審慎地，小聲向大王詢問何事將其招來，然後向幽厅內列席的眾神行大鞠躬禮，然後向芙蓉仙人感謝對子氏的照顧，最後面向著我授予我一卷書，並從我的頭上吹進神的氣息，我記得從我的腹部臍下丹田的地方，立即感到一股溫暖的氣息，好像全部的身心靈魂都被賦予無限的力量一般。

## 第七章 幽厅的審判

在此得到大王的允許，我得以跟產土神及芙蓉仙人一起在審判廷旁聽。仰望著上方高坐處是大王的御駕，往下兩三尺的座位則有樣貌恐怖的冥官們列坐。審判廷的最下方有許多人惶恐地跪在地上。環顧四周，跟在我後面度過大蛇之川的旅人們，也早已混在這人群當中等待宣告審判。我以爲只有日本人，但也看到了中國人、



韓國人、及西方人。我因此想起了有一首川柳(註)寫道：

「地獄之畫裡面沒有外國人」

我對此光景感到奇怪，向仙人耳語探詢原因。仙人左右搖晃著他的頭，也不知道想些什麼，也沒有回答我一句話。於是我自己勉強將探詢的念頭壓抑住。

在不意間看了一眼大王的容貌，啊地嚇了一大跳差點倒下去。產土神與仙人左右將我支撐住。這時如果沒有兩位的支援的話，我可能已經氣絕了。在這之前擁有溫和優美不可侵犯的威嚴，且滿溢著無限美麗笑容的大王的形貌，突然間變成深紅色，眼睛非常的巨大，嘴巴裂開到耳朵的地方，還從嘴裡吐出了火焰般的舌頭。與冥官們一樣恐怖的相貌，我抬起頭來卻無法逼視，審判廷突然變得更加恐佈。

大王向坐在中段的一位冥官招手，冥官誠惶誠恐地到大王面前。大王給了冥官一本冊子，冥官恭敬地拜領然後回到原本的座位，一一呼叫罪人的姓名並朗讀判決書。士兵依序引領被呼叫到名字的罪人離開了幽廷。沒有如同現界法庭那樣的預審、控訴、及最

高法院之類的設施，也沒有律師，單單只有極其簡單的判決宣告。

我望著仙人詢問說：

「爲何冥界的審判如此這般簡單」

仙人賜教說：

「陽間的裁處經常會有誤判。人對於看不見的形式認爲一切都是白費。因此必須一再地慎重審查，而冥界的審判因爲有三世洞察自在之神的審判，不論如何簡單也不會有絲毫錯誤。還有，罪的輕重大小，度過大蛇之川時根據穿著的衣服所變的顏色就可以明白地判斷，絕無再次審判的必要」

當一循環的宣告結束時，大王安靜地站在位子上，然後回到了原本的房間。我也再次被大王叫到他的面前，誠惶誠恐地抬起頭時，有著不知如何形容的驚訝，之前的恐怖樣貌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又回到了原本溫和且富涵慈愛的美麗面容。神啓示說：

「因著宿命，自古以來良之金神（註）的靈魂被稱爲鬼神，能夠誠心誠意改過向善的人來到良之金神的面前參拜的話，良之金神是無法形容的美麗且溫良之神，然而只要前來參拜的人有一點點自私自利或

傲慢或投機之心，或者對神有敵對心的話，神會立即改變美好的相貌，成爲像鬼像大蛇一樣恐怖的身魂

初次拜讀此訓示時，無論如何一定會想起這次來到冥界與大王會面時的景象。並且當我第一次拜見教主時，見到那優美溫和且富慈愛的面貌，就不得不想起大王的面容。

大王站在位子上邊緊握住我的手，雙眼滿溢著淚水，用悲傷憂鬱的聲音說：

「三葉大人您辛苦了，冥界的修業與實行從現在就開始了。現幽兩界的彌賽亞，必須要有彌賽亞的實地學習。很想給你熱水喝卻無論如何都不能，修行中熱水也好冷水也罷都是禁止的。早日完成你的實習吧」

在此產土之神向大王說了一句：

「請多多關照」

然後飛快地再次乘著雲回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仙人也再向大王默默地行一禮，什麼話都沒說，早早地退席走了。只剩下看起來有些狼狽的我。大王的相貌突然一變，那眼睛像

鏡子一樣閃爍著光輝，嘴巴裂到耳朵的位置，又再次變成無法逼視的恐怖樣子。剛才的冥官帶了士兵從那邊過來，突然脫掉我的白衣，換成灰色的衣服，從第一道門將我猛力地推出去。

我被推出門外，環顧四周，有一條塞滿枯草的骯髒小路，那些枯草都變成像冰針似地。要後退也回不去了，要往前又無法前進，想往側邊走的話，有條又深又寬的溝渠，在那溝渠中充滿了可怕又噁心的蟲子。我正盤算著該往哪兒走時，空中出現了深黑色的怪雲，雲隙間有個像鬼一樣恐怖的東西瞪著眼。有個長像恐怖穿著黃褐色短上衣的士兵從後面過來，拿著十字形矛頭銳利的長槍像要刺過來的樣子，爲了逃跑沒辦法只好往前走。

到了約四五丁目的地方，有條又深又寬卻沒有橋的河。不假思索地往裡窺視，看不清楚是什麼人掉進骯髒的也不知道是血或膿的水中，身體上聚集了滿滿的水蛭沒有一處不被吸血的。旅人們拼命地發出痛苦悲慘的叫聲。我也必須度過這條溝渠，然而沒有翅膀的身體要如何飛越過這又深又寬的溝渠呢。從後面來的紅臉士兵，變成鬼的樣貌拿著銳利的長槍要刺人似地追了過來。進退維谷之間，

有著想哭又不能哭的煩悶。突然想起剛才產土之神賜給我的那一卷書。從懷中取出打開來一看，誠惶誠恐地寫著：

「天照大神，唯有成爲神靈希望的人，靈魂才會走向善道」不論是筆跡或墨色都是那麼鮮明美麗的書寫。我毫不考慮地唱著「天照大神，唯有成爲神靈希望的人，靈魂才會走向善道」，同時身體向著溝渠渡過去。

士兵無精打彩地回到原本的所在。首先姑且放心地邁步前進，突然變得寒氣劇烈，手腳凍得什麼也無法做。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一道金黃色的光。我心裡啊了一聲正驚訝地看著時，突然有一個發光的玉在我腳邊兩三尺的地方落下來。

## 第八章 女神的出現

實在是非常的不可思議，我瞻仰著金色燦爛的寶玉的明亮光芒，不由得感覺到力量變強了，定神凝視。玉漸漸變大的同時，像水晶般的澄淨，突然變成一位美麗的女神。像一般人說的全身金色的佛祖，有著紫金色的肌膚，另外還穿著玲瓏剔透的白色衣裳，以

及深紅色的褲子，是一位滿溢著愛的女神。女神拉著我的手含笑著說：

「我是大便所之神（註）。你拿著這個」

說著立即由懷中取出約八寸的領巾，讓我拿在左上手上，約好再會，於是又變回原本那金色的玉向著天空飛舞，風馳電掣一般，回到雲深不知處的九重天上去了。

當時，那是怎樣的一位神明，還有為何要將我視為如此這般的珍寶，並且降臨在此寂寥的地方賜給我領巾，對此我一直有著疑問。但初次參拜綾部的聖地之後，終於得以冰釋了。

教祖說：

「金勝要神全身是金黃色的，是長年在大便所中累積勞苦艱辛修行的大地之金神。因為累積那些修行，這次來到世間，表示是做了非常好的事，人對於清潔廁所這件事，若無法以歡喜之心去做，就無法誠心致力於神的事務。而現在的人都只想往高處爬，想做高職位的工作，致力於神的事務，若無法樂於將污穢的地方弄乾淨的話，終究無法完成三千世界的大洗滌與大掃蕩」

恭聽教祖的這些話，並且拜讀隨處可見的神諭，被一種奇異之感震懾，且震驚於神界中深遠微妙的經綸。

與女神分別後，我一個人往見不到太陽及月亮、星星的山野深處前行。

我闖入了看不到太陽、月亮與星星的深山

唯一聽到的只有狼嚎

淒冷的道路邊有個不知道是沼澤還是池塘的骯髒水塘，有個俊美的三十來歲的青年陷在水塘中，被許許多多虫爬滿了，臉還看得見，但頸部以下全部爬滿了蚯蚓，正看著時，他的臉也被幾萬隻蛆給爬滿了。我想都沒想就重複唸了兩次「天照大神，產土神，唯有成爲神靈希望的人，靈魂才會走向善道」不可思議地就變回原本俊美的青年，從那水塘中爬上來，神情喜悅地致謝。那青年描述說：「因著祖先冒犯龍女之罪，而我自己又成爲一個不好的繼承人也冒犯了龍女。因爲那些罪，所以需受如此這般的苦，但如今聽到你所唸的神文，突然間就因此而得救了」並爲此表示感謝。

從那之後，我就一心一意地歌詠著天照大神的神號前進。沒有

月亮，也沒有烏鴉，天地間滿是霜雪，像是割著肌膚一般的酷寒，手和腳都凍成像棒子一樣，連呼吸都要凍結時，就一再地奉詠「天照大神，唯有成爲神靈希望的人，靈魂才會走向善道」很顯然地有不可思議的言靈之神力，突然全身感覺到溫暖，手腳也像是浸到熱水裡一樣。

啊？就像是在地獄中還會有神來相助一般，遇到這樣的狀況，感謝之淚像瀑布般流了滿面。沿途走了四五十町，在那裡遇上了一個斷崖。實在沒有辦法了，往回折反的話，就近約五六寸之處有銳利的槍尖。決心將這一切交給神，腳在冰上不穩定地滑行，往右手邊一看，有個澎湃洶湧的深谷，在非常大的流水聲中，有隻不曉得叫什麼也未曾見過的恐怖的動物，嘴裡咬著落入川中的旅人，在穿谷裡載浮載沉，旅人頑強地叫著「救命啊救命啊」。當我再次歌詠起神号時，咬著旅人的怪物就像泡沫般消失了。

得救的旅人名叫舟木。他很高興地跟隨著我。多了一個人同行，心裡也變得有幾分踏實。終究是沿著險峻的斷崖前進了約五六十町，已經沒有路可走了。倆人走在灰暗的路上，正停下來站在那裡



盤算著。就這樣不知何處傳來很大的聲音叫著：

「在那邊的那兩個人，快逃啊！」

突然聽到嘈雜的聲音陸續傳過來，幾百隻以上的巨嘴怪物向著我們二人的方向，似乎是要攻擊過來的樣子。二人在進退維谷之間，不知如何是好，樣子非常的狼狽。雖然多少歌詠著神号，對方一點都不退卻還漸漸地迫近。原本以為是怪物，但不可思議的是只有臉的部份跟人一樣，在那當中有個像是頭目的妖魔，突然揮著長劍向我們二人逼近，就在將要斬殺的刹那，穿著白衣金黃膚色的女神再次與光輝一同出現在那裡。然後說：「揮舞領巾」說完就立即消失不見了。我從懷中取出神器領巾，上下左右驅除妖魔。怪物漸漸退卻得遠一些。正高興地想著唉呀的頃刻間，忽然出現了一條大蛇，張開大口將我們二人吞了下去。倆人在大蛇的腹中探索著前進。之前一直被寒冷所困的身體，不知怎地，感到像沐浴在溫暖的熱水裡一般。伴隨著轟然巨響，墜落到不知幾百幾千丈的最底層去了。

在不經意之間也不知道有幾千丈高，倆人已橫躺在大瀑布之下。在我周圍豎立著不知道有幾萬根的冰柱。倆人驚覺到是從這個

大瀑布疾速墜落到地底的。只要身體動那麼一分一毫，冷峻的冰劍就會將身體刺破。想要起來也起不來，看到同伴舟木像用籤子串起來的魚一樣，身體被又長又尖銳的冰劍貫穿，非常的痛苦。我使盡全身的力氣，一個字一個字地唸「天照大神」終於頌畢。神德忽然顯現，我與舟木都得以自由活動身體了。先前的瀑布不知怎地消失了，變成了只有茫茫白雪的原野。

在雪中不知約有幾百人，人的手或腳或頭有一部份露出來。從我頭上的位置，忽然響起山崩的巨響，雪塊掉落下來，將我的全身掩埋。想立即揮動領巾，但手卻無法輕易動作。手就像是鐵做的一樣。拼命地一個字一個字漸次頌出「唯有成爲神靈希望的人，靈魂才會走向善道」。幸好我的身體似乎得以自由了。環顧四周，舟木的全身還被雪埋著，只有頭髮露出來。我手持領巾在他上面左右揮動了兩三回，舟木神情痛苦的樣子，從雪中露出了全身。從天的那一方，又出現了金色的光輝照耀在我們二人的身邊。原野的雪，放眼望去一下子就消失了，變成了長著短雜草的原野。

許許多多的人笑容滿面地平伏在我面前，齊聲表示對救主出現

的謝意，也有很多人希望從今以後與救主共同參與奉仕三千世界的神業。這當中也參雜著許多的企業家、教育家、醫生及學者。

以上所述，是水獄裡的第一段所在處，第二段及第三段所在的話，就不只是如此輕微的痛苦程度了。我自己直到現在只要一想起來，就會開始不寒而慄。

## 第九章 雜草之原野

雜草之原野的景象實際上是很掃興的。不知何時我又只剩獨自一人。從頭頂的方向傳來沙沙的怪聲。什麼也沒多想正仰望時，雙眼飛進了像焚砂一樣的東西，眼睛都張不開了，最初感覺到眼球像被火燒灼一般的疼痛，同時周圍也變得漆黑一片，這時候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正拉扯著我的左右雙手。並且雙腳也向著左右撕裂開來。那真是無法形容的痛苦。頭上被很冷很冷的冰刃像切梨子一樣地割開。有百雷齊響般轟轟然的聲音，地上也像波浪一般上下左右劇烈地晃動。聽得到奇異地、感覺很不舒服地、悲涼的聲音。我拼命地像先前一樣，終於得以斷斷續續唱著「天照大神」的時候，有天地開

明的感覺，眼睛不痛了，並且不可思議地，我化身爲女神的樣子。

舟木從遙遠的遠方，揮舞著領巾往這邊回來了。很高興見到了彼此，兩人之間充滿了再會的歡喜，稍事休息時，從後面出現了一個叫「松」的惡鬼，用閃著淒冷之光的冰刃殺了過來。舟木立即揮舞著領巾，而我則唱著神名。惡鬼及其兩三個同類就快速地往南方逃走了。

不知打何處傳來「往北方走往北方走」的呼叫聲，我的身體如同機器一般自然地前進。往那個方向寫著一個「坤」字，戴著王冠的女神與叫做小松林的白髮老人一同出現，遞給我一支又粗又長的筆就消失不見了。正看著時，不可思議地從筆筒中出現了硯、墨以及堆積如山的紙張。然後什麼也看不到，卻從頭上的方向傳來一個聲音說「拿起筆」。然後出現了兩三位童子將水注入硯台並磨墨，之後也消失不見了。

我就那樣以出色的女神的姿態，拼命地在紙張上振筆疾書。經過滿長的一段時間，我想應該寫了有五百六十七冊之多。突然從另一邊正想著有聽到什麼東西的腳步聲時，之前一個叫做「中」的鬼出

現了，以槍尖個別扎了數十冊，就在那時的暴風中心將其散落在空中。就這樣，另外又有數十冊份相同數量的紙張，不知從何處湧現在我面前。我覺得這也是必須要盡快寫的，於是在吹著寒風的原野的枯草上坐下來，將紙攤開在極度凹凸不平的石桌上，用左手壓著，不停地拼命書寫。現在那邊來了由四眼怪物帶頭，穿著印有「平」中「木」後「田」竹「村」與「藤」井的短外衣的鬼，將紙張一點不剩地抱走，堆在兩三丁以外的草叢中，將其用火燒了。

從那邊出來了一個膚色蒼白叫做「西」的男子，抱了一部份的紙張拿到我的面前來。那些鬼拼命地追著「西」。我一揮舞領巾他們就全嚇跑了。猛烈的火勢將我所有的書寫都燒為灰燼。黑煙化為龍的樣子往天上昇去。天空中像閃電一樣的光化為無數的星星。「西」抱著紙張往星星明亮處，消失在南方高空的雲裡。我的女神之姿，不知何時又恢復為原本穿著的囚衣。突然間寒風狂嘯，牙齒咯咯地顫抖起來。然後感覺到被一種不知名的恐懼襲擊的寂寥。

## 第十章 第二段的水獄

我獨自一人又冷又孤單地，奉詠著「天照大神」的神号，突然間全

身變暖和了，空中畫過一道神的光輝不久，芙蓉仙人出現在眼前。因爲太高興了想要近前去擁抱時，仙人卻露出未曾見過的可怕的表情。

「不可以。若沒有大王的命令，三葉先生與我靠近的話，到目前爲止的修業就全化爲泡影了。現已完成第一段大略探險，我是爲開啓第二段之門而來的」話都還未說完，剎那間有個極快速的咦的怪聲，我已經掉進了門裡面。仙人已無蹤影。

跌落在冷颼颼的結了冰的暗路上，直往地的最底層滑落下去。因爲黑暗什麼也看不到，另外前後左右還有一種無法形容的痛苦的聲音。在前方遠處聽得到女人痛苦的叫聲。血腥的臭氣撲鼻，胸口感到噁心想吐。腳下到處濕滑，向著不知道幾百間(註)深的地底急轉直下。腰、腳、頭、臉都被岩石撞得沾滿了血。只要奉詠神名，我的四周數十間的範圍就漸漸明亮了起來。我看到自己身體另一側的傷大吃一驚，反覆唸了兩次「唯有成爲神靈希望的人，靈魂才會走向善道」，然後往手心呼氣撫摸自己的全身。忽然間神德出現了，全部的傷與痛都復原了。於是立即向神明拍掌感謝。因著言靈的神

力，遠處四周的黑暗被晴朗覆蓋，突然間充滿了陽氣。

再次由上方傳來唸的聲音那一瞬間，出現了十二三個男女墜落在我的腳下，接連地合掌祈求「救命啊救命啊」。我用領巾朝他們的頭上揮舞，他們就起來了，並異口同聲叫著「三葉先生」且都哭了起來。在這一行人當中有宗教家、教育家、思想家、新聞雜誌記者、藥商、及醫界人士。一行人在結了冰的路上步履蹣跚地跟在我的背後而來。

## 第十一章 大幣之靈驗

一步步辛苦地前行，有一個廣大的池子。池裡面全都是噁心蠕動著的蟲子。那當中混雜著四個馬頭蛇身還長著角的東西，正滋滋地吐著舌頭。在這廣大的池子上，有一條細細長長的冰橋橫亙到對面。因為從後面有叫「松」中「畑」的鬼拿著十字形的尖槍直刺過來，沒辦法只能往前走。十人當中就有十個人滑落池中，被毛虫刺得到處都腫起來，因又痛又冷而發出痛苦的聲音，像虫鳴一樣的呻吟，幾乎等於是瀕死的病人的狀態。此外，怪蛇還將每一個人喀地一聲

咬住又吐出來，像是要榨乾骨和肉一般地凌虐。我也必須要過這座橋。我應該可以幸運地順利度過才是，但又擔心著自己所帶來的這些人該怎麼辦。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聽到從頭頂上方有個優雅的女子的聲音叫「三葉先生」，突然一個大幣在我面前落下來。我敏捷地用手去拿，想也沒想就唱著被戶大神註請却除我們的罪孽，賜給我們清明」。廣大的池子突然間變成平原，鬼也好怪蛇也好都消失不見了。男女老幼數萬人的靈魂像死而復生一般臉上洋溢著朝氣，異口同聲叫著「三葉先生」。那聲音連天地都會震撼。每個人的產土之神星羅棋佈般地出現，帶著自己的氏子（註既感激又欣喜地回去了）

我正煩惱著神器領巾交給了舟木，這時因為有金勝要神賜給我的大幣，就好像有了百萬援軍的感覺，獨自一人向著不知名的平原又再度前進。

有個巨大的西式建築，莊嚴地高聳在雲端上。門口有嚴肅的冥官張著像鏡子一樣的眼睛瞠目而視，轉動著頭前後左右監視著。還有數不清的士兵部下，那些虐待亡人的情景簡直是無法用紙筆來形



容的殘酷。我一邊揮動著大幣，一邊往館內走了進去。冥官及士兵們對於我的經過都保持沉默當做不知道的樣子。當呀呀的叫聲不斷重覆時，有很多的婦女口吐鮮血，腹部被槍刺著，被一群嬰兒吸著全身的血，還被毒蛇捲住脖子，慘叫著並且到處亂滾。士兵們用竹槍的尖端，刺著頭部、腹部及身體各處，那種恐怖、血流成河、散發著惡臭的慘狀，簡直無法直視。我又將大幣左右來回揮動了兩三次。到剛才為止的淒慘的一幕幕結束了，眾多婦人聚集到我的腳下哭泣，其中有人用嘴巴碰觸我的身體，異口同聲喜極而泣地叫著「三葉先生，謝謝您免除我們的罪孽」。天忽然明亮了起來，每個人的產土之神陪著氏子一邊合掌一邊隨著光芒回到不知何處去了。天的一方聽得到充滿歡喜的聲音。聲音漸行漸遠，只剩下風的聲音還在耳邊。

## 第二篇 從幽界到神界

## 第十二章 顯幽一致

我置身於高熊山中，在現界與靈界的修行期間，所概述的親身經歷，只不過是實際上的一小部份而已。

宇宙的一切，是現幽一致、善惡一如，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以此推論，若沒有絕對的極樂，那麼，好的是，也沒有絕對的艱苦。歡樂之中有艱苦，艱苦之中也有歡樂。因此，墜入根之國、底之國承受無止境的痛苦，也就是從自己的身心靈魂所產生的報應。還有，現界的人的靈魂，通常是與靈界相通的，從靈界一直都保持著與現界的交流，這是千百年來不曾改變的。神啓示說，……天國也好地獄也罷，全都是由自己的身心靈魂所顯現出來的。所以這個世間，遠離悲觀就沒有樂觀，與罪惡撇清關係就沒有真善美。屏除痛苦，就追求不到真正的快樂。再者，除了凡夫俗子以外沒有其他的神。換句話說就是善惡不二、正邪一如。佛教經典說道：「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娑婆即淨土。佛凡本相同」。以神道而言有「神俗本相同」的真理。

以佛的大慈大悲來說也好，神道的恩惠幸福也好，凡夫的欲望

也好，其本質上並無太大的不同。應該說凡俗所持有的性質當中就有神的存在。也可以說神所具有的一切性質，是爲所有的凡人而準備的。

天國淨土與婆娑社會，就其本質而言並無絲毫的差異。既然是如此這般就本質而言是完全相同的話，那麼爲何會有神俗、淨穢、正邪、善惡的分別呢。也就是說，充分發揮此原本的性質，並從事適當的活動，就什麼都不做的程度而言，只不過是附加假設性的符號而已。

所謂善惡決非一成不變，因時因地或處境的不同，善也會變成惡，惡也會變成善。

道之大原這本書中說道：「善是爲天下共有而存在，惡是屬於個人獨自所有。正心行德就會成爲善，不正無德就會成爲惡。不論是怎樣的善事，爲自己個人私慾所做的善，決非真正的善。就算有一點點的不好，但若是爲天下共享而做的事，終究還是善。文王註一怒治天下。憤怒應該也是被容許的。」

由此來推想的話，小小的悲觀並不值得，同時，勝論外道的暫

時的小樂觀(註)也是不可以的。大樂觀與大悲觀的結論是同出一掣的，神是大樂觀者，同時也是大悲觀者。

凡夫俗子有小悲觀者，也有小樂觀者。社會及婆娑世界及現界是小苦小樂的境界。靈界則是處於大樂大苦的位置。理趣經註當中提到，「大貪大癡是三摩地(註)，是淨菩提(註)，淫欲是道(註)」，也就是當相即道(註)的真諦。

禁慾主義是不可以的，所謂戀愛是神聖的，並且是出於自然與本能，也就是堅決實行可以使自己滿足的相當程度，這就是凡夫俗子。將此擴充實行到全宇宙的就是神。

神將三千世界的蒼生都當做是自己的愛子，有使所有萬物獲得解救的大欲望。而凡夫俗子只愛自己的妻子家人，一點都不顧慮他人，只恣意於滿足自我、不顧他人的小貪欲。人的身心靈魂本來就是神。所以具備了天賦的本能，應該可以在浩瀚的宇宙間活動。因而發展這些天賦的本質，如智、愛、勇、親，然後去實現，乃人生的本份。由此來看善惡的標準論，也應該可以說是自我實現主義吧。我這善惡兩分的行動，是爲了人類社會、爲了救渡，也爲了想

要呈獻那樣一個賞罰分明的大活動。這大能與活動就是神，也就是自我的宇宙的擴充。

無論如何，不捨棄這分段生死的肉身（註）及有漏雜染的識心（註），並且不與苦穢濁惡及不公平的現世社會分離，將凡事美化、樂化，讓天國淨土在眼前實現，這就是我的成神觀，並且也是一大重點。

（大正一 · 二一·八 王仁）

### 第十三章 天使的來迎

我仍繼續前進往第二段的更深處去探究，正要往第三段探險的時候，忽然間聽到從天上不知何處傳來嘹亮的音樂聲。

正當仰望天空時，白衣盛裝的天使及幾位伴隨的同行者，一一降臨並往我這邊扣拜。如此一來，也不知是幾十里，位於遙遠的東南方，我發覺似乎看得到小小的富士山頂。

我當時的感覺是，因為看得到富士山，所以想是富士山的芙蓉仙人來了。但是一看在那之前降臨的天使，事實上是有著無法形容的威嚴，並且有著優雅的白髮及垂到胸前的白鬚鬚的神人。

神人對著我說：

「產土之神就要來迎接了，暫時回去比較好」但因為我好不容易來到了這裡，故試著請求希望能一次弄清楚詳情。但是未得到允許。

「就情況而言，因天界的修行緊急，暫時先回去吧」

話都尚未說完之時，我全身被紫色的雲包圍，我想幾乎有三四十分鐘的時間，感覺到彷彿飄飄然地往上昇。但是忽然間又感到膝蓋疼痛，身體兢兢地因寒冷而顫抖著。

那個時候因為還精神恍惚，什麼都不太知道，一會兒之後才覺察到自己端坐在高熊山的石窟前。

在那之後約有一個小時意識是清醒的，然後漸漸地越來越想睡，於是再次成爲靈界中的人。如此一來，在那裡有以小幡神社大神姿態出現的神明。那是我的產土之神，他說：

「事實上因爲現在靈界與現界的情勢都緊迫起來了，雖然有必要先探究地底的幽冥界，但相較之下還是必須以神界的探險爲優先。另外就是，爲了必須累積靈肉共同的修行，往神界修行去吧」

於是我回答：

「瞭解了」因而依命行事。

於是我的身體這次被一隻不知是什麼非常大的手，宛如老鷹抓麻雀一般地攫走了。

終於看到降落的地方時，剛好出現想像中的三保之松原(註)的美麗海邊。另外，因為富士山比在第二段時所看到的更近更大，於是獨自一人走到了這個我想應該是三穗神社(註)的地方。然後那裡出現了兩位神明夫婦，賜給我天然笛及鎮魂之玉，我感激地將其收下並想要抱在懷裡的那一剎那，忽然間情景改變了，我的身體正不可思議地端坐在故鄉的產土神社前。

正專心看著的時候，終於看到自己的家就在那裡，正想著要回家看看時，忽然間腳痛起來，並且有寒冷與空腹的感覺，同時想起了父母兄弟姐妹及家裡的一些事。

「你現在回人間去的話，將無法成就神的經綸，回到神那裡去吧」於是天使一邊說著，一邊用白布覆蓋我的全身。心裡所浮現的種種，竟不可思議地完全忘記了，從此終於踏上了往神界的旅途。而當時所拿的東西全部就只有天然笛及鎮魂之玉這兩件，卻不知在何

時自己已改穿上黑色的短外褂。在往要去的方向現在只有一位天使，也就是產土之神出現在那裡，教導我說：

「目前神界及幽界兩邊都陷於非常混亂的狀態，就這樣放著不管的話，世界將完全毀壞」說著，又嚴厲地命令道：

「你從現在開始受命於神，出發往神界登上高天原去吧」

然而，對於登上高天原，我並不知道該往哪一個方向去，於是詢問說：

「該往哪個目標走比較好呢，還有，神明會帶我去嗎」

「會送你到天之八衢為止，在那之後就無法再送你了，你得在天之八衢稍候。然後，神界的方向也就是往高天原的方向，因為有顏色鮮明像花一樣的神人站在那裡，很容易辨別。另外，有黑溜溜不知是什麼且有著很不愉快的臉的東西站在那裡的是地獄的方向，有像得了黃膽病一樣黃的臉的東西站在那裡的是餓鬼道的方向，還有慘白著臉的東西站在那裡的是畜生道的方向，像癲癩發作時暴露青筋的鬼有著恐怖的臉的東西站在那裡的是修羅道的方向，那是一個充滿了紛爭的世界」產土之神懇切地指示，然後又說：



「你先前去探險的就是地獄的入口，是最容易去的地方。而這次你要往有顏色鮮明像花一樣的神人站在那裡的方向去。那就是往神界的道路」接著又教我說：

「就算是神界也有痛苦，就算是地獄也有會適當的快樂，所以不要認為因為是神界就全都是好的事情。但是往高原的方向去時所受的苦會有代價，而往相反的地獄方向去的，是因為從以前那身魂所犯的罪孽，單單只為補償罪孽，受再多苦也不會有善果。尤其，在地獄受苦的話，唯一的代價只是為補償罪孽。還有，現界與靈界是有相互關聯的，也就是靈體不二，現界的事會反映到靈界，靈界的事會反映到現界，幽界那邊也會反映到現界的肉體來。這裡還有應該要注意的是，在通往神界的道路上有想要佔領神界的惡魔。因此你現在要前往神界探險的話，惡魔一定會出來阻撓你，因為惡魔本身要霸佔神界的探險，為了不讓這樣的事發生，故派你到神界去。還有，通往神界的道路，有寬廣的道路，也有狹窄的道路，決非只有寬廣的道路，宛如很多的葫蘆直立排列那樣的形狀，所以當你經過又小又窄的道路時，因為只有一個人可以通過，就算是魔鬼

也無法從後面追上來，一旦出來到寬敞的地方，惡魔就會從四面八方襲擊而來，反而會有更多的痛苦」

過了一會兒，天使之神就消失無蹤了，只有我獨自一人拿著天然笛與鎮魂之玉，穿著短外褂，在天蒼水綠的青山道上，往神界的旅程出發。

（大正一・一・一八 旧九・一八 外山豐三錄）

#### 第十四章 神界的旅行之一

我獨自一人走在像葫蘆一樣狹窄的路上，不知怎地心裡急著要向前進，這時聽到背後的山上傳來數十人的叫聲，不知道在叫喚著誰。

往後方回顧那邊什麼都沒有，我以為總共走了有兩三丁目，卻不知何時又回到原本的八衢。那邊有個看起來是會下地獄的，黑漆漆污穢不堪的東西倒在那裡。這是目前在現界已經沒有氣息的肉

體，他的幽體就橫躺在這邊，於是我明白剛才那麼大的叫聲，是親朋好友在呼喚靈魂的聲音。就這樣看著的時候，那個黑漆漆三十五六歲的男子往不知道幾百丈的地底，在地裂開的同時掉下去了。這是我感到非常不明白的。也就是說，往地獄去應該有適當的道路才對。然而，突然間以急轉直下之勢墜入地底，是我覺得不可思議的。總之，若以此情況來看現界的肉體的話，就像是因為腦充血或腦溢血或心臟破裂之類的疾病，連遺言都沒有就突然死掉了一樣。我就在那裡試著吹天然笛看看。從天邊開始變得明亮芙蓉仙人出現了。

「究竟所謂的地獄是沒有路的吧」

我試著詢問。仙人說：

「這個人在前世也好現世也好，並沒有做壞事，特別的是有毀壞地方守護神社的大罪。因為那是很舊的神社，故以廉價購得，賣掉金屬物品，燒棄木材，甚至代替柴火用來焚燒。在那之後不到一星期就臥病在床，像是得了黑死病。因為那樣，所以在斷氣的同時，地就裂開，並且墜入地獄的底層。這也就是地獄中最重的罪，從口中吐出血及白沫，並對著虛空亂抓，悶痛而死。況且那肉體還有傳

染病的疑慮，故由役所的人用石油將其燒棄」

仙人回答後，我又試著問說：

「悶痛而死的人爲何就這樣立即墜入地獄呢？」

仙人答道：

「所有人的死，都是依循從死有到中有，從中有到生有的順序，在現界斷氣的同時就變爲死有，而從死有到中有幾乎是同一時間。從那之後大約七七四十九天的期間稱爲中有，第五十天開始稱爲生有，然後就決定了父母及兄弟。然而原本在那兒的所有事物像山河、草木、人類、家屋雖然存在，眼睛卻看不到，單只認識父母兄弟，那時的幽體宛如縮小到三歲小孩一般，在進入中有的同時，因靈性的自覺而湧現對父母與兄弟之情。

還有，在中有的四十九天期間因爲徬徨於幽界，所以在這段期間家屬充分的追善供養是必須的。另外這也是親子兄弟的義務。在這中有期間的追善供養與生有有相當大的關係。即大善大惡就無中有，大善是從死有直接到生有，大惡是立即下地獄也就是墜入根底之國。故真正極善之人死的時候就像睡著一樣有著美麗的容顏，會

立即在天國重生。而極惡之人就像先前所述的狀況，悶痛而死，並立即墜落到地獄去。」

我只聽了這些事，就往高天原的方向開始了神界旅行。然後有個滿臉凹凸不平奇怪的婦人，忽然出現在八衢的中心。看著我，並吐著長長的

舌頭，特別是凹陷的眼球，閃著異樣的光芒，早先一步飛快地跑到神界的入口。

我心想：真是個奇怪的傢伙啊，於是追尋著足跡想看清楚他的真面目：，由於好奇心的驅使，就不斷地追蹤下去。那怪女幾乎就像在空中奔馳一般，一溜煙就躲入旁邊的山林中了。我終究沒看到怪女的樣子，沒辦法了就坐在草坪上，像聞到鼫鼠放的臭屁一般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地，怯生生地往四周東張西望。不知從哪裡來的奇怪的聲音傳到我的耳朵。

側耳傾聽並思考著，有個奇怪的聲音不知道是鳥叫聲還是猿鳴。基於對恐怖的好奇心，於是沿著那聲音的方向撥開荊棘，越過岩石、渡過溪流並攀登上險峻的山坡，經過一番辛苦漸漸跑到了一

個平坦的地方。

一看，以最初看到的怪女爲中心，許多異樣的類似人的東西，聚在一起不斷地竊竊私語。我潛匿在大樹蔭下，審視著他們的樣子，從盤踞在中央的臉上凹凸不平的醜女後面，出現了很胖很胖的尾巴。他咻咻的將那尾巴往左邊揮舞。許多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怪物，就往尾巴揮動的方向排山倒海地移動，拼命地跑了起來。

怪女又再次的將尾巴往右邊揮舞。許多像動物又像人的怪物也再次爭先恐後，往右邊飛快地跑起來。怪女又再次地將尾巴往天的方向咻咻的舉了起來。

許多怪物於是一齊拋向天上，一會兒之後，那些怪物就像下雨般地掉下來，或者身陷溪谷，也有負傷的，或者掉進荆棘叢中刺破全身，沾滿了血不能走也不能回去，也有痛苦折騰著的。其中有掛在大樹上，半生半死的狀態痛苦呻吟著的，也有在掉下來的時候撞擊到骨頭，鮮血四濺變成了血泉。

怪女露出非常高興的神色，從湧出的鮮血的其中一端喝下去，看起來很美味的樣子。眼看著怪女的身體顯得越來越胖。他的額頭

上突然長出了兩支角。嘴巴忽然間裂開到耳邊。牙齒漸漸伸長像劍一般銳利，並且閃閃發光了起來。

我原本是打算在神界旅行的，為何會來到有這樣的鬼女的地方，於是雙手環抱在胸前稍做思考。前後左右又有奇怪的、感覺很不舒服且令人汗毛直豎的聲音掠過耳邊。我怎麼也想不明白。在無計可施的狀況下，心裡想起了向神明祈求幫助。

我因為不想再看到四周恐怖甚至污穢不堪的情景，所以閉目靜坐，且大聲上奏天津祝詞。過了一會兒，緩緩地聽到叫我睜開眼睛的聲音。我因為無法承受再目睹眼前恐怖又殘酷又感覺很不舒服的光景，仍舊繼續維持著閉目的狀態。

因此這次叫我的聲音比先前稍微大聲而且帶點尖銳的感覺：

「不要再迷惑了，趕快睜開眼睛，睜開眼看看神世莊嚴的景象」  
我心裡想這是妖怪變化來蠱惑我的，：這樣就騙得了我嗎，若這樣就騙得了我，連尾巴都能吃了：於是依舊假裝不知道繼續閉目。

「迷途的東西啊，時候已經近了。趕緊睜開眼審視神界經綸的重大實況吧。神國已近在眼前。然而卻無法看到的，真是可悲啊。你

要在八衢迷途到何時，還不依神的指示出發往神界探險旅行去！  
那聲音如是說，我心裡想：嘗試神界旅行，就像現在這樣眼睜睜看著不愉快的事情，是什麼東西在說什麼去神界探險吧。開什麼玩笑，想必是古狐狸那傢伙，揮動著大尾巴在那邊，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可是個天眼通一眼就能將牠看穿的。鬼狐狸騙得了別人，卻騙不了像個古狐狸的在下我。看了也只是弄髒我的眼睛罷了：：我正如此想著。於是剛才那個聲音，稍微帶點憤怒的語氣怒斥道：  
「你真是個搞不清楚狀況的傢伙」

就在那時，我未經思考地睜開眼睛一看，剛才的景象為之一變，眼前出現一個莊嚴無比的寶座。那一剎那，我注意到風吹著松樹的聲音，沒想到我竟然端坐在高熊山的晶岩上。

（大正一 · 一 · 一八 旧九 · 一八 外山豐二錄）

## 第十五章 神界的旅行之二

我覺悟到自己所想像的神界旅行其實是錯的，於是現在開始要



痛改前非，屏除好奇心一直線地直抵神界的旅途。

我獨自一人在小路上，目不轉睛地快步前行，邊唱著神言邊前進。那邊突然出現一個叫「幸」的二十歲左右的男子及一個約二十二歲叫「琴」的女子，跟隨在我的前後。那時我感覺到似乎獲得了相當大的助力。

那女子現在是個幽體，男子是在一間有名的神社從事神官的職務。跟隨著那兩個人的守護神是小松林與正守，而小松林在某一個時期，是與一個肉體共同為神界效力的。

狹窄的道路漸漸變得寬敞，然後走著走著又變為狹窄的道路。就像是展開的扇子頂端對著頂端那樣。像扇骨一般的道路，不知道有多少條展開著。那時我對於要選哪條路比較好也實在是無計可施。那道路就好像扇骨與扇骨の間隙那樣，兩側掘有非常深的溝渠。

水很漂亮，天很藍，感覺非常的愉快，但是卻一點都不能大意。一大意的話恐怕就要掉下去了。我原以為往高天原的路是很平坦的，然而卻不得不驚訝於這麼多的危險及迷路的可能。於是首先從那當中選了正中間的小路前進。

環顧沒有山也沒有其他東西的美麗平原。走在路上，架著許許多多數不清的橋。其中也有荒廢而危險的。因此當遇到的時候，就唱著「天照大神」的神名，單腳一跳就跳過去了。

那邊突然出現了一對白衣男女。仔細一看就變成了白狐的樣子。兩人和「琴」及「幸」一樣跟了過來。急行中，突然又碰到有橋的地方。從橋邊有個全黑的四五個頭的四腳動物出現，冷不防地將我丟到橋下的深川去。隨行的二人也一起被丟到河裡。

我游到道路左邊的溝渠，另外二人游到道路右邊的溝渠，然後回到原本的路上。剛才的動物追了過來，正要再飛奔過來襲擊時，突然兩隻白狐出現趕走了動物。三人於是回到原本扇形的地方，晾乾衣服並休息一下。那時出現了非常大的太陽，瞬間衣服就乾了。三人想都沒想雙手合十感謝地唱著「天照大神」的神名。

這次三人各自選不同的路前進。叫「幸」的男子選左側那邊，叫「琴」的女子選右側那邊的道路。那是爲了萬一這條路沒有了，另一條還能繼續通往平原以便逃走。我也避開中央的道路選了旁邊的路前進。兩側依舊是溝渠。鑒於先前的失敗，特別注意著前後左右而前

進。旁邊也有很多的溝渠，架著非常堅固的石橋。不可思議的是，到目前為止原以為都是平原，途中卻變成山，變成了一個又一個山連山的畫面。

那山像牆壁般聳立著，不僅像鏡子一樣亮而且又滑完全沒有立足的餘地。然而在此折返也是無計可施的遺憾，我第一次有此疑惑。這確實是往高天原的路，或者會不會弄錯了其實是往地獄的道路。如此困惑著，不知該如何是好，在進退維谷之際，一邊嘆著氣一邊奉唱著「天照大神」的神名，並且三唱「唯有成爲神靈希望的人，靈魂才會走向善道」。

那山不可思議地變得有一點點傾斜，我在不知不覺中已到達山腰。在有著樹幹看起來約一丈粗的松樹、杉樹、檜樹茂盛的山路上慢慢地往上爬，然後碰到了一個大瀑布。宛如白色的龍昇天的樣子。

無論如何都想用那瀑布來洗滌身體，於是赤裸著身體靠近瀑布讓瀑布的水拍打著身體。我的樣子突然變成了像瀑布一般的大蛇。我正在懊惱著自己的樣子變得如此時，從下方有人在呼喊著我的名字。那是身體已變成全黑的大蛇，而臉還是那名叫「琴」的女子的臉。

他看起來很痛苦地胡亂打滾掙扎。仔細一看，大眼球佈滿了血絲，在兩眼的眼白處出現了漩渦形的血斑。我一面變著蛇體，一面思考著想要救那可憐的女子，這時那山突然變成了像大阪灣一樣的海。那時名叫琴的女子所變的大蛇一面吐著火，一面以極大的聲勢跳入海中，激起了浪花與海水的聲音。我也一面吐著水，一面跳入海中追趕想要去救他。然而，就像以時速十海哩的軍艦追趕時速三十海哩的軍艦一樣，因速度不及而漸行漸遠無法救到他。那時黑色大蛇驀地往遙遠的那一方游去，黑煙似地消失了蹤影。然後，不可思議地海與山都不見了，我又回到原本扇軸的路上來了。

這次決心要往最狹窄的路走。那裡看起來約有五六十人聚集在一起。一看，有眼睛不好的，腳不能站的，肚子痛的，各種病人正對著什麼拼命地膜拜。

一想到擠在道路中膜拜著什麼的話，應該就是一般人所拜的歷經過相當劫難的古狸。那狸通常是以大和尚的樣子出現。因此所拜的是擁有肉身的人類。但對生病的人並沒有任何作用。我以安魂的姿勢向著狸和尚，對方立即就煙消雲散了，所有的人的病也都好起

來了。據芙蓉仙人說，古狸的靈會以僧侶的姿態出現，先去困擾人，再讓人們來拜自己。趕走狸的靈的同時也解救了眾人，幫助盲人可以看見，跛腳的可以走路，並且靈魂也能夠進入到畜生道中。

眾人都非常的感謝並喜極而泣，還激動地抓著我使我一步也無法前進。然而，從天的一邊聽到「往前進，往前進」的聲音，於是吹起了天之石笛，所有的一切都消失無蹤了，我在像攤開的扇紙一般寬闊平坦的地方前行。

（大正一・一・一八 旧九・一八 加藤明子錄）

## 第十六章 神界旅行之三

以扇子來比喻的話，是剛好度過骨架到達白紙的地方。終於可以喘口氣了，於是躺在旁邊的草地上稍事休息。當著遙遠的北方，有個很輕很微弱很悲傷像蚊子哭泣的聲音，「喂？喂？」地用令人很不舒適的聲音叫喚著我。我正一籌莫展時，從南方的背後有四五個人的聲音將我叫住。跟母親或祖母或鄰人的聲音很像。無意間被南方

的聲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時，我的身體不知何時已回到穴太的家中。

這是在幽界的事情，母親的後面有張很奇怪的脸，看起來非常悲傷，又好像在生氣，總之就是那東西有著一張摻雜著生氣及哭泣的脸。他藉母親的口說：

「像現在這樣放下祖母及孩子為神界效命是很好的，但祖先所留下來的東西也必須要守護。而且現在讓你走的話，家裡還有八十幾歲的祖母在，這麼多的農事都必須讓我一個人來做。總之你就不要再想了」

如此地阻止我，不讓我去。另外那邊還有從鄰家出來的兩個人名叫「松與正」，代替祖先發表意見再三地阻撓。兩人議論紛紛地說：

「你只會說神界什麼的，那家裡究竟要怎麼辦」

這時虛弱的老祖母突然間變成了男的神明。然後教訓我說：

「你是有神界的使命的，不應該為這小小的身家之事而掛心。如果就這樣將世界放任不顧的話，就會陷入混亂狀態，除了完全毀滅以外沒有其他出路了，所以為了三千世界謹拜受神命，盡早離開這

裡吧」

然後，「松」與「正」冷不防地搶走了我的短外褂讓我變成赤身裸體，還有連鎮魂之玉及天然笛也都拿出來丟進池子裡。那邊出現了名叫「幸」的男子，立即脫光自己的衣服讓我穿上，並且將天然笛與鎮魂之玉從池中揀起來交給我。

我拋棄所有的執著，隨著神命直往北前進，不知不覺中已回到了原本的天之八衢。我對此感到遺憾，但仍快速通過原本來的路，穿過扇形道路好容易到達了白紙的地方。那時，幸就那裡樣赤裸著身體送我到白扇紙處約一半的地方，然後就在那裡不知消失蹤影到哪裡去了。果然還是一樣地，又聽到那細微的、悲傷的、令人很不舒服的聲音。那時，我的身體就好像被電吸住一樣，直直地往北前進。有一邊流淌著一條大河，河邊並排著別有風趣的老松樹。左側屹立著絕壁，一邊是河，一邊是山，那裡有個無論如何都必須要通過的關鍵處。一往關鍵處走，頭突然從地裡伸了出來，終於全身也都出來了，那邊有擠在狹窄的道路上，動彈不得的男男女女。

我在那兒以安魂的姿勢吹著天然笛，有一對表情溫順的男女，

女的向我行了一個禮，說：

「我想你應該是個先知，可否到我的家裡來。有一些事情要拜託你」

那時，眼前突然出現了一個小房子。那對夫婦由八頭八尾(註)的守護神所附身了。據這對夫婦說：

「受命於大神要抓幾個神界旅行的人，卻都未遇到真正的神界旅行者，今天終於第一次遇到目的物了。事實上我是地之高天原統治幽界的大王的肉身系統的人。請閣下往這條路的北方直直去，這樣就能見到大王了。有需要我傳話的請說」

這般請託。

「瞭解了，那我這就去了」

這樣說著站起來正要離開時，我看到那男女的後面有天狗及白狐變成的金毛九尾(註)，長了角並有一張恐怖的臉。我領悟到就一個肉體而言，若真的是善良並且信仰堅定的人，他的背後就不容易被一些東西纏住。於是我就這樣一直線地往地之高天原前進。正步履蹣跚地往北前進時，有一座木造的大橋。當走到橋畔時，聽到河



的對岸那邊有不可思議的人的哭聲或者是狐的聲音。我順著聲音的方向繼續往北走，有親子三人在洞穴中聯手打死了四隻狐。眼看著狐被殺的同時，牠的靈就附在那女的身上。女的名叫「民」。女的因狐的怨靈影響，突然間變成一個膨脹的病體，開始痛苦地掙扎。我於是對著那膨脹的女人，兩手交握以安魂的姿勢向神明祈求，於是那身體就恢復為原本健康的身體了，那三人雙手合十對我表示感謝。然而被他們殺的那四隻狐的靈顯然不贊同。

「殺了沒有罪的東西，我們無法對此悶不吭聲，不管到哪裡都務必要報仇」

那狐充滿怨恨地瞪著三人說。狐的那方是因為要藉由四隻肉體的組織繼續生活，故懇請神明允許賜給牠肉體。

我對於此狀況的處理也感到很困惑，於是對著天請求裁斷。然後從天的一邊天使出現了，產土之神也出現了，

「絕對不可以」

就只說了一句話。雖說是產土之神所守護的人，但是這個女人打死了沒有罪的東西，還是必須墜入畜生道做為狐的容器。雖然病治好了

了，但承受著酷熱酷寒的痛苦，幾年後就死了。這就是如同現界所說的稻荷下(註)這樣的事情。

稍稍往西南的方向又聽到了緊迫的叫聲。我立即前往探尋那聲音時，狸依附在瞎眼的老頭身上，另外還有許多的怨靈在分別佔據他，眼睛又痛，身體又被拉到半空中，把老頭欺凌得很慘。一看，老頭的肩膀下方有個像棒子一樣的東西，棒子上繫了繩子，粗繩被安裝在一根柱子上，繩子的另一頭聚集了一些人，將繩子一下子放鬆一下子又拉緊，放下時就被浸在河裡的深水處，拉上來時就曝曬在酷熱的太陽下。就這樣以極快的速度上上下下地被拉起又放下。這老頭是名叫「橫」的男子。

為何會有此遭遇，聽說理由是這樣的，這個男子因自己非常強烈的欲望，借錢給人又使人抵押家裡的房子，至少有幾十間那麼多，以這種方式來斂財。因為這樣，有許多人為此投井或上吊或妻離子散。這些靈因為一切的怨念而墜入畜生道，並成為狐或狸的同伴。對那所有的生靈或亡靈，爲了取他們的性命，從身體內外不斷地攻擊再攻擊。

我問說，為何在往神界的路上會有像地獄那樣的事情，這是神所應允的嗎，天使的說明是：

「爲了懲戒，神是允許的。那條又長又粗的繩子是上吊的人所用的繩子凝聚而成的。因此有服毒而死的人，所以將毒放進他的身體裡。因爲有投河自盡的人，所以將他丟進河裡。若這些都了結了，再墜入畜生道去受苦。」

因爲太可憐了，所以我向天照大御神請願，唱著唯有成爲神靈希望的人，靈魂才會走向善道」並吹奏天然笛，於是那痛苦就忽然停止了。然後化爲狐狸的靈就很高興地解脫了。也有一些臉呈現出櫻花的面色。這些靈就突然全變成了男女老幼的人類。然後產土之神顯現，很高興地致謝。我也爲此良好的修行向神界表示感謝，就離開了那裡。而，名叫「橫」的男子的肉體約過了一星期就離開了現界。

然後往西的方向又響起了叫聲。好像是在罵猴子的聲音。循著那聲音走去一看，實際上聚集了數十隻狐，有一個男子綁在那中間的樹上，痛苦地「唉，唉」地叫著。那男子手腳被硬拉著，骨頭一根根地碎裂，狠狠地被蹂躪，只剩殘存的肉體站在那裡。我應該要救

他，故以安魂的姿勢奉唱著神名，所有的狐立即跪地叩求。我詢問爲何會有此情況，其中年老的狐出來說：

「這個男人喜歡打獵更甚於吃飯，是個熱中於做捕狐陷阱與羅網的可惡的傢伙。因爲這樣我們一族的性命都被取走了。因此要同時毀滅這個男人的現體與幽體，還想著在幽界加倍報仇」

聽牠這樣講，我說：

「會被殺是因爲自己也有不好的地方。與其這樣不如各自悔改轉世到人間如何」

「要轉世到人間嗎」

我詢問道，

「要轉世」

對方回答說，

「我們不想再當這種四隻腳的動物了」

說著顯露出絕望的神情，我說：

「我代替你們向天地謝罪吧」

對著眾神謝罪的同時，眼看著名叫中的男子的幽體，肉也長出來

了，骨頭也回復了，復原爲本來的身體，許多狐忽然間變成了人間的男男女女。那時有數十隻狐的靈，直到現在仍有一部份在爲神界效命，也有中途逃走的。其中也有再墜入畜生道的。

（大正一 · 一 · 一九 旧九 · 一九 桜井重雄錄）

## 第十七章 神界的旅行之四

神界的情景，只要一轉念就會立即完全改變，我又站在原來的大橋畔了。不知從哪裡傳來了唸大祓詞（註）的聲音。我一邊想著不可思議，一邊順著聲音走了兩三丁，有個剛好五十歲的老伯與四十歲的婦人背對著背粘在一起，怎麼樣也無法將他們分開。男子大聲地唱著天地金之神的神名，而婦人卻雙手合十拼命地拜著狐仙。男子合掌向著天的那方，高鼻子的天狗出現在雲中向老伯招喚。一看婦人所拜的那邊，狐狸拼命地由山中向其招喚。男子想要過去，但婦人的背緊緊地吸著自己的背，沒辦法走。婦人也想要過去，身體痛苦地掙扎著，同樣地背緊緊地吸著無法前進。往一方走個兩步之

後又回到原地，另一方也走個兩步之後一樣又回原地，就是這樣的狀態，困惑於彼此間不同的信仰。我往那邊去，唱著唯有成爲神靈希望的人，靈魂才會走向善道並向神明請願及上奏祝詞。那時，連我自己都覺得我所發出的聲音是那麼明亮清澈。

突然間密合的兩人的身體終於得以分開。他們對於我的恩德大表感謝之意，到哪裡都跟隨我，且約定：

「接受爲神界效命的任務」

不久，男子以其肉體一度登上地之高天原參與神業。但是以他本來慾念強烈的個性，所附身的天狗之靈無法離開，終於成爲盤古大神的部下，企圖佔領地之高天原，因此靈魂遭到神的譴責而墜入地獄，肉體在兩年後毀滅。而那個婦人直到現在仍保有其肉體，在某處跟隨著神。

那一瞬間，我眼前的光景突然一變，不可思議地，我站在一個小十字路口上。之前看到的被八頭八尾附身的男子從那邊拉著車過來，說：

「因奉命與您作伴去高天原，無論如何請您坐這車去」

但我斷然拒絕說：

「我以神界修行之身，坐車這種事是不應該的」

於是不停地往西走。越過三四個極爲險峻的山坡，不久來到了寬闊清澈的河邊。河裡流著清澈澄淨的水，河邊併列著蒼翠的老松樹，實在是風景優美的地方。我想這裡應該就是神界，感覺到想一直待在這個地方。我一個人再啪嗒啪嗒地前進，出現了一個小鎮。遠眺左方有一個小山丘，呈現紫色的山上流淌著宛如腰帶的河，以蓮華台上(註)來形容好呢，還是稱之爲高原的中心好，我一時之間看那風光看得出了神，躊躇著才離開了那裡。

下山往稍微北邊的方向前進，發現了一間小房舍。我好像被電吸住一般，忽然間就來到了門口。不可思議的是，先前在幽厅的那位大王，化爲年輕女子的樣子出來迎接我，立即接待我到小起居室。我很高興再見到這位大王，正聽著許許多多寶貴的事情時，忽然聽到好像老虎嗚嗚的吼聲，又好像是狼的呻吟聲。側耳仔細傾聽，是天津祝詞或大祓祝詞的聲音。在聽著那些聲音的同時，四周漸漸變得黑暗，籠罩著雲霧濛濛，不久就完全看不到陽光，突然吹

起了暴風，房屋也倒了，地上所有的東西也都吹散了，變成了如此這般淒涼的景象。從濛濛烏雲中出現了名叫「足」的面貌很老的鬼。有隻叫做「黑」的古狐跟隨著，睥睨著現世。那時忽然河水轟轟作響，從河中出現很大的龍，也不知道從哪裡出現了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惡魔。大王的起居室以及附近，此時也都陷入一片黑暗中，就算近在咫尺也什麼都看不見，那位親切的大王也沒入了黑暗中。眼睛所能看到的，只有那未消失的一個閃爍微弱的燈光而已。我現在才突然想到是該向神明祈禱的時候了，於是一味地唸著「天照大御神」及「產土之神」，不慌不忙地以爽朗的聲音上奏祝詞。天空突然變為晴朗，沒有一點點的烏雲。

所有的祝詞都柔和了神明的心，能夠使天地人調和的就是好的神言。而那圓滿清朗的言靈將會開始清除所有的污濁與邪惡。從惡魔的口中唱出來時，相反的，世間會越來越混亂惡化。想來惡魔所使用的言靈沒有洗滌世界的力量，結果會因慾望、嫉妒、憎惡、羨慕、憤怒而更加汙濁，因為傷害到了天地神明的心。因此，雖然日本被稱為因詞藻的神奇力量而帶來幸運的國家，但應該是身心靈魂



都真正清淨的人開始使用言靈，世間才得以洗淨。相反的，身心靈魂汙濁的人使用言靈的話，那言靈就包含了一切的邪惡份子，反而使世間變得黑暗。

且說我一回到八衢，之前的鬼、狐甚至大龍的惡靈就從我後面追趕了過來。叫做「足」的鬼，這次帶來了許多的隨從，由四面八方襲擊我，各自從口中噴出像噴霧一般幾十萬支數也數不清的針。但是我的身體受著神明的保護。猶如鐵板似地將針反彈回去，並無痛癢的感覺。爲了表示感謝之意而上奏祝詞。因著那聲音，所有的惡魔像煙霧般地消失不見了。

這邊稍微附帶說明一下。叫做「足」的鬼戴著黑帽穿著武士的禮服，宛如侍奉神明的裝扮。而原本是非常兇惡的樣貌，乍看之下卻化身爲高尚的樣子。還有從河裡爬上來的龍，忽然化身爲美人。這個龍女，奉有龍宮界的大使命，擁有的身心靈魂應該是要參與神的經綸的世界改造運動，但化身爲美麗的肉體的女子卻與叫做「足」的鬼結上肉體關係而背離了神界的使命。龍女所化身的肉體，現在還殘存著並隔著河祀奉著神明。那女子爲龍女的證據就是，在她的大

腿上有三片龍的鱗。神界的使命是貫徹三界，務必要有這樣的果報出來，所以違背了擁有神界大使命的龍女，不管是在神界或現界，都必須受末代神的責罰。叫做「足」的鬼因受神的處罰，他的一個兒子是聾子，一個女兒其中一邊臉上長著菊花狀的化石，留著像醜龍匍匐一般的痕跡。然後女兒先死，接著兒子也死了。他因此罪孽，國常立尊將其踢落谷底而導致胸骨疼痛，靈肉都毀滅了。於是「足」的肉體也終於受到大神的懲罰，一天天消瘦且家計陷入了困境，最後痛苦掙扎地死於肺結核病。

以上的一男一女是「足」的前妻的子女，而龍女與叫做「足」的鬼之間，也生有一男。這叫做「足」的鬼因失去了兩個子女，而想要立這個男孩做爲自己的繼承人。龍女這方，也爲了想要自己肉體的繼承人而焦慮著。另一方面，龍女有非常嚴厲的父母。他們也想要這個孩子成爲自己家的繼承人而不肯放手。叫做「足」的鬼勉強要將孩子領回，於是一個肉體被撕扯成兩塊就這樣被殺了。在靈界像這樣被撕裂而死的孩子，在現界若是跟著父親就會對不起母親，若跟著母親就對不起父親，煩悶的結果，就是死於肺結核病。如此一來，叫

做「足」的鬼靈肉雙方都全族滅絕，而龍女現在也沒有繼承人過著孤獨的寡婦生涯。

原本，成爲一個龍女，需要在海裡經歷一千年酷熱酷寒的苦行，在山中一千年，然後在河裡再修行一千年，才能初次降生在人間。從龍體轉生爲人的最初那一世，或者成爲尼姑，或是侍奉神明，無論如何都必須斷絕男女之交，過著聖潔的生活。如果觸犯了這個禁忌，三千年的苦行也就化爲水泡，並再次墮落爲龍體。因此所謂的龍女不喜歡與男子打交道，且通常是美女，眼光犀利，偶而有在身體的某處留有數片鱗的痕跡的。對於像這樣的龍女，以人間界種種的情面、義理、人情等爲由，而強行侵犯龍女，若一再地冒犯的話，這些人就會被龍神怨恨，必然會爲了復仇而相見。通常侵犯龍女的狀況，縱使結爲夫婦，那夫婦之間的緣份決不會平安地永久持續，丈夫一般都會夭折，而女的不管結幾次緣，都會重覆同樣的悲劇，侵犯龍女的人直到末世子子孫孫，都必須因龍神的作祟而受苦。

（大正一 · 一 · 一九 旧九 · 一九 谷口正治錄）

## 第十八章 靈界的情勢

這裡，我想就神界、幽界之於現界的關係稍微做一下說明。

神界及幽界乃超越時間與空間，並沒有任何時間的觀念。因此在靈界所看到的事情，若是兩三天後會發生在現界的話，那麼十年後發生，或數百年後發生的也有。另外也讓我看到數百年數千年前的太古時代。那所見的狀態就像是透過鏡子同時看到了過去、現在及未來，宛如過去、現在及未來並無區別似地，然而那區別卻又得以清楚地判斷。

從靈界觀之，並無時空、明暗、上下、大小、寬窄等區別，所有映照在靈眼中的都是一樣平行並列著的。

我在這裡不斷敘述的事情，有些也未依照我在靈界所看到的順序來說。在靈界越早遇到的身魂，在現界越晚遇到的也有，在靈界越晚遇到的身魂，在現界越早遇到的也有。此次正值三千世界大神劇之際，站在檜木舞台上的神界演出者們靈肉一致的行動，是我以在靈界的角度觀看，就時間來說有非常大的差異。

然而，我曾經在靈界所看到的事情，以神劇而言我相信必然會在現界重演。

且說，天界是由天照大御神所支配，這將在後面加以敘述，而現在想要釐清的是地上神界的紛亂狀態。到目前為止地上神界的主宰者國常立尊，就如同表之神諭（註）中所寫的那樣，因為不得已的情況而引退。

取而代之在太古肩負眾望繼承國常立尊之後的神明是，被劃分在現在叫做支那的地區，在那裡出現的身魂，稱之為盤古大神。這位神明是個極為柔順的神，決非不好的神明。祂乃是眾神寄予厚望的神明。現今雖然有稱爲日本或支那（中國）或露西亞（俄羅斯）等種種國境的區分，而在國常立尊的神政時代，是完全沒有像日本或國外這樣的分別的。

不過自天孫降臨註以來，就形成了所謂國家的形式，也就是日本國被建立起來了。因而在由海水的泡沫所凝聚而成的海外之地也建立起了國家。那麼，也就是說日本國建立，諸國都分別出現的時候，出生在支那的盤古大神，來到葦原中津國（日本）承襲國祖（國常

立尊之後，任命稱爲八王大神直屬番頭神來統轄地上世界的諸國。另一方面也就是在國外，以各國的國魂之神及番頭神爲主，在諸國部署了稱之爲八王八頭的神明。這樣剛好日本國有盤古大神，其下有八王大神。在日本本土的八王大神統轄諸外國的八王八頭，其上則由盤古大神來總攬，而八王八頭決非不好的神明。受天命而成爲各國國魂的是八王，八頭的工作則是處於宰相的地位。如此狀態就是現今在國常立尊復權之前的神界的概況。

於此當下，在露西亞凝聚了天地的邪氣於是產生了惡靈。這也就是素盞鳴命所與之言和的，衆所周知的形態醜陋的八頭八尾大蛇。這八頭八尾的大蛇之靈將自己的靈分散，冒充成爲各國的國魂神及番頭神的八王八頭的身魂，致力於使神界漸次惡化，直到現在仍是如此。而另一方面在印度，凝聚了極陰性的邪氣於是產生了金毛九尾的白面惡狐。這靈又各自分散，依附在各國八頭八王的妻子的靈魂上。

而在猶太的土地上還有一股邪氣凝聚成爲鬼的樣子。這個邪惡的鬼圖謀摧毀所有神界及現界的組織，自立爲王，並使全世界變成

妖魅的世界。然而日本國乃特殊神國，免於這三種惡神的侵害，而得以儼然鶴立雞群於地上且萬古不動。這些惡靈由於三者對立，漸漸失去了諸國國魂之神的統治力，地上的世界充滿了憤怒、憎惡、妒嫉、羨慕、鬥爭等等的罪惡，終於釀成了不可收拾的三界紛亂狀態。

這裡，天上至仁至愛的大神觀此狀況，就這樣不管的話神界、現界與幽界只有一同毀滅淪亡而已，於是再次召見國常立尊，將神界及現界的革新改造委任給他。然後由坤之金神開始，接著有金勝要神、龍宮乙姬與日出神都來仕奉輔佐此大神業，其他的金神也就是天狗們則隨著活動而各自分擔其職，而白狐以佣人的職務分別參與神政。在此，木花咲耶姬命及彥火火出見命雖身為天津神的嫡系，因見事態嚴重，也著手幫忙國常立尊的神業，正神界的經綸於是逐步地進行。隨著那樣的情況，各自有著命運注定的身魂，全都聚集在地之高天原，參與神界的修行，就算是經綸中的枝微末節也竭力奉仕。

且說太古時代，葦原瑞穗中津國(日本)是由大國主命挾持武力統

治著天下。天孫降臨以前，天祖總共三次派遣天使，終於取得武力，箝制了大國主命的權力。大國主神也已技窮，於是順天命將現界的政權奉還給天孫。大國主自身則隱退於青芝垣，與其子代事主一起統治著幽界。

這個時代的天孫降臨，並非只支配現在的日本這塊地上的小區域，事實上是統治全地球現界的降臨。然而未完成的世界充滿了憎惡、怨恨、憤怒、妒嫉、鬥爭等所有的邪惡，天之大神願望未成，因此成爲弱肉強食的激烈戰場的神界及現界，幾乎陷入完全崩潰淪亡的狀況。

天津神眼見情勢如此，於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下令盤古大神將地上一切的幽政權利再奉還給良金神國常立尊。盤古大神也瞭解時機已到，於是順從地奉戴遵守大神的命令。但是八王大神以下的國魂，因邪神的影響靈魂已全受污染，根本無法悔改，仍在盤算著各色各樣的惡行。其中也有一些神看得出來有一點點悔改的徵兆。

如此這般，國常立尊應該完全地統一地上神界的時機，已經近了。神界的情況映對到現界來了，神界平定後，天津日繼命統治現



界，國常立尊總纜幽政，而大國主命應該是掌管日本的幽政。但是現在仍舊有八頭八尾的大蛇及金毛九尾的惡狐還有鬼靈，擁立盤古大神想要支配幽界及現界，而策劃著種種的詭計。

然而，順從的盤古大神因對於神界的不贊同，故成爲邪鬼之靈的頭目，大肆豎立赤色旗並利用許許多多身魂爲其部下，圖謀奪取高天原。

由於事態嚴重，御三体之大神降臨到地上來，援助國常立尊的經綸，國常立尊在蓮華台上建設暫時的休憩所，來奉迎御三体之大神。

因爲，御三体之大神的休憩所若完成的話，將能夠彰顯神界的經綸更上一層樓的證明。

（大正一・一・二 旧九・二 谷口正治錄）

## 第十九章 盲目的神使

我跳進一條水流潺潺的河中捕魚。於是有個人站在河岸上，頻

頻呼叫著。一看那男子的臉，眼睛幾乎是閉著的，根本看不見。我想以他這樣的眼睛竟然還能夠來到這麼危險的河邊土堤上。

於是我從河裡上來，靠近那使者的身側，詢問道：

「叫我有什麼事嗎」

然後盲目的男子回答說：

「我是從地之高天原來的使者，是來迎接你的」

於是我回答道：

「不，先前在神界探險，那樣的狀態，想必地之高天原也好不到哪裡去，還不如地獄探險好」

然後我接著說：

「若是神仰賴像你這樣的盲目使者的話，那一定也是個盲目的神吧。盲目的拉著明眼的手，就像會墜入地獄的谷底一樣，所以我不去」

然後那使者自誇地說：

「你看到的是我的肉體，還是看到了我的靈魂。肉體雖是現在這個樣子，但我的靈魂卻是尊貴的。更何況我的靈魂還比所有的神都

## 特別

忽然間我自己也想要去，於是向產土之神請願。於是產土之神出現，兩眼淌著淚說：

「因為無論如何都要致力於拯救世界，所以還是去比較好。但是這次一去，就沒有那麼容易可以回來。必須嚐盡各種艱難辛苦，但因為神明會完全地保護，所以就跟著使者上高天原去吧。我做爲你的產土神也會感到榮耀」

於是我同使者一起渡過大橋，慢慢地往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前進，燥熱的天空，連斗笠也沒戴。然後突然間不知道爲了什麼，天空變成一片黑暗，雷聲隆隆，下起了傾盆大雨。明明是大白天卻陷入完全看不見的黑暗，並且風大到連一步也無法前進。這時我心想，……因爲從高天原來迎接我，早知道一出發就會有此狀況。或是莫非這個人帶我去就是故意要讓我受苦……當時心裡起了這樣的念頭。

然後我拿出天然笛來吹奏。於是雨停了晴朗如洗，雷聲也停了，天空亮了起來。於是開始穿梭在一個又一個的山巒中，遇上狹窄的道路時，就會有種種大蛇或毒蛇橫臥在路上。

盲目的使者就算是遇到大蛇也心平氣和地一個勁跨過去往前走。就算有毒蛇或是狼想要咬他腳下，都能心平氣和地走過去。我因為眼睛看得見，一看到大蛇或毒蛇或狼，心裡覺得恐怖就躊躇著無法前進。但是我想只要跟著盲目使者走，沒有別的選擇了，於是誠惶誠恐地往前踏。那時從天的一邊聽到不知道是誰的聲音說：

「幸好是眼睛看不見的」

然後兩人來到一個山頂上，就在那兒暫時休息。那時我心想……事實上並沒有小小的眼睛所能看到的痛苦與不幸。因為我看得到，所以防備著大蛇或狼，因而有種種要擔心的事，然而看不見的卻什麼都不想，心平氣和地往前走。張開這小小的眼睛似乎沒有必要。世界上的事，還是看不到比較好。就算看到了也當做看不見，這也是無可非議的……我有了這樣的領悟。

於是盲目使者諄諄地跟我說地之高天原的種種狀況。也說到以前曾經歷過的幽界及正要去的神界探險。我詢問道：

「您為何知道得如此詳細」

「我來迎接你，看到你時，從你身上顯現著光芒，雖然到現在仍

不明白，但幽界那邊卻似乎有一點明白了，心裡感到非常振奮」

那使者回答著繼續說：

「事實上，雖奉大神之命前來迎接你，但因現在地之高天原被惡魔以烏雲包圍設了種種的障礙，故有像這樣悄悄地隱身而來的情況。在這裡就算是神明也無法單獨進行什麼，故必須帶你來致力於使地之高天原恢復光明。對你也是件非常辛苦的事」

我被拉到這山巔上來，聽了這樣的狀況。雖說之前的探險已經吃盡了苦頭，但事到如今也不能沒出息地折返，雖瞭解去的話將遇到極大的艱難，但因奉守護神及神界之命，我想不論如何都必須要奉命行事，於是鼓起勇氣前往地之高天原。

正如所料，我一來到高天原的聖地，惡魔已經早一步知道我來這裡的事，非常驚慌失措，且正是反抗運動最激烈的時候。我感到自己這時剛好像是飛蛾撲火一般。

（大正一 · 一 · 一九 旧九 · 一九 広瀨義邦録）

### 第三篇 天地的開闢

#### 第二十章 日地月的發生

被盲目的神使迎接，我到達了地之高天原，不知何時出現在我眼前的是大地的主宰神國常立大神與稚姬君命。隨著說話的同時，兩位大神賜給我貴重的天眼鏡，我終於拜受了必須去神界探險的大命。

忽然，眼前的光景看著看著就改變了，宏偉的高山，聳立在雲層之上。那山上架著像纜車一樣的東西。我想著要爬上去，腳才踏出山麓一步，不可思議地，感覺有什麼東西彷彿將我整個身體往上拉，於是就那樣直立著往上升騰。

這就是佛教徒所說的須彌仙山，至高無上地屹立於宇宙的中心。那決不是肉眼所能看到的那種實質上的山，乃完全是靈界的山，所以我也以靈魂登上山，而非肉體。

我站在須彌仙山的山頂上，取出大神所賜的天眼鏡，開始眺望四面八方。於是宇宙在茫茫的渾沌中，看得見不知道在哪裡形成了一個球形的凝結塊。

那剛好就如同球的形狀一般，周邊充滿了泥水。正看著時，那球形凝塊膨脹起來，我以為會擴大到全宇宙。不久就擴大到眼睛無法看到的範圍，球形的中央，立著一支鮮艷的金色圓柱。

過了一會兒，圓柱開始自然地左旋運轉。周圍漂浮的泥水，隨著圓柱的迴轉而畫出了漩渦。那漩渦漸漸向外圍擴張成很大的圈。剛開始時直立著的緩慢迴轉的圓柱，隨著速度加快，漸漸地越來越傾斜時，以無法目測的速度開始迴轉。

於是，從大圓球中，暗黑色的小塊體宛如甩開一般一點一點地飛出去，散亂在全宇宙。然後化爲無數沒有光的黑色星辰，佔據著或近或遠的位置，看起來是左旋的樣子。當後方的太陽開始閃耀時，諸星也一齊閃耀著光輝。

那金色的圓柱，突然變化爲龍的樣子，開始在球形的大地上東西南北地跑來跑去。然後從那龍體的肚子及嘴巴甚至全身，生出了大小無數的龍體。

金色的龍以及祂所生的各種色彩大小無數的龍，開始在地上的各個地方游泳。較大的龍體游過的波動，泥的部份開始逐漸凝固，

水的部份變得稀薄，而且水蒸氣上昇。那時龍體每揮舞一次尾巴，那泥就成了波濤的形狀。較大的龍體所經過的地方就形成了大山脈，種種中小型龍體所經過的地方，就又形成了與之相對應的山脈。水集中在低處，這樣一來海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我知道最大的龍體就是奉稱爲大國常立命。

那時的宇宙，就像朦朧月夜稍微有點暗的狀態，我想應該是大海中央的地方，忽然突出來銀色的柱子。那高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柱子忽然開始右旋迴轉。隨著那迴旋，從柱子的各處飛散出各種各樣的種子，撒落在山野河海所有的地方。然而當時，無論是人類或者草木、禽獸、蟲魚，所有的東西都還沒有發生。

忽然間，眼看著銀色柱子斜向一邊要倒下時，變成了一隻銀色的大龍。那龍體就開始在海上由西往東游。這銀色的龍神乃坤金神。

國祖大國常立命又從東邊以金色的大龍現身，在地上來回馳騁使其穩固。兩隻龍體彼此面對面，好像暗中在偵察著什麼的樣子。過了一會兒，金色的龍體開始向左迴旋，銀色的龍體也開始向右迴旋。於是地上發出了驚人的聲響並震動著，大地因那震動而發射出



非常強的光輝。

這時，與大聲響同一時間，從金色的龍口中飛出一顆大紅玉，很快地昇上天變成了太陽。銀色的龍看了之後，就從口中噴出像霧一般的清水，水很快地形成了跨越天地之間像彩虹一般的橋，在那上方昇上來一個白色的球體。這時白色的球體就是太陰，垂下像彩虹般的尾巴吸取地上的水份。眼看地上的水，容量逐漸減少了。

金龍對著天吐氣。那形狀看起來也像是彩虹橋一般。然後太陽光乍然增強，開始在地上放射熱能。

水漸漸減少了，山野間有像是搗好的丸子或餅一樣柔軟的東西。那也漸漸凝固起來，之前所播的種子，開始慢慢地長出芽來。剛開始，山上長出了松，原野上長出了竹，並在各處長出了梅。

接著杉、檜以及羅漢松之類的樹木，在山上或原野到處長了出來。然後所有的種子都發了芽，到目前為止簡直就像土塊做的烘焙土鍋蓋著的山，忽然間蒼蒼鬱鬱，呈現出美麗的景色。

地上的樹木開始青翠地長出來的同時，到目前為止參雜著赤褐色的天空，也變成了晴朗的青藍色。然後帶有渾濁黃色的海水，映

照著天色也變藍了。

地上被造之後，神明也已經不需要再擁有原本的龍體。於是從金色的龍體開始，原本是皮膚上長著又大又多的劍角的一種龍神，開始人體化，變化為莊嚴尊貴且高尚的人類的樣子。這還不是真正現界的人的樣子，而是靈界的人的樣子。

此時，在太陽的世界中，伊邪那岐命仍以靈界的人的姿態顯現，將那龍神叫到面前來。使這位莊嚴尊貴且高尚的大神昇天成爲撞之大神，做天上的主宰神。

由白色的龍體所產生出來最有力氣的龍神，經過人格化以男神  
的姿態顯現。這樣的神容貌非常美、皮膚很白且具備了大英雄的素質。那黑髮垂到接近地上的長度，鬚鬚長到腹部。這位男神乃是素盞鳴大神。

我遠眺那男神莊嚴的容姿，從身體顯現出純白的光芒，直冲天上登上了月界。這就是月界的主宰神月夜見尊。於是決定大國常立命爲太陽太陰的主宰神，而自身則主宰地上的神界，至於須佐之男神則成爲地上物質界的主宰。

第二十一章　大地的修理固成

大國常立尊所顯現的姿態是那樣的莊嚴不可侵犯，崇高且偉大，祂登上了地上世界最高的山巔遠眺四方，天上所有的日月星辰已完全顯現，地上生成了山川草木，草木的種類幾乎都像蔥那般地纖弱，像蘆葦般柔軟。於是國祖就從口中吹出氣來變成了風。由那氣息出現了十二位神明。

這十二位神明決定各自的分派，而因為吹起了風，由於風的力量導致從松、竹、梅開始，所有的草木伏地似的由根部被吹倒了。大國常立尊眺望此狀況，就拔出自己的一根胸骨，自己用牙齒咬得粉碎，散播在四方。

所有軟綿綿的動植物，吸收了那骨頭的粉末後，就變得非常堅硬，平伏著的植物直立起來了，像海參一般柔軟匍匐的人類以及其它種種的動物，這時開始有了骨頭，也開始能夠敏捷地行動了。五

穀變得結實，所有像蔥一樣柔軟幾乎沒有區別的植物，在這個時候也都明顯地產生了各自特有的形體。骨頭粉末所固著的地方造成岩石，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礦物。此乃稱爲岩之神。

然而太陽依舊放射著強烈的光熱，而月也繼續吸收著大地的水份，因此地上的草木幾乎逐漸被日照而枯死，動物也因持續天旱而困擾著。但月還是無法停止吸收水份。就這樣放任不管的話，或許全世界會像燒焦的鰈魚乾一樣地冒煙也說不定，於是大國常立尊登上山，命令那些尚未人體化的龍神們，將海水含在口中帶過來。

龍神們奉命將海水帶到國祖跟前。國祖用手捧著水，立即吞入口中，對著天將氣息一口氣吹出去。於是天上濃的雲淡的雲，還有其他許多各種各樣的雲出現了。忽然間開始打雲層中嘩嘩地降雨到地上。這次有無數的龍神爲神效命，故國祖爲其命名總稱爲雨之神。

且說，雨下過多反而會造成困擾，爲了調節此狀況，大國常立尊用身體吸收太陽滿滿的熱氣。然後從身體的各個部份將熱發射出去。那發射出去的熱突然間變成無數的龍體，昇往天上了。國祖將此命名爲火龍神。（用筆寫出來很短，但大國常立尊創造天地到

目前爲止已用了數十億年的歲月)

大國常立尊如此這般從人類開始，接著創造了動物、植物等等，人類被賦予了日之大神與月之大神的靈魂，肉體以國常立尊爲主宰，做爲實踐神的意志的組織。這就是人生的目的。神有啓丕神是萬物的靈魂，而人是天地經綸的執行者，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隨著經年累月的物換星移，人的心智混亂，情感乖僻，意念扭曲，人漸漸地變成只重私慾，因而開啓了弱肉強食、生存競爭之端，多虧神苦心創造了這個善美的地上世界，卻又出現了像是不得不回復到泥海的傾向。

而，在地上的另一方，天地間像殘渣一般殘存的邪氣，凝聚產生了惡龍、惡蛇、惡狐，或者變成了邪鬼、妖魅，依附在肆無忌憚的人類的身魂中，惡化人世，企圖使成爲邪靈的世界。於是大國常立大神非常憤怒，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從那嘆息中產生了八種雷神及荒之神。

於是當大神要給地上的人類警告時，就由荒之神發動一些災變。大神如此一再地藉由荒之神發動的災變來警告地上的人類，但

是大多數的人類依然不覺醒。於是大神非常焦躁，以像伊都一樣的驍勇之姿，憤然高舉兩腳左右用力踏著地上。那時，從大神的口、鼻還有眼中出現了很多的龍神。這龍神稱爲地震之神。國祖大神極端憤怒時，地震之神就會發動災變。大神的憤怒並非是個人之怒，而是爲了世間善美的改革更新，除了展現大慈悲心之外並無其他。

大國常立尊從大地的修理固成開始，幾乎有十萬年的時間，當時並未劃分出像現在這樣的不同國家。只是以各個地方爲限，部署了稱爲八王的國魂之神，並各自在八王神底下部署了稱爲八頭的宰相之神。

但世間漸漸地惡化，大神的神慮開始無法如其所願，天地間充滿了怨恨、妒嫉、悲哀、詛咒之聲。於是大國常立大神再次規劃大地的修理固成，站在某高山頂上發出巨大的聲音。那聲音宛如同一段時間萬雷轟動一般。大神又再激動地高舉兩腳左右不停地用力踏著地上。因此大地搖撼，地震之神與荒之神一舉發動災變，地球開始了大變動，山河被掩埋了，草木倒臥了，地上的蒼生幾乎陷入完全毀滅的狀態。因著當時驍勇地踏著地上，大地的一部份陷落了，因

而出現了現在非洲的一部份以及南北美洲大陸。在那同時，太平洋也形成了，太平洋的正中央造出了一個龍形的島。這就是現在的日本。當時並沒有現在的日本海，中國及朝鮮是與日本陸地相連著的。在此之前，現代的日本南方，在太平洋海面上還延伸著數百里的大陸，但是因這次地球的大變動，其中心地盤最穩固的部份，就以龍的形狀殘留下來。

在此以龍的形狀所形成的日本國土，乃與原本大國常立尊以龍體顯現，在創造穩固地上的泥海時的姿態一樣，其長度及寬度的尺寸都沒有變。因此日本國乃是處於地球上良之方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土地。原本黃金圓柱所立的宇宙中心也就是日本國的位置，那圓柱由東北往西南倒下。這個島之所以稱爲自轉倒嶋（註），就是因自轉而形成了這個島的意思。

此島四面環海，乃是爲了做神聖的神明的休憩所。而且日本全部的 land，都是神明的肉體。這就是日本與其他國土有所區別的理由。

然後大神面對著天上的太陽、太陰，吸取陽氣和陰氣，由呼吸

中吐出雲霧。由此雲霧中出現的神明乃稚姬君命。

由於這次的地變，地上的蒼生幾乎完全毀滅，那狀況就彷彿像是諾亞的大洪水時期。於是大神招來諸神，指示有必要多繁衍一些人類，首先，稚姬君命與夫神天稚彥生了真道知彥、青森知木彥、天地要彥、常世姬、黃金竜姬、合陀琉姬、要耶麻姬、言解姬共三男五女。這裡的天稚彥與古事記裡的天若彥是完全不同的神。如此這般，地上不得不發生地變，乃因天上政治紊亂，相同地，地上也處於紛亂狀態。天上的事必然反映到地上，天一旦紛亂，地也紛亂，地一旦紛亂，同樣地，天也會紛亂起來。於是大神生了稚姬君命使其昇天爲了天上的修理固成，而自身則在地上主宰幽界，至於現界的主宰則委任須佐之男命。

（大正一・一・二 旧九・二 谷口正治錄）

## 第二十二章 國祖隱退的緣由

大國常立尊以祂的神力開天闢地，並如前述決定了太陽、太陰、



大地各自分担的神明。而太陽的靈界是由伊邪那岐命掌管，其現界則是由天照大御神主宰。接著，太陰的靈界是由伊邪那美命掌管，其現界則是由月夜見之命主宰。大地的靈界如前所述是由大國常立命掌管，而大海則依日之大神的神命指示須佐之男命主宰。

但是太陽界與大地球界就像是鏡子的反射一般，出現了同樣的混亂糾紛的狀態。只有太陰的世界，現幽兩界都以原本的狀態處於和平治下。為何到目前為止只有太陰處於和平治下，若要說原因的話，從地上觀測月的形狀是那樣的明亮，有光卻不酷熱，有水氣卻不酷寒。實際上是一個處於冷熱適中的至善至美的世界。而與之相反地，太陽的世界，所有的東西都非常地嚴峻，光是那麼地鮮艷，就算全宇宙有著神力的照拂，仍然有黑暗的陰影。而大地還有從原本渾濁份子凝結產生的為數眾多的不淨份子。從而導致邪神的產生也是必然的。

稚姬君命與天稚彥奉天命一同昇天掌管天界的神政，但是在昇天的途中，從地上誤將跟隨的邪神一起帶上天，而導致損害了天地經綸組織的計劃，終於使降到地上的國常立命一同被隱藏到地底，

不得不忍受所有的艱難困苦。關於稚姬君命失敗的緣由，日後將再詳述。

且說大國常立命掃蕩使天地間陷入混亂狀態的邪惡份子，乃依循最初的神界目的來治理幽政。因此，國祖首先以坤金神做爲內助策劃種種神政，另外，立大八洲彥命爲天使長兼宰相，實施非常嚴格的規則與正確的政務，制定天之律法，並訂定只要有一點點違反天則都須受到處罰。因此以地上的年數來算的數百年間，成就了非常偉大的神政，但是隨著時代漸漸進展開放，神界、幽界與現界的邪惡份子同時都增加了起來。即八百萬神人對於大神的幽政提出不服的控訴與日俱增，變成了連山川草木都可以提出質疑的時代。

於是宰相大八洲彥命在不得已之下，就算知道會違背國常立尊的意志，還是施行了和光同塵（註）的神策，來安撫質疑及議論的八百萬神人們，總之先治理好世界。

然而這時靈界幾乎成了四分五裂的情勢，一方面，產生了一派擁立盤古大神（又名塩長彥），使其主宰幽政，另一方面出現了擁立大自在天神大國彥支配神政並佔領高天原的神人集團，其他還有許

許多多神人小團體，或依附盤古大神派，或追隨大自在天神派，還有在中間不屬於這兩派的中立者，反對國常立尊神政的神人也開始產生了。

於是國常立尊不得已只好向天求援。天上的三位大神天照大御神、日之大神(伊邪那岐尊)、月之大神(伊邪那美尊)降臨到地之高原，來協助國常立尊的神政及幽政。國常立尊誠惶誠恐地奉迎三位大神，並奉仕於瑞之舍。儘管如此，國常立尊在地上的組織已大為減少並失去勢力，而不容忽視的盤古大神及大自在天神的勢力終於迫使國常立尊隱退。天上的三位大神，對於地上殘暴兇惡的神人們，或勸解，或訓示，誠懇地說服眾神遵從天則。然而正逢惡神有利的時期，也就是說：盛惡勝天：已變成這樣的狀態了。

於是國常立尊與眾神一再地商議，拔掉頭髮，切手，斷骨，碎筋，甘受手足異處般殘酷的刑罰。但國常立尊實際上是宇宙的大原靈神，肉體就算一時四分五裂，也會立即恢復原本的樣子，決不會毀滅。

殘暴兇惡的神人們擁立盤古大神及大自在天神，貫徹其盲目的

要求，終於指染天上三位大神的御舍，請求下令讓國常立尊隱退。且說，國常立尊雖是天上三位大神的臣民，而本來大國常立尊就是原祖神，因此對三位大神而言，國常立尊原本是從祂們而來的，大神就算顧及真情而不忍心讓國常立尊隱退，然而在此時節也覺悟到這是不得已的，於是流著淚狠心捨棄骨肉之情，不久後採用了八百萬眾神的進言。當時天之大神用以心傳心的方式囑咐國祖日後再起，於是命令國常立尊隱退，歸還天的主宰權。

那之後，擁立盤古大神的一派與擁立大自在天神的一派激烈爭奪霸權，終於盤古大神的黨派獲勝，掌握了幽政的大權。另一方面，國常立尊與其妻神坤金神及大地的主宰神金勝要神及宰相大八洲彥命，還有其他有力的神人一起離開，到冷清的發配地去了。

因為連地上神界的主宰大神也都變成如此這般隱退的狀況，於是地上的主宰須佐之男命，也不得不受八百萬眾神的逼退，而離開自轉倒嶋，持續著世界各地的漂泊之旅。但是須佐之男命在現界征服了八岐大蛇使地上肅清，如同受天照大御神的關照一樣，在天界也掃蕩了所有的惡神使地上天下泰平，於是受三位大神關照，使成

爲地上的主宰大神。

那麼，從現在開始我所要講述的主要眾神的經歷及活動，包括了跟隨國常立尊的八百萬神人，以及擁立盤古大神與大自在天神一派的八百萬神人，其經歷及興起的暴動，這是我在神界親眼看到的實際狀況。

（大正一 · 一 · 二 旧九 · 二 谷口正治錄）

## 第二十三章 黃金大橋

關於地之高天原，盤古大神塩長彥系及大自在天大國彥系的反抗活動，姑且雜亂無章地從根本被推翻了。故先敘述那實況，講述地之高天原的概況是有必要的。

到目前爲止，我的靈魂被引領到須彌仙山上，親眼看到前述的所有狀況，從天的一方聽到嘹亮的音樂，我的靈體被不知名鮮麗的祥雲包圍。那一剎那，場面隨之一變，回到了原本神界旅行的狀態。

走在或窄或寬葫蘆形的道路上，那邊淌流著一條大河。這是神

界的大河稱爲約旦河，又叫以色列河，也有稱爲五十鈴川。而那裡還架著非常大的拱橋。

這橋完全由黃金建造，正好像住吉神社的拱橋一般，只是橋的斜坡更陡、更長、更大。所有神界旅行的旅人都會來到此橋畔，對那莊嚴美麗又陡峭的斜坡感到驚訝，也有人爲了要爬上橋而滑落到河裡的。另一方面，由於其如此地金色燦爛，故能反射出每一個人身魂的本性。其中也有非常兇猛惡劣的惡魔出現，因爲無法渡過橋，而從橋下游過深水到達對岸的惡神也很多。那大約是千分之一的比例。在神界，這橋就命名爲黃金大橋。

我帶著腳底癢癢地眩目的感覺從大橋渡到對岸。有好幾次，只要稍微大意，往上一點就會滑倒，往下就好像會摔得四腳朝天一樣。總之，這黃金大橋就像是十二個太鼓橋連接起來的樣子，因爲沒有欄杆，過橋時需捨棄所有的包袱並赤腳，走路時腳底必須攤平並緊緊地貼著地面才行。

於是，過了橋我就直接到達了耶路撒冷的聖地。在此聖地，建有鑲著黃金、瑪瑙等等所謂七寶的珠玉，難以形容的雄偉宏大的大

神宮殿。

所以此宮殿稱爲耶路撒冷宮，另外也被稱爲珍之宮。耶路及撒冷這兩個音還原爲最初的意思就是珍奇，所以有珍奇的宮殿這樣的言靈的意義註。並且此宮殿所建造的地方是在蓮華台上。登上此台一看，四方環繞著青山，宛如立著屏風一般，山麓的約旦河像晒著的染布一般長長地流淌。另一邊有漂蕩著金色波瀾的湖水，圍繞著山麓。在那湖水當中，有無數的大小島嶼，那些島都各自建造了宮殿，全都是檜木做的，都是沒有任何裝飾非常潔淨的宮殿。然後就是那邊架著的黃金橋，橋的那一邊有非常高大的宮殿，也是全部用黃金建造的。稱爲龍宮城。

空中有不知道幾百隻的烏鴉翱翔著，有時斑鳩也會成群結隊地飛來。還有，湖上許許多多悠遊自在地游來游去的鳶鷺，以及大小無數的綠毛龜在那兒玩耍。

那些島嶼上全都叢生著色澤美麗的松樹，松枝上到處築著鶴巢祝賀千歲，放眼望去盡是天國淨土的狀態，完全看不出來有邪惡份子的影子，熙來攘往的神人們全都充滿了喜悅的神色。這是國常立

尊所治理的神都的概況。然後，佔領龍宮，自稱爲龍王，握有地之高天原主權的神人團體盤古大神一派與佔領蓮華台上的大自在天（大國彥）一派，這些惡神裡應外合漸次滲入聖地，企圖佔領耶路撒冷。

昇至蓮華台上，來到珍之宮的身魂，全都是來自神界帶有大使命的神人，還有來到龍宮的身魂，是中位的神人，乃一直靠信仰的努力洗淨一切的罪惡，獲得原諒，而開始具備人的資格，是這樣的人所去的地方。這蓮華台上的珍之宮，乃是天國狀態的影射，宛如天人天女有著潔淨的身魂的神人們，在此聖地奉仕天地的神業。另外，龍宮主要是龍神們的聚集之地，此乃龍神獲得解脫重生爲美麗的男女之姿的神界修行處。

龍宮的第一寶物是麻邇之珠。麻邇之珠又叫滿干之珠，可以自由驅使叱吒風雲的神器。因此所有佔領龍宮的龍神爲了得到那寶珠，而展開了激烈的爭鬥。然而這寶珠與收藏在耶路撒冷珍之宮的真澄之珠比較起來，有著天地雲泥的差別。就好像龍神雖然得以顯現出美麗的男女之姿，但是與奉仕天之大神的天人比較起來，就神



格及品位而言，便略遜一籌。還有，就算龍宮再怎麼宏偉，龍神因為無法脫離畜生的類別，其地位乃在人界之下。因此人間界是比神龍界尊貴一層的，因為有著卓越優美的身魂而能夠替代神，此乃神界所賦予的龍神以上的神格。

然而人間界不斷地墮落及惡化，原本應該是在上位的人類，卻變成在膜拜下一層的龍神，於是乎造成了身魂的顛倒。

（大正一・一・二一 旧九・二一 外山豐二錄）

第二十四章 神世開基(ヨハネ)註與神息統合(キリスト)註

在神界，國常立尊以嚴之御魂(註)顯現，組成了神世開基(ヨハネ)的御魂變性男子，豐雲野尊(註)則組成了神息統合(キリスト)的御魂，為了修理固成三千世界而從地之高天原出現在龍宮館。

在龍宮界，嘗盡三千年漫長艱難痛苦的龍神乙米姬命，藉由變性男子系統的肉體之腹顯現，參與二度改造世界的神業，被奉祀所有的珍貴寶物。這乙米姬命，原是所有龍神當中最貪得無厭的神，

所有的用心只是爲了自己的私慾，是極度利己主義的神。但也是深潛在現代太平洋海底，每當海底各處出現猛烈的噴火時，不僅身體天天受著三寒三熱之苦，甚至承受猛烈的毒熱燒灼著身體，忍受著痛苦並捨棄一直以來所有的慾望，感念到國常立尊的修理固成大業，第一個歸順的神。

倘若所有的金銀、珠玉、財寶，由各個龍神的眷屬搬運到海底的話，就能在海底建一座寶藏山。這裡雖是世界上海底的最深處，但在某個時期爲了發動神業，而出現在陸地上。也就是說，物質上的寶藏若是做爲神業的輔助材料，那並不是真正有幫助的寶藏。乙米姬命當初歸順大神時，帶著那些寶藏而來，大神拿著那些高貴的珍寶，就人的眼光來看是很好的東西，然而就神界而言並非重要的寶物。不過，因其特意拿出比生命更重要的所有珍寶，爲成全其改過的真心，於是赦免了之前所有的罪。這神人捨棄所有財寶並改過，領悟到真正的神的旨意，追求形而上的珍寶，開始達到崇高的神人領域，這就是日之出神的配偶神。

然後強行被放到地底最黑暗，也最污穢的地方的大地之金神與

金勝要神，在國常立尊出現的同時，因天運循環而脫離了一切的苦難，為拯救世界而顯現於陸上的龍宮館。此神人乃稚姬君命的第五女之神。這金勝要神掌握了地球中心界的全權，著手完成修理固成的大業，並以此奉仕國常立尊，國常立大神則總攬地之幽界的經綸。

瑞之御魂做為國常立尊神業的輔佐，依據天地的神命與金勝要神並列，被分派從事各種的活動。此乃數千年前的太古，當時神界的狀態，世界上尙未有國家的創立，乃是個世界一體的時代。

於是盤古大神(塩長彥)系及大自在天(大國彥)系之神，為了佔領地之高天原而破壞大神的經綸，並拼命召集蜂擁而至的魔神。然而要進攻到地之高天原，無論如何都必須渡過約旦的大河。而約旦河如前所述，架有一眼就能看穿善惡正邪的真相的黃金大橋。因此最先必須破壞的就是那座大橋。於是由盤古大神系的武藏彥帶頭前進。這是一條非常巨大的黑蛇。接著以惡狐之姿出現的是叫做春子姬的惡神，再接著出現的是叫做足長彥的邪鬼，傾注全力要破壞那黃金的大橋。

然而此大橋乃是從地底最深處冒出來的橋，因此沒有那麼容易

破壞。無計可施的惡神，於是想到有必要讓地底的大地之靈金勝要神成爲自己的同伴。因此千方百計使用各種手段，整頓了所有愚蠢的武器來唇槍舌劍對付瑞之御魂，並且縱橫無盡地攻擊他使他苦惱，另一方面卻又戴上假面具變化成種種善神的樣子，在嚴之御魂面前詆毀瑞之御魂，試圖排擠他。嚴之御魂稍費了些思量，終於看破惡神心中的計謀，立即斷然拒絕其要求。那時，邪鬼足長彥、惡狐春子姬、及大蛇武藏彥的真面目映照在神鏡上奸計曝露，於是化爲雲霞越過山海，一個往北之國，一個往西南之國，一個往更遠的西之國，速速逃回去了。

於是第一戰的第一計劃徹底失敗。惡神立即又轉向了第二計劃。

### （附言）

神世開基(ヨハネ)與神息統合(キリスト)再度出現於這世界的東北區域，此命運乃來自太古時代神界的經綸。

當天上的冥王星顯現，地上的學者與智者驚嘆之際，天國的治世轉移到地上，因接近仁愛神政之世的時期，這也就是三千世界改造重建的開始。

ヨハネの御魂是仁愛神政的根本神，同時也是地上創設的太原神，所以凌駕在キリストの御魂之上而有著天地的距離。ヨハネ在約旦河的上游聚集民眾傳達神的旨意，雖謙遜地說救世主即將到來，其實並非自己真正的意思。就好像國常立尊卑屈自己，表示謙讓地尊崇他人一樣。

ヨハネ以水施洗，及キリスト以火施洗的神旨，乃發揮月之神の靈威來拯救三界的意思。キリスト以火施洗，乃是爲了將物質文明到達極點的邪惡世界燒盡並重新改造的天職。

總之，ヨハネ是神界與幽界修理固成的神業中，持水の月之精靈，而キリスト則是參與神業改造世界的，持火の靈魂。因此キリスト就是代替ヨハネ補足其不足的部份。ヨハネ爲了改造神界及幽界嘗盡了艱苦，キリスト爲了改造世界的人心而犧牲自己，代替所有人背負一切的罪孽，所受的艱苦都是有其因緣的。這就是我在神界所親眼目睹到的故事。

於是ヨハネの嚴之御魂，在拂曉之際以五六七(彌勒)大神顯現，來修理固成三界，而キリスト則奉仕五六七神政的神業。因此就表

面看來，キリスト從事著世界的精神上的活動，而背地裡ヨハネ邊保護著キリスト邊在成就神世。

若用耳朵來看、用眼睛來聽、用鼻子吃、用嘴巴嗅，這樣是無法理解神明的。

眼、耳、口、鼻、手足、頭腹都必須全心傾聽，才能瞭解真相。

（大正一・一・二一 旧九・二一 桜井重雄錄）

#### 第四篇 龍宮佔領戰

#### 第二十五章 武藏彥一派的惡計

武藏彥、春子姬、足長彥這些惡神，因最初破壞黃金橋失敗，這次要大舉進攻一舉打下黃金橋，於是在堂山的峽谷聚集了數萬雷神及惡龍、惡狐、還有醜女、探女（註）等群魔，費盡心機密議。那時參加的惡神有大將竹熊及木常姬，還有部將地位的八十熊、鬼熊、猿飛彥、魔子彥、藤足彥、中裂彥、土彥、胸長彥、牛人等惡神，傾全力要破壞佔領黃金橋。

於是木常姬與魔子彥從東邊的天空，猿飛彥從東南，牛人與藤足彥從西北出現形成一個三角形的陣式，率領著數萬魔神，以疾風迅雷之勢定好了包圍佔領龍宮城的計畫。

要達成此目的，必須從地之高天原內部開始混亂瓦解，魔軍巧妙地放出探女，爲了陷害瑞之御魂的肉體而用炎之劍或冰柱之槍開始猛烈地攻擊。

瑞靈於是賜下祂的靈以大八洲彥命顯現，揮舞著真澄之劍靠近探女並緊追到山腳處，將河的淺灘一個個切斷。那神勇震驚了魔軍而狼狽地四下逃散。竹熊與木常姬的計劃全部化爲水泡，失去了爲數眾多的部下，失望之餘又再定計謀，要將金勝要神納爲自己的籠中物。那主謀者乃擅長於奸計謀略的春子姬。

春子姬與藤足彥及牛人一起，向小島別巧言遊說，企圖經小島別之手達成其目的。小島別原本是個性正直的，但因輕信春子姬的讒言而展開了車輪運動，然後被嚴之靈的靈眼看破而阻礙其目的，終於自暴自棄地開始了猛烈的活動，加入了木常姬、中裂彥這些惡神，並與立足於鞍馬山的魔王合謀，帶領數萬邪靈，企圖強行佔領

龍宮城。但是又再度被深思熟慮的大八洲彥命的炯眼看破，加上小島別的覺醒並回頭效忠，第二計劃也完全失敗了，春子姬終於煩悶而死，墜入根底之國陷入必然的苦境。

春子姬之父武藏彥，這次藉筑波仙人的身體，仍舊企圖佔領龍宮城。然而武藏彥的目的並非只有佔領龍宮城而已，還要佔領地之高天原的聖地，最終目的就是要使國常立尊退位，並讓盤古大神取而代之。

且說，仙人有神仙、天仙、地仙、凡仙四個階級。而且這四種仙人也有正邪之分。筑波仙人是屬於邪神界第三階級的地仙。

且說，武藏彥率領著黑姬、菊姬與八足姬向竹熊獻策，企圖捲土重來。竹熊的第一要務是要籠絡金勝要神成爲自己的同盟，於是同土彥、牛人、中裂彥、鬼熊等諸部將，聚集在大江山再三地費盡心機研議。竹熊表面上偽裝成非常溫良的樣子，但事實上內心是極惡無道的，嘗試各種方法來搏取嚴之御魂的歡心，表面上表明歸順之意使木常姬成爲自己的同伙，另外又蠱惑小島別以及牛人，最終就是要計謀毀滅大八洲彥命。牛人的惡靈依照計謀將大八洲彥命引



至堂山的峽谷，並命令竹春彥、藤足彥及其他數名邪神，由兩邊攻討大八洲彥命。那時有一位武勇絕倫的神叫做守高彥，要來解救大八洲彥命的危難。然而守高彥爲了某個附屬的女神，心思被牽絆了，所以無法往前進。

如今竹熊的部下一步步靠近大八洲彥命，手持十握之劍從前後左右開斬。大八洲彥命活用雷之言靈，加上嚴之御魂的力量，擊退了不堪一擊的敵人。

這時，在地之高天原的稚姬君命非常地擔心，於是施了不思議的神術，那神術與言靈相輔相成終於得以平安撤敵。那神法是将白色絲棉與紅色絲棉重疊覆蓋在安置大神神殿的千引之岩上，持紅色的長絲環繞十二回，然後固定綁在岩石上。此爲神界的符咒，是關係到個人重大情事時才用的。

暫且被大八洲彥命以雄健的言靈神術擊退的竹熊一派，立即奔上地之高天原，在稚姬君命的面前裝出悔改的樣子，讓稚姬君命大地放心，又趁其大意之際，千方百計執意要使金勝要神成爲自己的同盟，大神見其日以繼夜持續地活動，同情竹熊一派，爲了使其

回歸善心並引導其走向善道，而教誨了種種因果的理法。

然而原本就是屬於惡神的體系，就算表面上裝做悔改，內心卻是越來越荒誕不經。在這次從大江山來的邪神頭目當中，有一個叫做鬼熊的，費盡心機與竹熊密謀，雖試圖要貫徹達成最初的目的，但因鬼熊與木常姬之間有非常大的意見衝突，而自行破壞了與竹熊的關係。竹熊與木常姬是志同道合共同訂定這次計劃的人。於是鬼熊與木常姬就此展開了意見衝突的大爭鬥。另外又為了一些事情竹熊與鬼熊相爭，對鬼熊而言更加重了打擊。於是這所有的衝突就造成了這些惡神的權力之爭。

（大正一 · 一 · 二一 旧九 · 二一 加藤明子錄）

## 第二十六章 魔軍的戰敗

竹熊仍不甘心，固執地要達成最初的目的，於是與魔子彥、足長彥、牛人、寅熊商議，這次放棄使金勝要神成爲同盟的計畫，而要將大八洲彥命從高天原排除。但是足長彥仍舊以金勝要神爲目標，寅熊也同樣的在內心暗自以此爲目的。於是魔子彥巧言接近大

八洲彥命身邊，計畫趁機刺殺大八洲彥命。

但是因原來的計畫為竹熊，所以一面在心中隱藏各自的野心，一面互相進行著自己本位的計畫。足熊深得大神的信任並使熊足彥成為自己的同伴，於是決定以牛人、与彥、黑姬、菊姬為部將暗中開始活動。還有熊彥也以杉山彥、中裂彥、照姬、藤姬、花立姬、土彥、谷熊、蟹熊等邪神為部將，暗中進行著活動。然後熊彥以足長彥為參謀，大肆進行攻取大八洲彥命的計畫。另一方還有魔子彥以田依彥、豆寅、胸長彥、草香姬、時津彥、梅若彥、八島姬、高山彥等神為部將，搏取大八洲彥命的歡心，並從龍宮城的弱點偷偷潛入，以便掌握龍宮的實權，所做的事都是別有用心。而這三巨頭，表面上行動一致進行著佔領龍宮城的計畫，並聚集眾多魔軍進攻黃金橋。但終究是以自我本位團結起來的魔軍，就算現在一股作氣，也難免變成四分五裂。

接下來，竹熊以猿飛彥和木常姬做為背後的參謀，以熊彥和魔子彥做左右手，開始著手周密的作戰計畫。第一，為了有必要保護自己的地位，派牛人及魔子彥欺騙足長彥離開到遠方的土地去，並

由与彦、黑姬、菊姬率領眾多魔軍，藏身於橄欖山之後等待時機到來。另一方面命魔子彦監視足長彦的行動。熊彦的部下土彦察覺到魔子彦的計謀，遣密使一五一十向足長彦報告。再則，魔子彦以胸長彦爲參謀，終於奪取了豆寅之妻香草姬。有個叫做田依彦的邪神像影子一般跟隨著魔子彦，傳授種種的計策。田依彦乃香草姬的弟弟。熊彦的部下杉山彦、中裂彦、花立彦、土彦、谷熊、時彦等得知魔子彦的行徑非常憤慨，要殺了魔子彦並沉入約旦河中。並且，梅若彦、八島姬、高山彦也都唾棄魔子彦下流的行徑，於是將實際狀況向大八洲彦命報告，同時也恢復了善心，打從心底歸順大八洲彦命。

這時大八洲彦命渡過約旦河，向遙遠的東方出征。另一方面，熊彦還有竹彦的部下牛人、与彦、黑姬、菊姬、谷熊、寅熊一起，在橄欖山的後面整陣埋伏。這是爲了達成滅亡大八洲彦命的目的的第一步。

大八洲彦命使魔子彦歸順，率領武勇絕倫的高山彦的軍隊，返回龍宮城，根據恢復效忠的杉山彦的報告，察覺竹熊的計謀，將橄

欖山團團圍住，駕著天之磐船(註)並投擲火彈一舉將其殲滅。竹熊的軍隊立即像蜘蛛之子一般散開，往四面八方逃散了。

(大正一 · 一 · 二二 旧九 · 二一 谷口正治錄)

## 第二十七章 龍宮城的死守

竹熊、魔子彥、熊彥組成的三角同盟軍，如前所述因內部的暗鬥而失去統制力，一時之間往各處逃竄去了。因此，短期內地之高原天原稍微得以暫時平靜。

飽嚙之前的失敗的竹熊，完全改變了他的戰略，這次千辛萬苦的目的，是努力要搏取嚴之御魂的信任。嚴之御魂稍微放了心，以爲他們真的得以改過，而有一點大意。於是竹熊計謀得逞心中暗自竊喜，與嚴之御魂組織裡的木常姬同心協力由內部瓦解龍宮城，兩神決定了準備要成爲龍宮城的王。竹熊故意製造自己妻子的污點而與其離異，然後奪取猿飛彥的妻子木常姬。

於是猿飛彥察覺到竹熊的計謀，忿然將木常姬趕出去。竹熊與木常姬很高興其計謀得逞，在龍宮城製造謠言捏造猿飛彥與菊姬的種種亂倫惡行，並以此向嚴之御魂進言。

嚴之御魂聽信了祂所信任的竹熊與木常姬的話，不得已只好同意竹熊與木常姬結婚的事情。而大八洲彥命與金勝要神根據猿飛彥與菊姬詳細的陳情已知悉他們的陰謀。竹熊與木常姬結婚真正的目的是，因為木常姬乃屬於嚴之御魂的肉身系統，藉此增強自己的權勢，再慢慢等待時機佔領龍宮城。另外因為木常姬對於丈夫猿飛彥的頑固，還有強硬的態度，正漸漸產生厭惡之情，此時與表面溫良並得到眾人深厚信任的竹熊結為夫婦，並開始想要取代金勝要神或大八洲彥命的地位。

知悉竹熊他們的陰謀的大八洲彥命，不顧顏面與金勝要神一起向嚴之御魂提出諫言，並且強烈請求就情理上而言要盡速撤銷竹熊與木常姬結婚的事。窺知此狀況的竹熊與木常姬，非常忿怒地討伐大八洲彥命。而另一方面，木常姬得到眾多魔軍的支援，由四面八方夾擊金勝要神，使其幾乎陷入窘境。此時小島別率領少數軍隊出

面調停，火速趕到龍宮城盡了一切的努力。但是戰鬥越演越烈。而竹熊在伊甸園設陣，以木純姬、足長彥等爲參謀修築陣營。

這時，地之高天原與龍宮城都被烏雲包圍，呈現天地慘澹咫尺莫辨的光景。於是從天的一方有數萬魔軍前來支援竹熊。當時的大將有大森別、加津彥、杉森彥等等。突然間雷聲響徹雲霄，大雨傾盆，出現了東北風將地上所有東西都捲上天去的慘狀。

此時嚴之御魂站在龍宮城上大爲驚恐，率領高杉彥、安熊等部將，往西奈山(註)避難。而之後在金勝要神的主宰之下，以小島別、元彥、高杉別爲部將，死守龍宮城。此時地之高天原與龍宮城慘澹的光景，幾乎接近完全毀滅的地步。

(大正一・一・二二二 旧九・二二二 外山豐二錄)

這時，大八洲彥命元彥率領少數神軍，陣守橄欖山。橄欖山乃位於耶路撒冷西部的高山，是陣守耶路撒冷及龍宮城非常重要的地點。

此時聚集在伊甸田野上的竹熊與木常姬，以足長彥、富屋彥爲部將，第一步先從橄欖山的背後出來，由背面展開攻擊。而另一方面，大森別指揮高津鳥的魔軍，從空中向黃金橋上發射無數隕石之珠。然而黃金橋無論如何也不會陷落。

於是大八洲彥命率領悔改的牛人向天之高平原請求裁奪，飛舞到遙遠的高空中，乞求月之大神的裁奪，並詳述狀況請求派遣支援軍。但是天上的狀況與地之高平原同樣，處於正邪兩軍戰鬥最激烈之際，月之大神藏身於月宮殿的深處，無法拜見。

大八洲彥命不得已只好率先降臨到地上，遣牛人將高平原的實際情況向金勝要神報告。但是牛人在中途被竹熊與木常姬一派俘虜，未傳達大八洲彥命的報告。並且又再次的跟隨竹熊的魔軍。



大八洲彥命獨自與少數神軍降臨在天山的山頂。這裡有胸長彥的軍隊埋伏，表面上展現歡迎，卻由山麓上的伏兵一齊發動火彈攻擊。當時天上有一個聲音傳來神命說：

「轉移到崑崙山去」

但是山麓上無數的伏兵團團圍住。這時從天上降下來無數的天之羽衣。從大八洲彥命開始，接著跟隨的眾神一個個以此纏繞著身體飛向空中，終於到崑崙山避難去了。

不像一般險峻的山，山頂上開展著非常廣闊的平原，各種花草五彩繽紛盛開著，並且結了很多珍貴的果實。大八洲彥命的軍隊因為感到非常飢餓，各自拿了那些水果來果腹。胸長彥的軍隊又從四面八方蜂擁至山麓，且吶喊聲沸沸揚揚。一看，數百萬魔軍有如匍匐前進的螞蟻般毫無空隙地團團圍住。而此軍隊從十二個不同方向的十二條山道同時攻上山來。大八洲彥命的軍隊一個個分頭進行各自的部署，對著攻上來的軍隊投擲那邊所長的桃子的果實。敵軍立即全部像雪崩一般潰散，掉下山麓去了。

此時，正看到不知從空中何處出現的妖雲，原來是大自然大國彥的部下將兵們，從四面八方以破竹之勢朝崑崙山進攻而來。大八洲彥命折下桃樹的樹枝，左右揮舞著，部下神將們也同樣折下桃樹的樹枝，向大自然在天的魔軍揮舞。眼看著滿天晴朗如洗，變成了宛如擦拭過一般的美麗祥雲。並且非常巨大的太陽如同光輝美麗的朝日由山腰升起，皎潔地照耀天地的黑暗並開始在山的中央閃閃發光。於是大自然在天的軍隊從黑雲中消失了蹤影。但是在山的八分高處聽得到不知是什麼聲響。原來是敵軍商議重整旗鼓的聲音。胸長彥的魔軍掉到山麓的谷底，死的死、傷的傷窮極混亂。和那聲音一起有種無法形容的討厭的感覺。於是大八洲彥命向天上奏天津祝詞。接著跟隨的神人們也同樣合唱著祝詞。那聲音響徹天地，那邊好像整個夜色亮起來一樣，有種痛快的感覺。當時太陽的形狀已經小了一些，昇上了天空中央。到目前為止的敵軍的吶喊聲，以及大自然在天軍的竊竊私語，全都變成了風吹著松樹的聲音。

（大正一 · 一 · 二二 旧九 · 二二 外山豐二録）

## 第二十九章 天津神的神算鬼謀

神界的場景突然一變。大八洲彥命與少數神軍一起，出現在廣大無邊的原野上。於是率領著全軍，往更東邊進軍。那無邊無際的原野各

種繁茂的草木幾乎將身體掩沒。那一瞬間，有從各方而來的火勢。並且有非常強烈的旋風。從天的一邊遠望，出現常世彥指揮著爲數眾多的魔軍持著軍扇。

火勢從各方燒過來，與煙同時包圍了大八洲彥命全隊。於是大八

洲彥命在進退維谷之際，將自己珍藏的真澄之珠拋向空中。那寶珠在空中爆裂開來變成了數十萬顆星星。星星全數落到地上化爲威武莊嚴的數十萬神軍。於是那神軍如同百雷齊鳴一般發射出巨大的言靈。在那同時，曠野中再猛烈的火焰也一下子消滅了，丈高的草木一個個都燒盡了。魔軍變成焦黑的屍骸橫屍處處。

從此，大八洲彥命全隊逐漸地往東方前進。那邊又出現了一座大山。那胸長彥的餘黨據守著此山，計畫著捲土重來。

這座山稱為天保山。這次胸長彥以安熊、高杉別、桃作、虎若、黑姬為部將，等著要攻伐大八洲彥命全隊。此時從真澄之珠出來的大數十萬軍隊已全部回天上去了。好不容易得到勢力而勇氣百倍的大八洲彥命非常的失望氣餒，對著天再度哀求賜下神軍。就在那時，從天上有位駕著紫雲容姿端麗的白髮神使，兩位非常美麗的女神跟隨著降臨在大八洲彥命面前，鄭重地傳達天津神的命令。此命令的意思是：

「大八洲彥命這次基於奉仕國常立大神的神業，而從事世界的修理固成，若依賴援助的力量，終究無法完成此神業。因此爲了修煉大八洲彥命的膽量，故意將神軍遣回天上，使其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此乃神深刻的仁慈」

說完，天的神使就突然消失了蹤影。

天保山遙遠的東北方有座天教山。在那裡八島別遵照神命，率領著眾多神軍，計畫要救援大八洲彥命。

現在大八洲彥命聽了神使的指示，已經對從天上派救援隊以及沒有一個神會來之事死心。因此完全沒有注意到天教山八島別的援軍，相對的，還將其當成是天保山的另一支敵軍。

另一方面，胸長彥害怕強制壓迫天保山的陣營，費盡心機議謀的結果，就是首先假裝歸順大八洲彥命，企圖殲滅大八洲彥命及天教山的八島別陣營。於是胸長彥派遣安熊、桃作、虎若三部將做為軍使到大八洲彥命的陣營，表示歸順之意，並且向大八洲彥命緊急報告在天教山方面有強敵出現。

大八洲彥命的陣營正處於原野的中心非常不利的地位。如果從天教山上同時發動射擊的話，大八洲彥命全隊恐怕就要全部毀滅了。面臨此狀況的大八洲彥命，就像溺水時見到浮木一般欣然允諾和解，並與胸長彥一起攻擊天教山。

天教山這邊，眼看胸長彥領頭進攻過來，想必是敵軍沒有錯，從山上興起大風以及飛散的岩石，狠狠地痛擊攻來的敵軍。因而胸長彥帶頭的軍隊，在第一戰幾乎全滅。

接下來現身的第二軍，乃大八洲彥命的軍隊。大八洲彥命給天教山的八島別寫了歸順的神書，用數十隻烏鴉，將信綁在烏鴉腳上放出去。烏鴉向高空飛舞攀升到了天教山，將信傳達給八島別。八島別命讀了之後，才初次得知大八洲彥命的消息，於是寫信說道：「自己是遵照天之命令，前來救援大八洲彥命的」

將信綁在相同的烏鴉腳上放回去。烏鴉突然化爲金色的鳶，照耀著四方在大八洲彥命的面前降落下來。

開始得知彼此的真相後，大八洲彥命的軍隊歡喜之餘向天上奏神言。

未  
那響徹雲霄的聲音傳到了天教山八島別的陣營，於是八島別並

下山，就這樣率領著所有軍隊在天的一邊消失了蹤影。天津神如此這

般爲了殲滅敵軍的神算鬼謀，確實是令人感歎的事。

（大正一 · 一 · 二二二 旧九 · 二二二 桜井重雄錄）

### 第三十章 黃河畔的戰鬥

神界的場景在這裡突然改變，大八洲彥命在濁流滿漲的黃河畔前進。這裡是金毛九尾一派的部將叫做稻山彥的，建築鐵城控管的地方。他是竹熊與木常姬的部下。

如今正當大八洲彥命要渡過黃河回到龍宮城的時候。一旦回龍宮城，竹熊的目的就難以達成，於是命令稻山彥，在中途消滅大八洲彥命

。大八洲彥命絲毫未察覺到他們的企圖，率領著少數部下往城下靠近。

坐鎮於西奈山的嚴之御魂見此狀況，爲了救援而命令高杉別率領著杉松彥、若松彥、田子彥、牧屋彥、時彥等諸部將的數百神軍，駕著天之磐船前往支援。從敵軍的城內投出大量的火彈，展開了無窮無盡的攻勢。此時前述的援軍駕著天之磐船從天上投下火彈將敵城粉碎。敵軍於是狼狽地往四面八方逃散了。

就在那個時候，叫做大虎彥的惡神，大聲叱喝著數萬蒙古魔軍，操縱指揮他們渡過濁流，筆直地向大八洲彥命的陣營襲擊過來。突然，西南方的空中，瞬間出現了濛濛黑煙，雲層啪地左右分開，出現了一隻勇猛無比的獅子王，舉起軍扇開始咆哮怒吼的一剎那，數萬暗星落到地上。正當大小無數的暗星落到地上的同時，變化成大無數的獅子向著神軍直衝過來。

此時從東北方的天上，有一隻龍撥開雲路吐著火前來。此乃乙米姬命。乙米姬命出現在大八洲彥命的面前。將麻邇之珠交給了大八洲彥命並耳語了一些事，就回到原本東北方的天上去了。於是大八洲彥命將所取得的麻邇之珠，寄放在援軍田子彥及牧屋彥那裡。然而田子彥及牧屋彥突然態度一變，歸順到敵軍稻山彥那裡去了。稻山彥除了得到大虎彥與獅子王的支援以外，再加上取得麻邇的珍寶，頓時勇氣百倍將大八洲彥命打的落花流水。

啊，大八洲彥命的命運將會是如何呢。

（大正一 · 一 · 二二二 旧九 · 二二二 加藤明子錄）



### 第三十一章 九山八海

大八洲彥命與部將杉松彥、若松彥、時彥、元照彥一同返回八島別所在的天教山，在此做防衛的準備。稻山彥得到大虎彥與獅子王的支援，從四面八方向天教山乘勝追擊。

稻山彥持潮滿之珠，將天教山沉入水中。地上突然變成一望無際的泥海。此時，東方的高空中，花照姬、大足彥、奇玉彥受天神之命，由遙遠的雲間出現，對著魔軍發射火彈，救援天教山的神軍。然而化爲一片泥海的地面，所落下的火彈並未奏效。只有此起彼落的咻咻的怪聲而已。而上昇的濛濛白煙封閉了四周，敵軍見此銳不可當之勢，也多少產生了困擾。

此時，稻山彥率領著魔軍登上天保山，首先持潮滿之珠使水量漸漸增高。天教山瀕臨危機，神軍的存亡迫在眉睫。就在這時候，杉松彥、若松彥、時彥寫了神書繫在天教山所飼的烏鴉腳上，向天保山傳達降服之意。收到降書的稻山彥，得意洋洋地召集諸部將展開會議。結果爲：

「大八洲彥命須放棄管理龍宮城之職，若不照辦就自殺了結。若照辦的話就能夠救部下神軍的性命」

完成回覆之後，將此回信由烏鴉帶回到天教山。杉松彥、若松彥、時彥看了神書後秘密協議，爲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要求大八洲彥命自殺。

大八洲彥命仰天俯地長歎部下眾神的薄情、冷酷與不忠不義，終於覺悟到自己天運已盡，正當要自殺的時候，就在東方的空中，足玉彥、齋代姬、磐彰彥等三部將帶領著眾多風軍大聲喊道：

「且慢，且慢」

並以最快的速度往天教山降落下來。突然興起了大風，聚集了激浪怒濤向四面八方襲捲。泥水被風襲捲，天教山山麓的水量大減，那餘波造成了宛如大山一般的巨浪，反向天保山衝過去。

天保山的魔軍將潮干之珠投入水中，使那些水減退。道貫彥、玉照彥、立山彥率領著數萬龍神從西方的天上，向天保山發射大水。因而潮干之珠也未奏效，水時時刻刻不斷地增加。相反地，天教山的水幾乎已下降到了山麓。速國彥、戶山彥、谷山彥等三位神

將，跟隨著眾多雷神，由南方駕著白雲到天保山上的高空，發出宛如天崩地裂的隆隆聲響試圖威嚇。

於是稻山彥站在天保山上取出潮滿之珠，使出全力向天教山的方向投過去。水勢立即氾濫，天教山深陷水中，大八洲彥命到頭部為止都浸在水裡了。

泥水又漸漸地增多且勢不可擋。此時，就在東北方，彷彿天地宇宙崩裂的大聲響的同時，發生了大地震，天保山眼看著整個沉沒到深水中，而同時天教山高高地聳立到雲端。這就是富士的神山。

就在那時，山頂上昇起了一道鮮麗非凡像彩虹般的光輝。那光往高處上昇時就像扇子般地展開來，在天的中間出現了五色雲彩，雲戶開啓，出現了無數威嚴高大美麗的天人，那些天人降臨在站在山上的大八洲彥命面前，賜給他真澄之珠。那些天人的領袖就是木花姬命。

此神山高高地突出於天的部份乃國常立尊在蓮華台上所建立的偉大的神業。那個時期日本國土有九山八海，故稱爲環海的七五三波秀妻之國(註)。

天保山陷落的遺跡，乃現今的日本海。另外，九山有宛如九重天那麼高的高山之意，而八海乃國土四面八方環繞著海的意思。因此，秋津島根（註）的國土，便稱之為九山八海的靈地。

（大正一 · 一 · 二二二 旧九 · 二二二 加藤明子錄）

### 第三十二章 三個寶珠

在神山上獲救的大八洲彥命，接受了從天上降臨的木花姬命所賜予的真澄之珠，眺望著腳下新出現的海面。眼看著天保山突然陷落而變成現今的日本海，那潮滿、潮干的麻邇之珠，與稻山彥及部下的魔軍部隊同時沉沒到海底去了。稻山彥突然變成惡龍的樣子，深深地潛入海底要奪取寶珠，因而在海裡無窮無盡地四下探尋。從九山上眺望到此狀況的大八洲彥命，拿起腳下的岩石使用伊吹神法，將四個岩石一齊投向惡龍。惡龍雪亮的眼睛一看到，立即就潛藏到海底去了。

這四個岩石落到海中，就成爲佐渡島、老岐島以及對馬兩島。

於是乙米姬命化爲大龍體從地之高天原的龍宮城馳騁過來爲取海底之珠。爲了不讓稻山彥那惡龍拿到海底之珠，站在海中興起的波濤上相互爭奪，終於由乙米姬命征服了對方，取得了潮滿、潮干之珠。乙米姬命突然化爲雲龍，綻放著金色的光芒飛舞上九山。自古以來的畫師因神所賦予的神眼而得見此時的狀況，故繪成了「富士登龍」這樣的畫流傳於世。

乙米姬命化身的大龍來到山頂，立即變化爲端麗莊嚴的女神，恭恭敬敬地將潮滿、潮干之珠獻給木花姬命。

木花姬命極讚賞此神人的功勳，於是赦免其到目前爲止的種種罪惡。此外還欽定乙米姬命爲日出國的守護神，使其成爲日出神的配偶神。

於是木花姬命對大八洲彥命嚴命道：

「現在賜給了你從天上來的真澄之珠，如今再將來自海中的潮滿、潮干之珠也賜給你。拿著這些寶珠奉仕天地修理固成的神業吧」以此言委託其空前絕後的神業。大八洲彥命初次獲得三個寶珠而變得神力旺盛且德高望重，遂被尊稱爲三個之御魂大神。

第三十三章 伊甸的燒盡

大八洲彥命捧著三個寶珠高興得不得了，乘著木花姬命所賜的天之磐船從遙遠的空中靠近西天，回到了龍宮城。另一方面在伊甸園的竹熊以及大將木純姬、足長彥，根據村雲別的緊急報告，得知大八洲彥命平安回城之事，倉皇失措地糾集議謀而生出一計，就是由木純姬、足長彥假裝突然悔改的樣子，前往龍宮城，偽裝成爲了祝賀大八洲彥命的平安凱旋而舉辦盛宴，奉請大八洲彥命出席。大八洲彥命原本就是仁慈深厚的義神，於是接受了他們的邀請，毫無戒心的樣子來到了伊甸園，被迎接到八尋殿的最裡處在酒席間入座。當時的隨員有守高彥、守安彥與高見姬。木純姬與足長彥表面上假裝歸順，擺出歡迎款待的樣子。大八洲彥命因喝了八塩折之酒（註）醉了，於是在八尋殿中放心地過夜。窺探著大八洲彥命熟睡的樣子竹熊，心想時機已到，於是趁著暗夜由四面八方放火燒八尋

殿，要將大八洲彥命與諸隨員全都燒死。那時三位隨員將三個寶珠一一各別捧著，在大八洲彥命的枕邊戒護。熊熊烈火燃燒著八尋殿，有即將燃燒殆盡之勢。

此時，由真澄之珠興起了大風，由潮滿之珠噴出了龍水，瞬間將殿內的火焰撲滅。另外，從潮干之珠噴出烈火，真澄之珠的風一吹，伊旬之城瞬間就燒塌了。竹熊一派倉皇失錯地用最後一絲力氣渡過約旦河往遙遠的北方逃跑。當時眾多隨從掉到河裡，大部份都溺死了。

（大正一 · 一 · 二二 旧九 · 二二 谷口正治錄）

### 第三十四章 西奈山的戰鬥

在伊甸園戰敗的竹熊一派，少數倖免於難的，藏在堂山的峽谷，又再度從遠近的山頭結集魔軍，企圖攻擊西奈山，並對魔軍的猛將大

虎彥低生下氣且厚禮招待，仰賴其援軍攻擊西奈山。從一開始就有同樣想法的大虎彥，二話不說就答應了竹熊的請求，在堂山的山麓召集了數萬蒙古軍，旗鼓凜然，大有士氣沖天的氣勢。

此時，回到龍宮城管理神務的大八洲彥命，正要率領少數神軍出戰，掃蕩西奈山的攻擊軍，並救出嚴之御魂。金勝要神拉住大八洲彥命的衣袖，懇請中止出戰。原因是藏身在龍宮城內的竹熊一派木常姬，在城裡放出醜女及探女，要趁大八洲彥命不在的機會佔領龍宮城，金勝要神已看破了這些逐步進行的計謀。

另外，支援木常姬的犬子姬，潛伏在橄欖山山麓，驅使眾多魔軍由內外兩面來佔領龍宮城，正值引發事變的時刻。而城內的伙伴幾乎都上了西奈山，守護龍宮城的人手就變得更加薄弱了。大八洲彥命接受了金勝要神的進言，停止出征的想法決意固守龍宮城。

但是，大八洲彥命所掛心的，是在西奈山上的嚴之御魂。吾等若現在出征的話，龍宮城就要落入敵手。不出征的話就無法拯救西奈山的危急。大八洲彥命的心中在進退維谷之際，事實上再如何推想也很難有結論。



於是竹熊得到大虎彥的援助，率領數萬蒙古軍，由四面八方向西奈山攻擊。竹熊命木純姬與足長彥，指揮由遠近諸山結集而來的惡龍，興起烏雲並降下大雨，直直地向西奈山的山腰進攻。而另一方的山麓，大虎彥的蒙古軍十層二十層團團圍住，形成了極為堅固的警戒網。坐鎮於山上的嚴之御魂俯瞰此光景，眼看事態嚴重，於是以高杉別爲主將，鶴若、龜若、鷹取、雁姬、稻照彥爲部將，從事防禦戰。然而寡不敵眾，西奈山的陷落危在旦夕，危險時時刻刻逼近嚴之御魂身邊。此時，從天上出現了大自在天大國彥部下無數的魔軍，擲下火彈，嚴之御魂的神軍陷入了窘境。嚴之御魂派鷹取、雁姬爲緊急使者，向龍宮城的金勝要神報告我方的窘境，吩咐派遣援軍。

大八洲彥命正在進退維谷之際，再三考慮之後，將真澄之珠交託給鷹取、雁姬。鷹取、雁姬從敵軍上方的高空飛過，到達西奈山山頂，將真澄之珠奉交給嚴之御魂大神。嚴之御魂拿著寶珠既高興又振奮，將嘴向著寶珠對著攻來的敵軍吹氣，貫注實行神業的力。量。向東吹的話，東邊的魔軍便立即潰敗，向西吹的話，西邊的魔

軍就全都散亂了，如此一來，藉由真澄之珠的神力，四面八方的魔軍有的乘著雲逃走，有的蒙著暮靄躲起來，全都往四面八方逃散得無影無蹤。

原本黑暗的天地豁然開朗，西奈山的神軍忽然間都自動地甦醒過來，重整隊伍浩浩蕩蕩地平安凱旋，回到了龍宮城。

（大正一 · 一 · 二二 旧九 · 二二 谷口正治錄）

### 第三十五章 一輪(註)的秘密

如前所述，嚴之御魂大神在西奈山的戰鬥擊潰魔軍，之後凱旋回到了龍宮城。

且說，大八洲彥命消弭了天山、崑崙山、天保山的敵軍，並獲得了出現在天教山的三個神寶回到龍宮城，接著攻克結集在伊甸園的竹熊派魔軍，一時之間神界也治平了。然而竹熊派魔軍的勢力乃不得已之下潛伏在陰暗處，隨時都處於計畫著再興戰的狀態。首

先，魔軍最害怕的就是二個神寶。因此魔軍千方百計，或放出探女，或支使醜女，刻不容緩地計畫著要將寶珠佔爲己有。

且說，良之金神國常立尊，登上處於十字形山脈地球中心的蓮華台上，環視四面八方的地形，向天上奏神言，拿著頭上的冠冕，凝聚神氣將其隨意丟到海上。那冠冕落在海上形成了一個孤島。稱之爲冠島。並且在島上各處長出了稻子，結穗爲豐碩的米。因此這個島也稱爲稻原之冠，另外也稱做茨之冠。

接著向大地上奏神言，將其所穿的鞋子拋入海中，鞋子變化形成了一個孤島。因此稱爲杳島(註)。冠島還有一個名稱叫龍宮島，杳島也有一個名稱叫鬼門島。

於是國常立尊遵照嚴之御魂、瑞之御魂及金勝要神的建言，將三個神寶秘密藏在此兩島中。

潮滿之珠也就是嚴之御魂。嚴乃泉的意思，是指像泉水一般無止境地湧出清新神水的寶玉。另外也稱此爲ヨハネ之御魂。其次，潮干之珠乃指瑞之御魂，另也稱爲キリスト之御魂。瑞之御魂的意義乃涵蓋了嚴與瑞兩個御魂，於是由嚴與瑞兩個御魂向萬物發動無

窮的火的活動，潔淨世界並有效地利用。也就是說，水的流動乃因為有火之御魂的存在，而火的燃燒是因為有水的精神存在的緣故。但，火是天水是地。因此有天尊地卑的分別。ヨハネ以水來施行洗禮，表面上是水的精神，而實際上隱藏著崇高的火的活動。而キリスト以靈（靈就是火）來施行洗禮，表面上是火的活動，而實際上無非就是水的精神。

於是稚姬君命、大八洲彥命、金勝要大神各自拿著三個神寶，乘坐目無堅間之船註，率領著小島別、杉山別、富彥、武熊別、鷹取等眾神，首先來到了龍宮島。然後將嚴之御魂的潮滿之珠，還有瑞之御魂的潮干之珠同時供奉在龍宮島上立著大宮柱的宮殿內。此潮滿之珠又名豐玉姬神，潮干之珠又名玉依姬神。且潮滿之珠帶紅色，而潮干之珠是純白色。

國常立尊命冠島的國魂之神永遠守護此神寶。此島的國魂名為海原彥神，又名綿津見神。之後來到杳島，將真澄之珠永久供奉於此，並派國之御柱神來守護。國之御柱神又名為鬼門島之國魂。

不論是那一個神寶，都是世界末日之際，大神爲了世界改造將使用的珍寶。而使用此珍寶的神業也就是一個秘密。

此兩島眾多的善神都是龍變的，並化爲鱷魚守護著四邊，不允許其他的神靠近。

（大正一 · 一 · 二三 旧九 · 二三 外山豐二錄）

### 第三十六章 一輪的計劃

國常立尊深思熟慮爲了不讓邪神奪取三個神寶，面面俱到地將神寶秘藏在龍宮島及鬼門島。甚至連大八洲彥命、金勝要神、海原彥神、國之御柱神、豐玉姬神、玉依姬神等都加以保密，稱供奉在兩島上的只是那寶珠的實體，真正的寶珠的靈魂乃秘藏在西奈山山頂誰也無法知道的地方。這就是大神深思熟慮滴水不漏的經綸，神所啓示關於一個計劃就是指這件事。

武熊別原本並非邪神，但自從知道三個神寶秘藏之所後，突然變節，抱著奪取神寶自己也能佔有天地的野心。於是爲了得到寶

玉，每天與竹熊商議計策，提議竹熊協助其一舉攻下龍宮島及大鬼門島並掠奪寶玉。竹熊聞此計畫非常高興，立即表示贊同，刻不容緩地以杉若、桃作、田依彥、猿彥、足彥、寅熊、坂熊等魔軍為部將，並加入數萬妖怪，建造眾多戰艦為佔領兩島。

之前因多次戰鬥而失去神通的竹熊一派的部將們，以武熊別為領軍，船上載滿了各種武器，趁著黑夜出發。另一方，龍宮島的海原彥命，以及鬼門島的國之御柱神都完全不知道關於魔軍的計畫，正在八尋殿高枕無憂之時，海上轟然響起了吶喊聲，群鳥振翅的鼓譟聲打破了夢境，於是點上龍燈高舉著手往海上遙望，魔軍千百隻以上的戰艦整頓好了陣勢，那船頭船尾相連著進攻而來的猛烈之勢，實在是筆墨難以形容。

於是海原彥命發令給諸龍神，組織防禦軍與攻擊軍，著手進行對抗戰。敵軍勢如破竹進攻過來，全數向龍宮島蜂擁而至，我方龍神情勢險惡，眼看敵軍就要一舉登陸龍宮島了。此時海原彥命想盡辦法取得由大神所保管的潮滿、潮干之珠，欲藉此興起水火殲滅敵軍，首先將潮滿之珠拿在手上集中氣息，使盡全力對著寶珠吹氣，

而無論如何，寶珠的神力竟完全沒有顯現。那是因為原本的靈魂已經被拿走了。接著拿了潮干之珠，想要以火來燒毀敵艦，於是使盡神力對著寶珠吹氣，此寶珠也是因為靈魂已經被拿走了，所以完全未奏效。

在鬼門島上的國之御柱神，見此戰況，擔心我方陷於窘境，立即寫神書綁在信天翁的腳上，向龍宮城的大八洲彥命請求救援。

此時，地之高天原及龍宮城全都被烏雲包圍，伸手不見五指，荒振神的吶喊聲震撼著整個天地。

於是金勝要大神打開其祕藏的玉手箱取出金幣，對著天向左右左揮舞，天的一方便立即像擦拭過一般放晴了，日光燦爛充滿了光輝。金勝要神又取了另一枚金幣緊緊地綁在信天翁背上，再將回信繫在腳上，對著天空放走了信天翁。眼看著信天翁向空中攀飛，往東北的高空中飛走了。信天翁突然變化為金色的鳶，縱橫無盡地盤旋在龍宮島及鬼門島的高空中。眼看即將攻上龍宮島陸地的敵軍上方頻頻降下火彈之雨，並且從東北的天上出現了一片黑雲，眼看著像是淌了滿天的墨，從雲隙中出現了成百上千的高津神，興起了旋

風及山一般的波浪，將敵艦捲到半空中，或將其推落至浪與浪之間千丈高的山澗裡，將敵船弄翻就像是風把葉子從樹上吹散下來一般。此時，竹熊、杉若、桃作、田依彥的一部份軍隊就這樣沉沒到海底去了。

國常立尊目擊此戰況，就算對方是敵軍也覺得很可憐，於是發揮大慈大悲的神心，登上西奈山上奏神言，滿天立即放晴且出現了金色的雲，一時風平浪靜，之前沉沒的敵方戰艦也從海底浮上來，海面上就像鋪了塌塌米一般地平穩。

此時，兩島上的眾神，以及諸善神龍，還有竹熊派的敵軍，一齊發出了感謝之聲，心悅誠服於國常立大神的至仁至愛及德惠。寬容地敬愛神人，不要仇視敵人，對宇宙一切眾生彰顯至仁至愛之心，事實上是極為尊貴而值得感謝的。

（大正一 · 一 · 二三 旧九 · 二三 桜井重雄錄）



## 第五篇 玉之爭奪

### 第三十七章 顯國之玉

奉國常立尊之命，於是三位天使稚姬君命、大八洲彥命及金勝要神，率領著高杉別、森鷹彥、田依彥、玉彥、芳彥、神彥、鶴若、龜若、倉高、杉生彥、時彥、猿彥及以下的眾神，造訪清流天之安河的源頭。而此山的淵源乃高聳入雲的錫安靈山。錫安山的意義是，「稱爲淨行日域註」，乃天男天女平常會來演奏音樂舞曲及遊樂的地方」。山頂上有一個廣闊的高原，珍奇五彩的花卉散發著馥郁的香氣，不分春夏秋冬地盛開著。

還有各種美味的果實在樹梢上結實累累，這樣的一個安全境地。此高原的中央，盤據著一個高五十間（註）寬五十間極爲堅固的方形岩石。此乃國常立尊以天之御柱的黃金之柱創造星辰的時候，第一個出現的星岩。爲了祈禱神業而將最初的一個留在地上，直到現在仍隱藏著做爲守護及安定地上的國魂。

自從開天闢地以來，每一星期有十二位天人到此山上遊樂時，就將星岩放在中央，天男從左邊，天女從右邊，環繞著此處演奏音

樂及舞曲。當時天男天女宛如薄衣的天之羽衣的袖子磨擦著星岩，其體積自然地變小，如今變成只剩下中心的玉。此玉乃直徑三尺的圓球。看著此玉就可以想像從開天闢地以來已經過了幾萬億年的時間。

稚姬君命以下的眾神，在天之安河平原的溪流上舉行御饗註之神業，即刻興起雲朵來，於是乘著雲登上錫安山山頂，徹頭徹尾地勘查山上的高原，決定了諸天神各自靈魂的所在處，並舉行地鎮祭，上奏神言，奠定了永遠之神之靈地。

此高原的中央，如前所述，十二位天男天女以星岩為中心從左右環繞著迴轉。而稚姬君命以下的眾神一靠近那星岩，天男天女就遠遠地往後退，並跪拜在地上向稚姬君命進言從太古至今磨擦星岩且加以守護的詳細情況。

稚姬君命感謝其多年的勞苦，且極力讚揚他們不違背神的詔命，數萬年來守護星岩的功績，故各別賜給十二位天人各種珍奇寶物。

乍看之下這個圓形的星岩與地球酷似。大地的神靈金勝要神輕輕地拿起圓形星岩，捧在頭上高舉了三次，向天致謝，然後將其放下捧在胸前，對著星岩吹著雲霧的氣息，圓形星岩漸漸地變得更加渾圓，並且發射出無法形容的光澤。此時金勝要神不知道想些什麼，將此圓形星岩由山頂往安河平原的溪流投擲下去。星岩急轉直下，發出天地欲裂的聲響墜落到山澗裡。稚姬君命以下的眾神與各自的隨員，一起下錫安山尋找星岩的蹤跡，在星岩行經之處及山澗裡到處搜尋。就在遙遠的上游處，之前的十二位天人在起霧的山澗中愉快地狂舞，看到了星岩的行蹤，斷定玉的行經方向是溯溪而行。在不知道有幾百丈的大瀑布下，先前墜落的星岩拍打著瀑布的水，時而浮在水面上，時而沉入水中，彷彿氣球一樣的玉靠著水的力量在動，或右或左地旋轉，圓形部份漸漸地變得更加渾圓，其光芒也越來越強，變化成了金剛不壞的寶珠。此時金勝要神忽然變成金色的龍，跳入水中雙手捧著玉，呈獻在稚姬君命面前。經過洗滌且晒過的這顆玉，表面呈現紫色，而從

外部可以清楚地看到包藏在玉的中心有紅、白、藍三顆寶玉。此玉奉稱爲顯國之玉。

（大正一 · 一 · 二二三 旧九 · 二二三 加藤明子錄）

### 第三十八章 黃金水之精靈

於是稚姬君命、金勝要神、大八洲彥命歡喜之餘，砍伐錫安山大小峽谷的樹木來建造新的船，另外設置了白木神轎來安放寶珠，恭恭敬敬地安奉顯國之玉，並將安奉著玉的神轎安置在船的正中央，沿著安河而下回到龍宮城，秘密深藏在三重的金殿裡。此乃有著尊貴的神的靈魂之玉。

話說回來，高杉別、森鷹彥奉大神之命，以黃金造的器皿盛著錫安瀑布的清泉，隨侍在神轎前後歡喜回城，並在神的指揮下將此清泉倒入龍宮城的真奈井裡。於是這個水就稱爲黃金水。

當顯國之玉安奉在龍宮城時，不可思議地從三面向著天沖上來濛濛黑煙，有即將要把龍宮城燒塌之勢。這時，突然黃金水從那真

奈井裡像龍昇天似地噴到空中，變成大雨降了下來，鎮壓了上昇的猛烈火勢。龍宮城之後的情況也沒有任何可疑或異常，依然維持著原本的樣子。

金剛不壞的顯國之玉，時時刻刻增強著祂的光芒，一時之間彷彿出現了數百個太陽一般，眾神人因那眩目的德光而無法睜開眼睛，萬一睜開眼睛幾乎就要導致失明的樣子。

且說，國常立尊雖驚喜於神威之顯赫，但也顧慮著寶玉就這麼明顯地安奉在龍宮城的事，在天運循環註到來之前，在三重的金殿中用極堅固的八層布包裹著，並且安置在神轎裡，再用十二層四方帳子遮掩密藏起來。

於是乎二重的金殿光芒突然增強，那光向上照耀著天，向下照拂著蘆葦原的瑞穗之國的每一個角落。金色的鳶如常翱翔在金殿的上空，一時之間天地諸善神都聚集過來，談笑玩耍演奏美妙的音樂，想來這其實就是五六七(彌勒)神世的顯現，天之石洞開啓的情景。

天之真奈井的清泉突然變爲金色，那水中的精靈，變成十二顆美麗的玉向空中飛舞，且變化成各種顏色，然後再掉落到地上。這時眼尖的十二位神人田依彥、玉彥、芳彥、神彥、鶴若、龜彥、高倉、杉生彥、高杉別、森高彥、猿彥、時彥爭相拾取，並各自珍藏著，等待天運循環的好日子到來。

這十二顆玉各自有其特徵，具有著不可思議的神奇變化及神力。且說，竹熊一派無視於大神拯救其危急的厚恩，與生俱來的野心逐漸增長，與各處的曲津神商議要指染安置在金殿的顯國之玉，使其變成無用的多餘之物，還完全不知悔改地想盡各種計謀。爲達到此目的，首先第一步就是必須將黃金水的精靈變成的十二顆玉拿到手。他們深信若能將這些玉一個個拿到手的話，就可以達成目的了。於是竹熊運用了射將必先射馬的戰法，謀求所有可能的對策，或說服龍宮城十二位隨員之神，或者將其攻滅，欲一步步奪取那些寶玉。這十二個玉當中，只要缺任何一個都是沒有任何作用的。

（大正一 · 一 · 二三 旧九 · 二三 谷口正治錄）

### 第三十九章 白玉的行蹤

黃金水的精靈變成的十二顆寶玉，各別使用是不會顯現任何功用的。但是拾得寶玉的十二位神人，還有竹熊一派都不知道真相，每個人都深信得到一個有一個的用途，得到兩個就會顯現兩個的神力。

於是竹熊第一個計劃，就是要取得田依彥所擁有的白色之玉，但是察覺到不論如何說服田依彥，也不會那麼容易將白玉讓給自己，於是竹熊心生一計，將田依彥極爲信賴且物質欲望強烈的魔子彥納爲自己的參謀。魔子彥是個容姿端莊秀麗的美男子。而田依彥有個姊姊是豆寅的妻子叫做草香姬。草香姬也有著非常美麗的容貌。因而草香姬漸漸地對魔子彥產生了戀慕。

此時，竹熊送給魔子彥各種珍貴的寶物，還有非常美麗的衣服。於是魔子彥身穿那些華服，全身塗滿了香味撲鼻的薰香膏，欲加深草香姬對自己的戀慕之情。此行動乃是遵從竹熊的密令。

於是草香姬的戀慕之情越來越強烈。然而卻羞於向魔子彥坦言心中強烈的戀慕，忍受著日夜苦悶之情。於是草香姬得了憂鬱症，躺在床上呻吟，她的身體一天天消瘦，生命危在旦夕。弟弟田依彥大為震驚，而且悲傷，無論如何都要治癒草香姬的病，因而苦思著各種方法。

那時田依彥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所信任的魔子彥已暗中成爲竹熊的參謀，於是把魔子彥叫來，一邊神色凝重一邊嘆氣與其商量，如何治好草香姬的病。

魔子彥心想時機已到暗中竊喜，向田依彥巧言道：

「我昨晚夢見高天原的國常立尊出現在枕邊，鄭重地宣佈，……草香姬已經命在旦夕。救她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讓草香姬抱著田依彥所擁有的白色之玉，十天十夜不要離開枕頭的話，病應該立即就會痊癒……這是大神所告知的。但是您是否真的擁有我所夢見的美麗的白玉，若因爲是做夢不能相信的話，也請不要笑我癡人說夢」假裝不知道的樣子，試探田依彥的心。



田依彥平素就信任魔子彥，對他所說的話完全不會懷疑，立即坦率地回答自己撿到寶玉並珍藏之事，若能夠藉那寶玉的神力而救姊姊的性命的話，沒有比此事更歡喜雀躍的了，一邊顫動著肩膀來到草香姬的身邊，說了魔子彥的神夢的情況，囑咐道：

「抱著這玉十天十夜，好好睡吧」

將玉交給草香姬，露出會心一笑，然後回去了。

草香姬很高興田依彥的好意，於是照他所說的去做，經過了五天。但是，對她的病一點效果都沒有，身體只是日夜漸行衰弱而已。機會到來的魔子彥，穿著美麗的衣服，身上沐浴著薰香使得芳香四溢。那濃郁的香味，對痛苦臥病在床的草香姬而言，感覺更加地強烈。

草香姬聞到那香氣時，感覺似乎精神有比較好一點。魔子彥聲稱探病只待一會兒，非常安靜地進來裡面。這樣就能把向田依彥謊稱的神夢，假裝是真的說給草香姬聽。草香姬無暇分辨真偽，一邊是弟弟所說的話，一邊是日夜戀慕的魔子彥親切的話語，故驚喜於

宛如大慈大悲的大神所說的慈言一般。如此就算是經過了數日，玉的神力沒有顯現也沒有關係了，

「因得以謁見您美麗的尊顏，故感到神清氣爽，病忽然好了」

草香姬羞赧地小小聲嘟囔著說出心裡埋藏的真心話。

魔子彥詭計得逞，此刻正是達成願望的時候，轉身向後吐出舌

頭，再佯裝不知情的樣子巧言道：

「怎麼說都是神所賜予的神玉，以病人又熱又臭的肌膚抱著，反而是褻瀆了神威。如果要抱此玉求得病癒的話，首先要在妳身體上塗抹薰香濃郁的油膏，向四周散發芳香，完全改變屋內的空氣，應該是必須待天地清淨之後才會有效果」

草香姬反問道：

「哪裡有薰香的油膏」

魔子彥立即微仰著臉說：

「這油膏並非容易取得，在錫安山南邊的一個小山頂上，時而會湧出來」暗示著不是那麼容易拿到。

於是草香姬欲言又止，懇求道：

「此玉由您抱著可以洗淨其污穢，或許就得以發揮玉的神力了吧」  
魔子彥故意露出猶豫的神色，內心其實欣喜雀躍，答應小心地懷抱著寶玉。不可思議的是，就在魔子彥懷抱著白色之玉時，草香姬的病幾乎像是好了的樣子。

魔子彥讚賞著庭園的景色，假裝什麼都不知道的神色佯伴其中，卻伸手抓住庭園內一棵聳立的老松樹樹枝，正攀上樹時，立即從西邊飛來了天鳥船接住他的身體，在雲的高處消失了蹤影。但是載著此玉的鳥船，在空中與大虎彥所乘的鳥船相撞，玉飛進了大虎彥的鳥船裡，而魔子彥從空中墜落到西奈山的溪谷裡，靈體及肉體都粉碎毀滅了。

落入大虎彥之手的玉，不久就送到了竹熊手中。竹熊恐怕計謀以後被拆穿，因此中途命大虎彥滅了魔子彥。惡靈的計劃，事實上不論何時何地都是極為小心注意的，是非常卑鄙的。

（大正一 · 一 · 二四 旧九 · 二四 谷口正治錄）

#### 第四十章 黑玉的行蹤

竹熊計謀得逞，田依彥的玉到手後更是氣焰高漲，這次要進行的是，意圖奪取玉彥所持有的黑色之玉。玉彥的名譽心非常強烈，平時過著在眾人之下，忿忿不平的日子。

而自從得到了黑玉，心中勇氣大增，在龍宮城內得意洋洋地昂首闊步，對著他人說：

「我雖然是地位低下的人，但因大神的特別揀選，而得到黃金水的

黑玉。若時機到來，我一定會登上了不起的上位，進而掌握龍宮城的權力」

心中暗自期待著。

竹熊放出醜女及探女，刺探玉彥的心意，得知若奪取玉彥所持有的玉，首先必須滿足他的名譽心才能將玉拿到手。於是竹熊誑騙大八洲彥命的部下長彥，由長彥去說服玉彥的妻子坂姬，再由坂姬取得玉彥的黑玉。長彥當時正想著十二顆玉當中自己連一個都沒有而內心無法平衡，且對於玉彥也漸漸萌生嫉妒的念頭。且說那在自

已下位的玉彥，因得著玉而心生傲慢，經常會拒絕長彥的命令。長彥無論如何都想挫挫玉彥的銳氣，正百般焦慮著。

於是竹熊所派的奸細鳥熊，佯稱奉大八洲彥命之命，秘密來到長彥的家教唆道：

「玉彥目前的行爲越來越不安定，像他這樣的人懷抱著玉，是非常危險的。若此玉由長彥擁有，玉的神力將得以漸漸發揮。無論如何長彥須服從我的密令，奪取那寶玉：此爲大八洲彥命之嚴命」

於是長彥策劃了一個計謀，巧言勸說玉彥的妻子坂姬，欲藉坂姬之手奪取此玉。坂姬是龍宮城裡容姿秀麗的美人。以平素玉彥對坂姬的美貌戀慕的情況來說，坂姬的一言一行都是玉彥的生命關鍵。窺知此狀況的長彥，無論如何都要得到坂姬的認同。坂姬喜歡的是舞蹈及音樂。

於是長彥與鳥熊想起了在錫安山見過的天男、天女的舞蹈及音樂，暗中練習舞曲。百日百夜練習的結果，實際上已得其巧妙到達神似的境界。自信這樣一來已足夠感動坂姬的心，於是來到坂姬住屋的庭院前，開始熱烈地舞蹈。坂姬什麼也沒想地打開窗戶眺望著

庭院前，兩人絕妙的舞蹈佔據了她的心，頃刻間恍恍惚惚地看傻了眼。自己不由自主地也加入那當中成爲三個巴形的其中一個，互相手拉手環繞著跳舞。如此一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坂姬與長彥、鳥熊已成爲不可分割的親密好友。那之後的隔日還有隔日也是，三人在那庭院前一心一意地跳舞，歡喜之聲響遍四周，院子裡突然變得充滿陽光的氣息。

這時，留在別殿的玉彥對於最愛的妻子狂熱優美的舞姿看得入迷，將玉密藏在深殿中，來到三人的面前。鳥熊及長彥極盡巧言令色，將玉彥請上主座，盡可能表現尊敬，以討玉彥的歡心。於是玉彥以爲，能得到在自己上位的長彥的尊敬，完全是坂姬絕妙的舞技使然，心中深深地感謝坂姬。坂姬對著玉彥說：

「您也一起跳舞吧」

逕自拉著他的手跳起舞來。對玉彥來說，坂姬的每一句言語聽起來總像是微妙的音樂。只要有一點點違逆坂姬的心，坂姬的臉色立即就會陷入憂愁。因而內心煩惱著如何才能使坂姬展開笑顏。

於是鳥熊、長彥提議表演獅子王爭玉的舞曲。坂姬第一個表示贊成之意，並懇求玉彥拿出黑色的玉以供跳舞之用。就算是最愛的妻子，玉彥還是拒絕，說：

「除此之外什麼都可以答應。這是爲了我的地位進昇的重要寶物」

坂姬立即臉色大變，因其夫玉彥的無情撲倒在地上放聲大哭。玉彥沒有辦法，只好答應坂姬的請求，不安地從殿內深處取出黑玉。坂姬喜形於色，於是四人開始奏起了獅子王爭玉的舞曲。四人立即變裝成獅子，來到牡丹園。首先由坂姬所飾的獅子拿著玉。鳥熊、長彥所飾的獅子包圍在坂姬的左右，鳥熊早先一步拿到那玉，含在嘴裡高高地爬上庭園前面的湯津桂樹上。接著長彥也爬上去。此時，鳥熊用腳將長彥踢落到地上。長彥的頭打到庭院前的石頭砸得粉碎。

正當玉彥、坂姬嚇得驚慌失措時，大虎彥那邪神駕著天之鳥船，從天的西邊轟然到來，載著鳥熊隱沒在遙遠的西天。鳥熊所拿的黑玉一落入大虎彥手中，同時間，鳥熊的身體就從鳥船被推落，墜落到西奈山的深谷中，那肉體立即遭到粉碎的厄運。

啊！到處都是邪神巧妙的奸計。就算是善良的神人，只要心中有一點點的執著，就必然會因為邪鬼妖神而遭劫。必須謹慎的是應該要斷絕一切物質上的執著心。

（大正一 · 一 · 二四 旧九 · 二四 加藤明子錄）

#### 第四十一章 八尋殿的酒宴之一

竹熊運用奸計，終於將兩個寶玉拿到手，但是之後還有十個寶玉必須要拿到。然而竹熊一派發覺這絕非易事，計劃要一舉拿到十個寶玉。於是首先迫切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欺騙龍宮城的宰相大八洲彥命。竹熊與大虎彥一起拿著各種珍奇的寶物，來到大八洲彥命面前，對於以前囂張跋扈的重大罪行，假意地哭著謝罪。

當時的狀況是，兩人雙手雙膝跪倒在地，磕著頭，假裝絕對歸順的樣子。大八洲彥命原本就是非常仁慈的神，並且不喜歡爭鬥，日夜思慮的是，將惡靈引導到善途並維持神界的泰平。因而見那兩人如此有心歸順的態度深感同情，雖是邪惡無道的敵人也很可憐，



終於答應他們的請求，指示將來要相互提攜奉仕神業。兩人表示感謝之意，恭敬地將禮物放著然後離去。

然而竹熊與大虎彥一出門外，立即面面相覷，吐舌頭並露出苦笑。此時大八洲彥命並未察覺田依彥及玉彥因竹熊的奸計而被奪走寶玉的事。田依彥、玉彥害怕被責怪自己的失策，對誰都不敢說出口，只有獨自煩悶著而已。

於是竹熊與大虎彥建造新的八尋殿裝飾各種各樣的珍寶，建造鑲滿了金銀珠玉的金殿玉樓，為慶祝和平歸順的紀念而開設的盛宴，首先就是要招待大八洲彥命。大八洲彥命由玉照彥及大足彥左右跟隨，與神彥、芳彥、高杉別、森鷹彥、鶴若、龜若、倉高、時彥、杉生彥、猿彥等一起出席此宴會。另，竹熊這邊，由大虎彥開始，有玉若、繁若、坂熊、寅熊、桃作、木常姬、中裂彥等在宴會中侍候。

大八洲彥命非常滿意竹熊他們的熱情招待，舉起大酒杯祝賀。

然而也對著眾人表達訓示說：

「基於和平歸順而互相得以如此這般融洽，世界已經沒有敵我的分別。彼此同心協力，像親子兄弟一般相親相愛，共同奉仕神業」且向竹熊、大虎彥深深致謝，與玉照彥、大足彥一起乘著鳥船，平安回到了龍宮城。

大八洲彥命退席之後，眾神已經開始沒有那麼客氣，彼此敞開心胸開懷暢飲，大吃大喝，並延長時間狂舞。竹熊見時機成熟，拿出從田依彥、玉彥那裡奪來的玉，漆上金箔，露出一部份真的玉，在那真的玉的部位做成日月的形狀，放在宴席的上座，以誇大的神情陳述道：

「這是我所得到來自天神所賜予的金剛水之玉，當有此玉時世界就會自由自在」

竹熊的隨員以「我們也有那樣的珍寶」為由，將各種金箔包在圓石上，拿出來在宴席上大肆誇大玉的功用。高杉別以下的龍宮城眾神顏面盡失。不服輸的芳彥立即從懷中拿出了紫玉，

「眾神啊，千萬不要小看了我，我也有如此的寶玉」

在席間展示，並放在桌子上，聳著肩趾高氣昂的樣子。於是神彥也以「我也有寶玉」而拿出了黃色之玉，放在桌子上誇耀那珍寶，並得意洋洋地回到位子上。

當時大虎彥站在席上說：

「我們的部下如此這般持有為數眾多的玉。而持有少數玉的龍宮城眾神該如何」

暗地裡是要挑撥起同仇敵愾之心。這時不服輸的高倉說：

「你們的寶玉，跟我們所持有的寶玉比起來，有著天地雲泥的差別，看到這個天下無雙，古今獨一無二，奇妙絕倫的如意寶珠之玉不要太驚訝」

如此仗著酒氣，前後不分，神氣地將其放在桌子上然後回到席上。

竹熊哈哈大笑說：

「再怎麼出色的龍宮寶玉，只有三個是沒用的。我則有無數的寶

玉」

說著從裡間拿出了一個假玉。

乍看實在是出色，但其內面卻是黏土做成的假玉。被羨慕之念驅

使而不服輸的杉生彥、猿彥說：

「像這樣的寶玉，就算是閃閃發光又如何，看到我現在拿出來的寶玉不要嚇破膽」

仗著酒氣拿出玉放在桌子上，神色誇張地說著玉的由來。

這時高杉別、森鷹彥、鶴若、龜若、時彥臉色非常難看，就算是酒醉也控制成清醒的蒼白神色。竹熊、大虎彥對著五位神官穢言穢語冷笑說：

「你們雖名為龍宮城的隨臣，卻連一個寶玉都沒有。你們所有的，就只是大肛門穴，以及八疊大的墊子才遮得住的睪丸而已嗎」五位神官忿怒衝上了心頭。但深思熟慮後，並沒有那麼容易就將玉拿出來。

（大正一 · 一 · 二四 旧九 · 二四 外山豐二錄）

第四十二章 八尋殿的酒宴之二

於是竹熊、大虎彥氣焰高張，輕蔑地俯視著高杉別、森鷹彥、鶴若、

龜若、時彥，說：

「你們雖名為龍宮城的神官，實際上是有名無實，跟糞土神一樣。沒有玉的人，沒有資格在此列席。啊，真骯髒」

就這樣灑著塩，翹著臀部，極盡侮辱。五位隨臣一再地容忍，將此當做只不過是惡魔莫名其妙的嘮叨，終究完全沒有聽進去。

拿出玉的龍宮城五位神官，與竹熊一派的人一起齊聲痛罵高杉別及其以下的神官們。酒宴越來越酒酣耳熱。

這時，竹熊從左邊大虎彥從右邊，拉著彼此的手圍成圓圈，將高杉別及以下的四位神官圍在裡面，開始口出惡言瘋狂地跳舞。

五位神官，也沒有理由可以離開，也不知道自己的玉何時就要被搶走，非常地懊惱。然而竹熊再怎麼頑固的計謀，無論如何就是無法奪取這五位神官的玉。於是宣告再出席第二次宴會。爛醉如泥的所有的人，全部無異議拍手贊成。

也就是說，拿出玉的五位神官，在不知不覺之間已完全成爲竹熊的俘虜了。無論高杉別及以下的四位神官如何費盡心機想離開此地，他們就是非常地謹慎不大意。不得已地被拉著，出席了第二次宴會。

第二次的宴會開始了。這裡跟之前的座席不一樣，有更加寬廣的大廳。大廳分爲上下兩個部份的座席，上座鋪滿了有八個塌塌米，漂亮地裝飾著各種珍奇寶物。座席的中央，美得無法形容的花瓶中，插著芳香馥郁罕見的花草。與這相反的，下座是不堪入目地，鋪滿了污穢殘破的塌塌米。

當各自就席時，竹熊立即站起來對著所有人鄭重宣布說：

「這邊的座位，是只有拿出玉心地善美的人所聚集的，神聖的宴席。沒有拿出玉心地骯髒的人，到下面的位子去」

於是所有的人都站起來，將高杉別及以下的四位神官推到下座去。五位神官對此無以名狀的欺凌雖悲憤填膺無法忍受，但仍將此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強忍著淚來到座位上。

上座的席位，排列著山珍海味各種的稀奇盛饌，所有的人香甜地吃吃喝喝，極盡信口開河之能事。坐在下座的五位神官的面前，有幾個穿著又破又髒的衣服年老的醜女，將飯菜端過來。一看那酒是牛馬的小便。一看飯裡面全都是虱子緩緩地蠕動著。其他的食物有蜈蚣、青蛙、蜥蜴、蚯蚓等等。五位神官愕然於這種情況之後，一時之間，只是茫茫然地凝視著，什麼也事沒做。

那時，骯髒的老婆婆不斷地無理勸戒：

「這是竹熊大人的好意。如果不喝這個酒，不吃這個飯的話，對竹熊大人會很失禮的，爲了恢復深交千萬不要客氣，盡量享用這些珍味」

爛醉如泥的人從上座聚集過來，抓住了他們的手和腳，強迫壓著頭，將嘴扳開，讓他們喝小便酒並將虱子飯塞入口中，還有其他那些噁心的東西也強行讓他們吃了。

於是醉眼矇矓地站在位子上的芳彥，對著高杉別及以下的神官

忠告說：

「你們因為懷疑竹熊大人的誠意，藏著玉不肯拿出來，才會遭受這樣的侮辱及迫害。好好的把玉拿出來，不會這樣就被搶走的，趕緊拿出玉來放在桌上好炫耀龍宮城的威勢，並且緩和竹熊大人的心」

這時，高杉別左右搖頭提高嗓門，明確堅定地說：

「我不管遭受怎樣的侮辱及迫害，就算會斷送性命，也堅持永遠不離開此玉」

其他四位神官也同樣回答說，「贊成高杉別的意見」。就在那時，成千成百的巨大金色烏鴉從空中出現，綻放著光芒，抓住高杉別及以下的四位神官，飛回龍宮城去了。

接著為數眾多的怪鳥在空中狂飛，連續下起了沙石雨，打穿了屋頂的大樑，砸在並列於宴席上的芳彥、神彥、倉高、杉生彥、猿彥頭上，使得他們在那裡痛苦而死。

啊！貴重的龍宮黃金水之玉，可惜啊，已經有七個落入竹熊的手裡了。



#### 第四十三章 丹頂之鶴

鶴若自從得到黃金水之精靈變成的紅色之玉以後，信念日益堅定，秘密登上錫安山進行多年的修業，有時跳進錫安的瀑布裡，有時在錫安的川谷裡洗淨身體的污穢，終於得以自由自在地發揮神通的力量。鶴若就像他的名字一樣，變成鶴翱翔在空中，上下於天地之間，爲了成爲神界的天使，一心一意持續著艱苦的修行。

於是竹熊一派的惡神費盡心思要奪取鶴若的神通力，使其降落到地上。鶴若在空中以一瀉千里之勢盤旋翱翔於四方。那時，就在正前方有一座醒目的紫雲環繞的高山。白色的山頂浮出在雲的上方。鶴若被那座山所吸引，不知不覺間已飛到了山上。就在那時，從山腰的紫雲當中出現鮮麗的光芒照耀著四周，光芒漸漸地往山頂上昇。然後就變成了一個紅色的玉。此時鶴若已從鶴的樣子變爲莊嚴的神人。那玉漸漸地左右分開來，從裡面出現了一位天女。鶴若爲這位天女的美貌著迷，而天女也看著鶴若頻送秋波，默不作聲地

向鶴若身邊靠近。這座高山是阿爾泰山，這位天女名叫鶴姬。鶴若、鶴姬在此結爲夫婦。在此同時，鶴若隨即失去了神通之力，空中飛行的能力也消失了。

在半山腰中有一個巨大的岩穴。兩人以此岩穴爲住所，集合遠近諸山的人們，以此爲中心建立了一個國度。然後，在寬闊的岩穴內部安奉赤玉，崇拜這個獨一無二的神寶。兩人彼此相親相愛，在阿爾泰山度過了漫長的歲月。

但是，兩人年輕的英姿隨著年紀日漸衰微，頭上長出了白髮，開始感覺到一種無法形容的寂寞。兩人開始祈求生一個孩子做爲繼承人。

於是竹熊的部下鶴析姬，變化爲美麗的天使登上阿爾泰山，興起雷鳴並降下大雨。雨如同瀑布般傾瀉下來，突然山的一角崩塌，污水溢滿了岩穴前面，一會兒之後，雨停了，岩穴前面留下了一個柔軟美麗有著鮮艷花色的玉。鶴若捧在手上觀察，宛如搗過的麻薯一般柔軟。鶴姬一看到，突然很想吃這個玉，於是從鶴若的手中搶走，然後從兩邊把玉撕碎。這被撕碎的玉，就很自然地從倆人口中

吃到肚子裡去了。倆人因此而產生了情慾，鶴姬終於懷孕了，在滿月之時生下了像玉一般的女孩。取名為鶴子姬。

倆人生下鶴子姬，因而集所有寵愛於一身，從會爬到會站到會走路，做父母的心因著鶴子姬的哭笑而牽動著，抱著爲了孩子就算犧牲一切也在所不惜的態度。鶴子姬在雙親的愛及養育之下，漸漸地成長，在剛開始發出聲音學說話時哭叫著「タ、タ」。雙親很在意那啼聲，對於「タ、タ」是什麼意思煞費苦心，但終究不瞭解那意思。鶴子姬這次叫出了「マ、マ」。也同樣無法瞭解是什麼意思。過了一陣子鶴子姬叫出了「タマ，タマ」(註)。雙親聽了之後，命令隨臣收集到各種鳥類的卵，鶴子姬不斷地左右搖頭，厭惡去吸吮蛋。雙親日夜輾轉難眠，對於鶴子姬所說的「タマ」是什麼意思百思不得其解，怎麼想也不明白。就在那時，雙親招集眾多隨臣，舉行玉之宮的祭典來祭祀紅玉，以祈求鶴子姬平安無事地成長。那時鶴子姬由鶴姬抱著列席於祭壇。於是鶴子姬初次展開笑顏，高興地說著「紅玉，紅玉」。在雙親的眼中只記得充滿了喜悅的愛女的笑容，而完全沒有想到一直以來的苦惱，那份愛是只要鶴子姬要求，就算是捨棄自

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祭典平安無事完成了，倆人回到寬闊的岩穴房間裡。眾多的隨臣在祭典後的宴會喝醉酒，連呼萬歲，回到了各自的住所。然後親子三人進到裡頭的一個房間，輕鬆無拘束地就寢了。到了半夜，鶴子姬突然哭叫著「タマ，タマ」。鶴姬聽到後，第一次覺察到她的意思，想起來鶴子姬所說的「タマ，タマ」，就是要那個玉沒有錯，就把那意思跟鶴若說。鶴若立即從床上坐起來，兩手交疊，左思右想，一言不發地垂著頭。鶴子姬的哭聲越來越厲害，聽起來簡直要撕裂雙親的胸口。雙親沒有辦法，也顧不得是半夜，鶴若起身進到玉宮，捧著赤玉的神體，恭恭敬敬地置於房間的桌上。於是鶴子姬的哭聲頓時停止變為笑聲，用手去摸那玉，高興地在玉的周圍飛奔環繞。雙親把玉隨意放在地上，做為鶴子姬喜歡的玩具。

鶴子姬漸漸地長大了，但是有一天突然變成了黑龍的樣子，拿取那玉的同時，興起了黑雲及雷雨，隨著巨大的聲響，捨下父母，在西方的高空中消失了蹤影。然後，留下來的倆人目瞪口呆，並眺望著玉及愛兒的去向長嘆不已。倆人察覺到鶴子姬乃邪神之靈所變

化的這件事，對於鶴子姬之事已放棄，而對那紅玉則無法死心。先前忍受竹熊他們的侮辱壓迫，以生命守護的寶玉，如今被敵人奪走了，對大八洲彥命感到非常地慚愧，於是對著天地痛哭，那個念頭凝聚在頭上於是形成了赤玉的痕跡。故稱此為丹頂之鶴。燒野的雉子(註)，夜之鶴(註)，此乃說明了沒有什麼比鶴更愛自己的孩子的緣由。

(大正一 · 一 · 二五 旧九 · 二五 谷口正治錄)

#### 第四十四章 綠毛之龜

龜若賭上性命死守綠之玉。所有的名譽、心及物質慾望都不放在眼裡，只有全神貫注在保護玉的事情上而已。然而龜若在八尋殿的酒宴時中了竹熊的奸計，被強迫吃了很多毒虫到肚子裡，因為此原因而損害了身體的健康，全身變成黃綠色臥病在床，最後終於死了。龜若的妻子龜姬對著天地慟哭，在龜若身邊從頭到腳環繞著爬

行，每天不斷地涕泣。那悲傷哭叫的聲音隨著風傳向四方，最後變成不會停歇的淒風慘雨。這段期間大約有百日百夜之久。

這時從加利利海冒出了雲氣，掀起了妖雲，出現了一種奇異的動物，向龍宮城靠近。異樣的動物突然變成美麗的神人。然後到龜姬的家爲龜若弔唁。這個人名叫高津彥。龜姬見到高津彥非常地歡喜，拉著他的手引領他到一個房間，拿出各種各樣的酒菜來招待，並且驚訝地問，

「您該不會是最愛的龜若吧」

高津彥巧言說道：

「我是龜若，我沒有死，只是捨棄了滿身是毒的肉體，再擁有一個新的健全的身體，而來到你的面前完成我們白首偕老的約定」

龜姬看高津彥不論是面色，容貌，說話的聲音，甚至那動作都與龜若絲毫不差，打從心底深信不疑。於是兩人結爲水乳交融的夫婦。

龜姬以爲丈夫死而復生，曾經因死別而心灰意冷的不幸之身，得以因丈夫的復活而再結鴛鴦之契，是何等的前世的果報啊，故手舞足

蹈欣喜若狂。

夫妻關係如膠似漆，但過沒多久高津彥因感冒而重病在床。龜姬心中到現在爲止所滿載的歡喜，又再度地蒙上烏雲。於是想盡各種辦法來照顧他。過了數日仍無起色，逐漸病重。此時高津彥的友人高倉彥來探病，並且推薦醫療的方法。其中包括推薦搜集百草各種的療法。但高津彥依舊病重。事實上龜姬的心裡像鐵燒著一般。不可思議的是高倉彥的容貌、身高、說話都與龜若酷似。於是龜姬不得不爲其真假感到困惑。龜姬既驚訝又難以置信地問說：

「請問您是來自哪裡」

高倉彥回答說：

「在下是龍宮城的神官，很久以前就是龜若的好朋友」

於是龜姬反問說：

「您與龜若如此地酷似是什麼原因呢」

高倉彥回答說：

「事實上我與龜若是雙胞胎，但因父母怕人議論，出生時就將我寄放在其他地方。所以龜若和我一點都不知道這件事，從小就當做

是好朋友在交往。但由於某種原因我知道了這件事，而目前在此病中的龜若，並不知道真相。我因著骨肉之情，不忍心看著親兄弟受苦，焦

慮著要使他病癒，兄弟和睦一起奉仕神業，趁著神務的空檔，來這裡探病」

因他清楚的說明，龜姬的疑惑完全冰釋。

高倉彥越發得著龜姬的信賴。另一方面龜若的病越來越嚴重。

於是龜姬帶著憂愁的神色再度與高倉彥商量：

「沒有救我丈夫的病的妙術了嗎」

那時高倉彥面有難色說：

「啊，可憐啊」

長歎著，兩手交疊低著頭好一會兒沒有任何回答。然後高倉彥像想起什麼似地滿面歡喜，像是要跳起來的樣子，回答說：

「確實是有一個辦法」

龜姬的神色立即閃閃生輝，驚喜地說：

「不論是什麼神法，願聞其詳」



等待著高倉彥的回覆。

高倉彥故意沉著地洗手漱口，對著天雙手合十許久，彷彿什麼事情請求著神的指示一般。病床上的龜若頻頻發出痛苦的聲音，已經是一付臨終的樣子。龜姬的心已無法按捺。決心就算是失去自己的生命，也一定要救最愛的丈夫龜若的性命。另一方面，怎麼看高倉彥的神色就是不慌不忙地向天祈禱，完全沒有著急的樣子。高倉彥慢條斯理地雙手擊舉祈禱之後，進入到室內來。此時龜姬像口渴的人渴求著水一般，對於高倉彥的指點是什麼已經等得不耐煩了。高倉彥見此狀況心中竊喜計謀得逞，佯裝不知情的神色，然而又裝模作樣故做誠懇地指點說：

「尊府裡祕藏著貴重的綠色之玉。拿出此玉並建造高台在有月亮的夜晚安奉，此玉會凝集月之水，從那玉滴下的一滴水讓龜若喝下，病就痊癒了，此乃月讀神的神念」

龜姬欣喜於天的保佑，精神抖擻地立即建造高台，將玉安置在中央。那一剎那間，整著天空忽然暗沉下來，濛濛黑雲覆蓋了天地，伸手不見五指。就在那時，雲中出現了一隻黑龍，拿走了那玉並消

失在西邊的天空中。經過數日，此玉落入了竹熊之手。之前一直以爲是自己的丈夫的假龜若，突然變成了一隻大龍。另外高倉彥變回加利利的大鱉，留下龜姬，興起了雲消失了蹤影。龜姬捶胸頓足地懊悔著，靈魂凝聚遂變成了綠毛龜跳進了龍宮海。龜據說擁有萬年的壽命。龜若在八尋殿的宴會被迫吃毒虫，因此而短命去逝。所以從龜姬的靈所變成的龜，注意衛生不吃毒虫，因而保持長壽。

（大正一 · 一 · 二五 旧九 · 二五 加藤明子錄）

#### 第四十五章 黃玉的行蹤

時彥決心就算以性命做交換，也一定要在神政成就來到之前安奉保護此玉，既然因爲龍宮神的過失疏忽九個玉被竹熊奪走，懊悔也沒有用，就算所有的玉只剩下自己這一個也要保護到底，而來到龍宮城得到言靈別命的允許，逍遙四方，最後終於據守在喜瑪拉雅山。然後在喜瑪拉雅山挖掘岩穴，將玉秘密深藏在岩穴中，在其上建造神殿等待時機到來。住了幾年，突然山下響起了吶喊聲，忍不

住好奇心站出殿外遠眺發出聲音的方向，出乎意料地，大八洲彥命以大足彥、玉照彥爲左右翼，與衆多天津神及龍宮城的神官一起，向著德干高原，幾百支以上的錦旗隨風飄揚，演奏著各種音樂盛大旗鼓地前進著。

時彥從山上向遠處放眼望去，衆多徒步的神官扛著十二個同型同色的神轎前進。時彥立即派出天之鳥船，遣隨臣到地上開始窺探一行人的動靜。隨臣看到那莊嚴的行列及大八洲彥命的盛裝大爲吃驚，慌慌張張地乘著鳥船將那詳細情況向喜瑪拉雅山復命。

時彥一聽到大八洲彥命一行驚慌得不知所措，對於自己徒然藏身在深山裡，而延遲了參與彌勒神政的神業感到捶胸頓足且遺憾，立即乘天之鳥船降落到地上，跟在大八洲彥命一行的後面誠惶誠恐地隨行。然而時彥羞愧於自身太晚參與神業，連引人注目地報上姓名都沒有，便抵達了德干高原。

德干高原上興建排列著不知道幾十座莊嚴的殿堂，八百萬的神官歡喜地奉仕著神務。四周環繞著各種的花木充滿了難以形容的香

味，天人天女歡樂熱情的樣子，實際上就是天國、淨土、地之高天原的光景。

大八洲彥命站在莊嚴的殿堂中央，對著八百萬的神官宣佈說：

「彌勒之世到來的時期雖然還早，但國常立尊向天請願的結果，爲

了拯救地上的神人，縮短了末世，開啓了天之岩戶，使展現完全的神的世代，決定以此德干之原野爲地之高天原。然而可歎的是，從黃金水所產生的十二個寶玉已經有十一個落入惡神之手，需藉大神的神力將寶玉從敵人那裡奪回來，於是神命令做了十二個神轎，做爲地之高天原治政的重要神器，且永遠保存。但是有一個黃色之玉目前行蹤不明，若再失去此玉的話，恐怕好不容易到來的彌勒之世將再度崩解，持有那黃玉的龍宮城隨臣時彥，如今究竟在哪裡，他所持有的一個寶玉，足以與這十一個玉相匹敵。如果時彥能趕上來，從哪裡拿出那玉來的話，我將上奏天神使其成爲神界的特殊貢獻者，並讓出我的位子」

如是大聲地叫喊。

這時，時彥想著，「我多年的苦心孤詣保護著此玉，而如今聽到  
大八洲彥命的宣告難隱喜悅，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可以明目張膽地報  
上姓名，並且被歌頌為神界之花」於是笑容滿面，誠惶誠恐地來到  
大八洲彥命的面前行三拜九叩，冷靜地上奏說：

「時彥在此，僅奉上所持有的黃色之玉」

眾多神官看到突然報上名來的時彥的樣子，彷彿都受到震撼，時彥  
成

了神官們羨慕的對象。

大八洲彥命非常地高興，並且邀請時彥進到殿內。殿內安奉著  
十二個同色同型宏偉的神轎。大八洲彥命打開正中間的一個神轎的  
門，嚴命說：

「十一個各種顏色的玉都已備齊了，但如你所見此神轎還空著。  
趕快將你的玉安奉在此，為彌勒之世盡力」

此時，時彥歡天喜地連身在何處都不知道，立即拿出玉放在神轎  
裡。於是開始為十二個神轎獻上各種供品，舉行莊嚴的祭典。然後  
十二個神轎由神官們扛著在德干國美麗的原野上環繞。真是非常熱

鬧又暢快的祭典。接著命令神官們放下各自的神轎在原野的中心休息。

就在那時，天邊出現了妖雲，從雲中突然射出各種豔麗的光芒。那光景就宛如成百上千的火花一齊綻放那樣的壯觀。神官們都被天邊的景象所吸引而凝視著。在那當下，大八洲彥命、大足彥變更了神轎的位置。因為不管哪個神轎都是同型同色。

突然從天邊出現黑雲，地上下起了像瀑布一般的雨。眾多神官像發瘋一樣從神轎中取出各自的黃色之玉向四面八方解散。時彥吃驚地靠近保護著自己所奉祀的玉的神轎，將那玉放入懷中。所有的人都往四面八方逃散，宮殿不知何時已變成荒涼的原野。

時彥感覺像在做夢，拿出那玉來檢查。不知怎地，大小及光澤都沒有任何改變。但卻詫異於重量那麼的輕，於是咬牙切齒懊惱在混亂中自己的玉被換走了。

這時空中有一個聲音叫說：

「愚蠢的東西」

從剛才所看到的大八洲彥命乃武熊別的化身，而所看到的大足彥以下的正神乃是他的邪神部下。啊！不管如何地信仰堅定，勵志守節，像時彥這樣只要抱持著一點點的野心，就會立即被邪神所誑騙，徒留無限的悔恨。必須注意的是執著心及狡猾的心態。

火蛾看到花就會過來嗎。

（大正一 · 一 · 二五 旧九 · 二五 桜井重雄錄）

#### 第四十六章 一島之一松

於是竹熊與武熊別一起，召集眾人舉行慶功宴。理由是，由於自己的足智多謀十二個寶玉已經到手了十個，只剩下兩個而已。爲炫耀自己是神力多麼強的神人，奪得這些寶玉是如何地煞費苦心，以及自己的智謀，而召集眾人舉行慶功宴。

就在那時，鬼彥從未座出現，搖晃著肩膀站在竹熊、武熊別的面前，說：

「今天確實是非常值得慶祝的日子。就在此刻從龍宮城來的高杉別、森鷹彥兩位神官提出要獻上所持有的兩個玉。該如何處理才好呢」

在酒宴中喝醉酒顯得醉眼朦朧的竹熊一伙人，欣喜雀躍於願望達成的時機到來，總之答應接見兩位神官。不久高杉別、森鷹彥由侍者接待帶到殿內，在竹熊面前行了一個禮，並且提出要獻上各自持有的玉。

竹熊非常興奮激動。而觀察入微的武熊別對著兩位神官質問道：

「這麼貴重的龍宮城神寶因何緣故要讓給我們。願聞其詳」

兩位神官露出滿面喜色，緩慢且言詞明確地回答說：

「您們的鬼謀神算足以令我們心悅誠服。既然十個玉已落入您手中。就算我們以兩個玉與您相爭，也是十對二的比例，無論如何還是您這邊贏。與其這樣不如我們將玉獻給您，締結彼此的友好關係，並祈求天下泰平」

竹熊審視兩個玉大為驚喜，為那光澤感動得不能自己。此時高杉別、森鷹彥故意說：



「這十二個玉當中有特殊的神力，因此若接觸到惡臭，或當著惡風，所發射出的靈力就沒有任何作用。不管是誰都不能參拜，要立刻做十層二十層的箱子將其裝起來安奉在殿內最深處，在危急存亡的時刻使用祂」

竹熊與武熊別都沒有懷疑兩位神官的誠意，立即依其所言將玉用很多層箱子裝起來，緊緊地封住藏在殿內最深處。

然而此玉事實上是假的。因觀察入微的兩位神官為避免竹熊先發制人並奪取真正的玉。那之後，高杉別、森鷹彥得到竹熊的青睞，並獲得重用。而真正的玉，森鷹彥將玉獻給大八洲彥命，高杉別則命其隨臣杉高將玉含在嘴裡，將其永遠祕藏於地中海列島中，並任命杉高為列島的守護神。在一個島上挖掘堅固的岩穴，將玉深藏其中，並在島上種植松樹做為標的。故稱此為一島之一松。

此後，兩位神官得到竹熊的信任，與武熊別並列被稱為三羽鳥，參與機要。啊？今後高杉別、森鷹彥會有什麼樣的行動呢。

（大正一 · 一 · 二五 旧九 · 二五 外山豐二錄）

#### 第四十七章 伊甸城堡陷落

竹熊得到十二個大小不等各個顏色的玉而意氣風發，虛張聲勢且蠻橫透頂。又非常地信任高杉別、森鷹彥，以高杉別取代了武熊別的地位。武熊別對於竹熊的態度怨憤無從發洩，於是心生一計，與割據烏拉爾山的鬼熊私通，要消滅竹熊、高杉別、森鷹彥。鬼熊授與其妻鬼姬一計，隱忍在龍宮城中，終於漸漸獲得稚姬君命、大八洲彥命的信任。鬼熊藉著鬼姬的苦心，終於得到允許進出龍宮城。又鬼熊之子月彥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稚姬君命非常地賞識他。惡靈夫婦之子，生為如此這般的善人，就好像是在污泥中綻放的蓮花。且說稚姬君命必須鎮壓於世界各地再次群起騷動的惡靈，奉國常立尊之神命，由月彥、真倉彥

伴隨，搭乘日無堅間之御船，到秘藏真澄之珠的杳島，召集諸善神，奉行鎮壓魔軍的神業。此時，向秋津島根進攻過來的數萬黑龍，因龍宮以及杳島的守護神，還有國之御柱命所率領的神軍，在真奈井之海全部被消滅了。然而陸上的曲津們，因勢力猖獗並沒有那麼容

易就鎮壓住。此乃割據烏拉爾山的鬼熊與其部下的惡靈們的權力爭奪惡魔戰。鬼熊擔心部下的嘍囉們缺乏統一力，於是心生一計，取得進出龍宮城的基本權力，鎮壓部下的惡靈，接著計劃佔領地之高原。

稚姬君命一行出發前往沓島之後的龍宮城，由大八洲彥命、真澄姬帶領，竹熊、高杉別、森鷹彥、竜代姬、小島別等眾多神官固守著。武熊別無論如何都想要消滅竹熊、高杉別，對鬼熊、鬼姬舉出各種虛偽的謊話：

「大八洲彥命、竹熊等正在整頓神軍，要大舉攻破烏拉爾山，並進行種種殲滅您的策劃。這是我放出探女所探知到的詳情」

試圖撩撥鬼熊、鬼姬的心。於是鬼熊、鬼姬憤怒填膺，說：

「要消滅大八洲彥命、竹熊一派，就目前而言並非好時機。但如果不消滅他們的話，遲早會被他們消滅。先發制人就在此時」

於是鬼熊、鬼姬以武熊別為部將，率領烏拉爾山的神鬼毒蛇，首先襲擊竹熊所駐的伊甸之城，接著襲擊龍宮城。鬼熊的魔軍全速前

進，從四面八方逼近伊甸的城堡。那個時候竹熊正在龍宮城留守剛好不在，伊甸城就在非戰之下輕易地落入了鬼熊之手。

（大正一 · 一 · 二六 旧九 · 二六 谷口正治錄）

#### 第四十八章 鬼熊終焉

於是鬼熊奪取了伊甸的城堡，命牛熊、牛姬統轄眾多魔軍在此固守，鬼熊、鬼姬兩人從龍宮城的內門偷偷潛入。鬼熊拿著巨大的鐵棒，鬼姬懷裡藏著都牟刈大刀，進到殿內深處，大聲叫說：

「鬼熊、鬼姬在此，大八洲彥命在那裡，讓我們謁見」

兩人以勇往直前之勢逐次深入殿內襲擊。

此時大八洲彥命臥病在床，門窗緊閉將自己關在裡面。鬼熊、鬼姬使盡全身的力氣，欲敲破那房間的門扇。竜世姬、高杉別聞聲驚愕地趕來。雙方立即展開大格鬥。正當高杉別就要被鬼熊砍殺的時候，小島別跑過來，像戲劇忠臣藏裡的加古川本藏抱住塩谷判官阻止他那樣，赤手空拳扭成一團。其他神官抱住了鬼熊的手和腳。鬼

熊進退維谷，呼求鬼姬的幫助。鬼姬正要跑過去救鬼熊的時候，菊姬從後面出現，以八尋繩纏住她的脖子使其仰面倒下。眾多女子群集將鬼姬綁起來。就在那時，竹熊從中殿出來，用鐵槌對著進退維谷動彈不得的鬼熊臉上打下去。血流如注，狀況慘不忍睹。就在這時出來的真澄姬、竜世姬，心想這正是一掃昔日的鬱抑懲罰罪惡的時候，就算是淺薄的女子也不分青紅皂白地用荊棘鞭對著虛弱不堪的鬼熊亂打。一齊發出的狂暴的叫聲像洪水一般響遍四方。

病床上的大八洲彥命，感到有大事發生，於是從病床上跳起來，趕到現場，勸解小島別、高杉別，並懇切地慰問負傷的鬼熊。確實是位智仁勇兼備的神將。

稚姬君命處理完沓島的神業，與兩位隨臣一起回城，見到城內的光景大為忿怒，眉頭緊蹙面無表情責問道：

「討伐鬼熊無法無天的人是誰」

此時的鬼熊狼狽之餘，並不知道是誰下的手。但是他胡亂猜想，抬起滿是血水和泥土的臉上奏說：

「打我的臉的確實是竜世姬、高杉別和虎彥」

小島別打斷鬼熊的話，堅定地說明：

「並非如此，小臣確確實實親眼目擊到那現場。拿鐵棒打人的是竹熊所爲」

稚姬君命對著竹熊嚴命說：

「你的行爲如此地暴逆無道，我現在無法繼續認同你有悔悟的証明。事到如今，務必遵從神界的規定盡速將你推入根之國底之國」  
竹熊左右搖晃著頭強辯說：

「不是不是，下手的人不是我，而是高杉別及他人所爲」

小島別及其以下目擊到現場實際狀況的人，都堅持主張是竹熊所爲。

大八洲彥命流著淚稟告說：

「因大神的神業而離開島上不在的期間，發生了如此不幸的事件，全都是我的不注意之罪。不如將我放逐到根之國底之國，赦免竹熊的罪過」

稚姬君命感念於大八洲彥命深厚的慈愛及真心，告誡諸神今後就當做這件事情沒有發生。鬼熊因負傷的緣故，劫數已到終於殞

命。其妻鬼姬怨憤竹熊的殘暴，爲了要報仇，與武熊別一起計劃復仇之戰。而鬼熊凝聚的怨靈，最後變成了烏拉爾山的黑龍。

（大正一 · 一 · 二六 旧九 · 二六 外山豐二錄）

#### 第四十九章 貝加爾湖的出現

由於大八洲彥命充滿仁慈自我犧牲的至誠，竹熊的罪得以赦免。但眾神也有其顧慮，主張必須禁止竹熊在龍宮城出入。竹熊不得已，只想回到原本的伊甸城堡。當時伊甸的城堡已經被鬼熊佔領。而鬼熊死後，鬼姬以牛熊、武熊別爲部將，結集眾多魔軍在此死守。竹熊完全不知道高杉別、森鷹彥的心態，只相信他們是自己獨一無二的伙伴。

竹熊命高杉別、森鷹彥從伊甸城堡的前後襲擊欲收復伊甸。但是兩人顧左右而言他未遵從竹熊的命令，並反過來責備竹熊暴惡無道的行爲將其拒於門外，緊閉門扉，嚴密護衛不讓竹熊再度進出。

被禁止出入龍宮城的竹熊，向割據鬼城山建造城堡並有眾多魔軍跟隨的木常姬陣營請求救援。木常姬無論如何都不能拒絕，做爲同志的竹熊如果被滅了，自己遠大的願望將沒有機會達成，於是與魔鬼彥、鷹姬等整頓軍容，向伊甸城堡短兵急攻。鬼姬命牛熊、牛姬阻止橫渡約旦河的敵方。木常姬呼風喚雲並降下大雨，拼死戰鬥。河水頃刻間氾濫，水量漸增，伊甸城堡幾乎整個沉沒在水中。於是鬼姬進退維谷，抱著竹熊所安奉的十二個真假之玉，與隨從一起乘著黑雲向天空遠遠地逃走了。陽光暗淡，像永夜一般，眼看著鬼姬一行邪神隊伍在烏拉爾山上一溜煙地消失了蹤影。

奇晴彥、村雲別奉國常立尊之命，突然從前方變成了火龍出現在空中，從鬼姬的前後左右噴出火焰攻擊。鬼姬的隊伍忍受著痛苦，雖抱著必死之心暫且應戰，但終於力竭墜落地上，正當此同時，大地因大震動而陷落，露出巨大的湖。此乃稱爲貝加爾湖。然後鬼姬在此終焉，變成員加爾湖的黑龍，再變化爲杵築姬，執拗地對著龍宮城伺機而動。如此一來，伊甸的城堡又再度還回竹熊手中。



## 第五十章 死海的出現

鬼熊、鬼姬與竹熊的戰鬥敗北，變成烏拉爾山及貝加爾湖的惡鬼邪靈，一時消聲匿跡，因此龍宮城稍微得以平靜。

國常立尊犒賞大八洲彥命及稚姬君命的功績，於是授予靈國天使的神位。倒是竹熊對高杉別、森鷹彥的變節含恨在心，無論如何都計畫要報仇毀滅他們二人。因而更加感到有消滅天使大八洲彥命的必要。

現在正是竹熊收復伊甸城堡的時候，以中裂彥、大虎彥爲部將，以牛熊、牛姬爲參謀欲再度興風作浪，且正需要割據鬼城山的木常姬的援軍。木常姬統帥魔鬼彥、鷹姬、松山彥等部將，持續進行著計畫要由前後攻擊天使大八洲彥命。

大八洲彥命根據猿飛彥、菊姬的密告得知竹熊、木常姬起兵反叛的消息，以花照彥、花照姬、香川彥、速國彥、戶山彥、左倉彥

爲部將鎮守龍宮城的各個城門。已無後顧之憂的話，大八洲彥命奉神命與高杉別、森鷹彥、時代彥等部將一起，向錫安山出發。此要務爲向諸天神報告大神的指示。諸天神聽了大八洲彥的報告，發上天軍制定神策要懲治竹熊、木常姬的暴逆。就在那時，天使天明彥命及眾多隨從從天上降臨到

錫安山頂的高原上，對大八洲彥命說：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雖有天軍的支援，卻決不足以使竹熊、木常姬的魔軍懼怕」

說著拿起金色的頭槌往地上敲打，從錫安山的地上顯現出瑞氣飛舞上天，然後再降臨到大八洲彥命面前。此乃稱做頭槌之玉。

如此這般產生了三個玉，「拿著這些精靈去掃蕩魔軍吧」說著這話的同時，天使天明彥命率領群神回到天上去了。大八洲彥命伏地向天膜拜，感謝神恩的浩瀚無邊。

竹熊、木常姬使出渾身解數從前後左右包圍龍宮城。勇猛的香川彥及以下眾神全力將他們擊退，蜂擁而至的敵方魔軍倒的倒傷的傷，潰敗了全軍的三分之一。那時有探女密告說，「天使大八洲彥

命在錫安山。竹熊、木常姬刻不容緩地興起黑雲又喚起大風，使盡全力向錫安山的上空攻擊。

這時，大八洲彥命取出一個天明彥命所賜的頭槌之玉，向著竹熊魔軍的方向往空中高高地拋出去，那玉爆裂開來變成了數萬的黃龍，從前後左右向竹熊逼近。在這空戰中竹熊失去了神通，與真假十二個玉一起狠狠地墜落到地上，隨即變成黑龍，倒在地上。過了一會兒竹熊爬起來，正當他再度叫魔軍起來要做防禦戰的時候，金勝要神、未姬命兩位女神從天上用天之逆鉞（註）往竹熊頭上丟下去。一個打中竹熊的頭另一個打中他的背，當場倒地並吐黑血，於是悲慘終焉。

竹熊的血溢成了湖水。此乃稱爲死海。竹熊的靈魂在那之後變成了死海的怨靈。死海的水又苦又辣又帶有黏性，乃天之逆鉞的精髓與血漿之靈的結晶。竹熊的靈又變化爲棒振彥，不斷地懊惱著對於天使大八洲彥命根深柢固的執拗。竹熊部下的惡靈也成爲此湖的邪鬼。然後那些怨靈向世界擴散，一直到後世，因而造成種種的惡果。那方法是以潭、河、池、海等來引誘人，變成死神的怨靈依附

在人身上使其溺死。因此，若用這湖水來施行淨身除穢的神業以洗滌罪惡的話，世界上溺死的人就會絕跡了吧。

對由錫安山後方的天上襲擊而來最兇猛的木常姬魔軍，大八洲彥命從空中丟下了第二個頭槌之玉，玉即刻爆裂開來，木常姬全軍畏於神威狼狽不堪，從屹立在死海周圍的禿山上墜落，遭峽角所傷，終致滅亡。木常姬的靈又變化為高虎姬，與棒振彥一起，欲陷大八洲彥命於絕

對困擾所做的種種行徑，將再逐一清楚地闡述。

竹熊所持的十個玉，及兩個假玉暫時沉入死海，經過一段時間漸漸地變為雲氣昇騰起來，在世界各地墜落散發邪氣，困擾著所有的生物。就算是從黃金水產生出來的十個寶玉，也因沾染了竹熊的血而變為惡靈，變成了散亂在各國而使得種種壞事發生的惡玉。這些玉所散布的地方就是極惡國魂所鎮守的國土。

從天的一邊推開叢雲，出現了成百上千的天使們，正看著他們漸次降臨到地上時，瑞月的身體突然感到非常寒冷，倏地睜開眼睛一看，我正身在高熊山的岩洞前曝露於寒風中。

(大正一 · 一 · 二六 旧九 · 二六 桜井重雄録)

附記 關於靈界物語

瑞月 出口王仁三郎

靈界物語預定完成總共一百二十卷。但是，若不讀完這浩瀚之著的全部，就無法了解神幽現三界的經緯，這樣的想法就大錯特錯了。讀經典時，在開頭的第一篇就充分玩味好好記在心上的話，就得以明瞭所有的精髓。不論是怎樣的人，依據最初的一瞥就能看出其內在及心理。刀劍只要在鯉魚嘴上劃開一寸的刀口，就可以知道是名刀或鈍刀，蛇只要看到三寸就可以推斷出牠的全部。詩經也是在最開始的周南篇裡就包含了其他篇的道理，從周南的第一句話「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就可以瞭解到其所包含的意義，同樣地，只要讀本書的第一卷或是一部份就應該可以瞭解全卷的精神。就算只讀到本書的基本宣傳歌三章也可以瞭解到全部的大精神。教祖所留下來的一萬卷神諭最開始也說道：

「三千世界一度綻放的梅花成就了良之金神的時代。坐在須彌仙山的世間最初的生神(註)顯現於現世，爲守護三千世界。神的顯現是要讓天地看到這世間的公平不再有上下的區別，改造世上的神、佛、人的身心靈魂，重新樹立彌勒之世云云」

由這神示就能夠瞭解全部的經綸及大神的意志。就連基督教的聖書「創造神的世界，最初的道路，就是神的道路，神同時也是道路，萬物藉此而被創造」其所說的聖言仔細放在心上的話就能瞭解全部聖書的精神。就好比茶室之中床柱上掛著一朵牽牛花，依其所見的角度不同就愚昧地以爲茶室內的牽牛花是全世界的牽牛花變成。所有的東西都是依個體再由全體吸收而成的。華嚴經的一花百億國，包含了一粒小砂子中有著三千世界的意義。站在這樣的角度來看的時候，不論本書有多少部份，也不過是只有一章的註解罷了。因爲最高天國的天人，比起其他界天國的天人，其智慧及悟性都更勝一籌，他界的天人就算讀了數百萬字的書，也有無法充分理解的地方，不如用簡單的三言兩語來好好地領悟深遠微妙的大真理。也就是說，爲了還沒有達到第一天國天人的領域那樣的靈性的

人，而遵從神意如此這般地長篇著述。謹此一言以述之，幸望讀者諸君多多諒解。

## 譯者簡介

本名陳惠珍，台灣嘉義市人，高中畢業於省立嘉義第一女中，一九九一年畢業於私立淡江大學日文系，對日本文化有著深厚的情感與興趣，在學期間曾於日本群馬縣寄宿家庭實地體驗日本生活兩個月，大學畢業後仍與日方持續保持友好流，目前定居日本，為愛善苑成員。

## 靈界物語第一卷

中國語初版發行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八日

著者 出口王仁三郎

翻譯 陳惠珍

編集 佐賀春平